#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p3)

[版权页](#p3)

[序](#p5)

[目录](#p7)

[一、财产保险](#p11)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p11)

[1.作业车辆在封闭厂区内的事故能否获得交强险赔偿](#p11)

[2.特种作业车辆在道路以外从事作业发生事故是否属于交强险及三者险的赔偿范围](#p16)

[3.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本车人员如何认定](#p19)

[4.“套牌”车辆签订财产保险合同是否有效](#p22)

[5.保险公司对驾驶证过期但未被吊销的驾驶者不享有追偿权](#p25)

[6.驾驶人违法驾车情况下，被保险人是否有权请求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p28)

[7.行政调解的效力](#p32)

[8.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p36)

[9.驾驶证逾期未审验，保险公司能否免赔](#p39)

[10.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赔偿款”性质的司法认定](#p42)

[11.冒用他人的名字考取驾驶证驾驶车辆对保险事故产生的影响](#p48)

[12.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与保险公司对交强险保险金的追偿](#p50)

[（二）机动车商业保险](#p55)

[13.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含义](#p55)

[14.持伪造的行驶证为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合同效力认定](#p59)

[15.车辆火灾原因未明情况下保险赔付责任划分](#p62)

[16.车上人员责任险中的赔偿责任并非法定强制赔偿责任](#p65)

[17.私家车从事载客营运活动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有权拒赔](#p68)

[18.家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营运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赔付](#p72)

[19.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全额免赔情形](#p75)

[20.保险车辆碰撞后停放期间烧损是否属于保险事故](#p78)

[21.暴雨导致发动机进水受损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p82)

[22.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后，可以向第三者进行追偿](#p86)

[23.车辆驾驶人非保险合同载明被保险人的情况下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利益归属](#p90)

[24.车辆零部件与车体碰撞造成零部件损失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p93)

[25.车辆无法修复扩大的损失如何赔偿](#p96)

[26.车损险保险合同应明确保险金额确定的方式](#p99)

[27.格式条款提供人履行明确告知义务的时间不限于合同订立当时](#p103)

[28.关于财产保险合同中第一受益人的认定](#p106)

[29.履行财产保险合同应遵守最大诚信原则](#p109)

[30.交通事故产生的停运损失，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p112)

[31.驾驶人实习期内单独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造成交通事故不构成免赔事由](#p116)

[32.交通事故的证据认定](#p118)

[33.车辆未单独投保涉水行驶损失险时发动机被淹的责任承担](#p121)

[34.车辆发动机涉水受损是否属于保险理赔范围](#p124)

[35.车辆起火原因不明的保险责任认定](#p128)

[36.未购买涉水险的发动机进水损失应否得到赔偿](#p131)

[37.车辆夜间停放期间自燃是否属于保险事故](#p134)

[38.隐瞒驾驶人身份保险公司不予赔偿](#p139)

[39.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纠纷中第三者的认定不宜太过狭义](#p142)

[40.以车辆折旧剩余价值赔付车损是否合理](#p145)

[（三）其他财产保险纠纷](#p149)

[41.保险单与投保单不一致时以何者为准](#p149)

[42.在为货物投保的情形下，运输货物的车辆是否超载不能成为保险公司免赔的理由](#p153)

[二、人身保险](#p157)

[（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p157)

[43.保险公司能否以电动自行车无牌照予以免责](#p157)

[44.医疗机构病历瑕疵是否可以作为保险公司拒赔理由](#p161)

[45.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系同一人的，其死亡后，因保险人未告知受益人索赔需提交的材料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的，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p163)

[46.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法院可以增加原告的赔偿金](#p167)

[47.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居民遭受人身损害，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应按照怎样的标准确定具体赔偿金](#p170)

[48.保险合同中“意外伤害”死亡举证责任的分配及除外责任的理解和认定](#p173)

[49.工伤保险赔偿不影响侵权责任的主张](#p176)

[50.意外伤害保险事故由承保风险和除外风险共同造成，保险人应按承保风险所占事故比例赔付保险](#p179)

[51.盖然性规则应以穷尽举证责任为前提](#p183)

[52.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p186)

[53.人身保险合同中，按残疾程度给付保险金的约定和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约定是否属于免责条款的认](#p190)

[54.如何审查“格式条款”的效力](#p194)

[55.非工亡社会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的竞合及民事责任承担](#p198)

[56.“老工伤”人员可否享受《工伤保险条例》各项工伤保险待遇](#p202)

[57.如何认定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代投保人网上激活保险卡行为的法律性质](#p205)

[（二）人寿保险](#p210)

[58.从保险合同的视角看最大诚信原则](#p210)

[59.保险业务经办人将要约中载明的“追溯期条款”写入团体人寿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按该约定履行理赔义](#p214)

[60.高原反应不属于保险合同免责范围](#p217)

[61.金融公司的分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投保人交费视为对代签字的认可，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商业保险不宜认定诈](#p222)

[62.保险公司能否依据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之前患有的疾病拒绝恢复保险合同效力](#p225)

[63.保险欺诈情形下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的适用关系](#p228)

[64.保险人拒赔应以解除合同为前提](#p232)

[65.金融机构构成欺诈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p236)

[66.如实告知制度对投保人和保险人信息搜集义务分配的司法裁量](#p239)

[67.保险条款变更应遵循合同自治原则，法院不能强制变更](#p242)

[三、代位求偿权](#p247)

[68.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实现](#p247)

[69.保险人反向代位求偿权应包括公估费用](#p250)

[70.保险人有权向有偿代驾人行使车辆损失保险的代位求偿权](#p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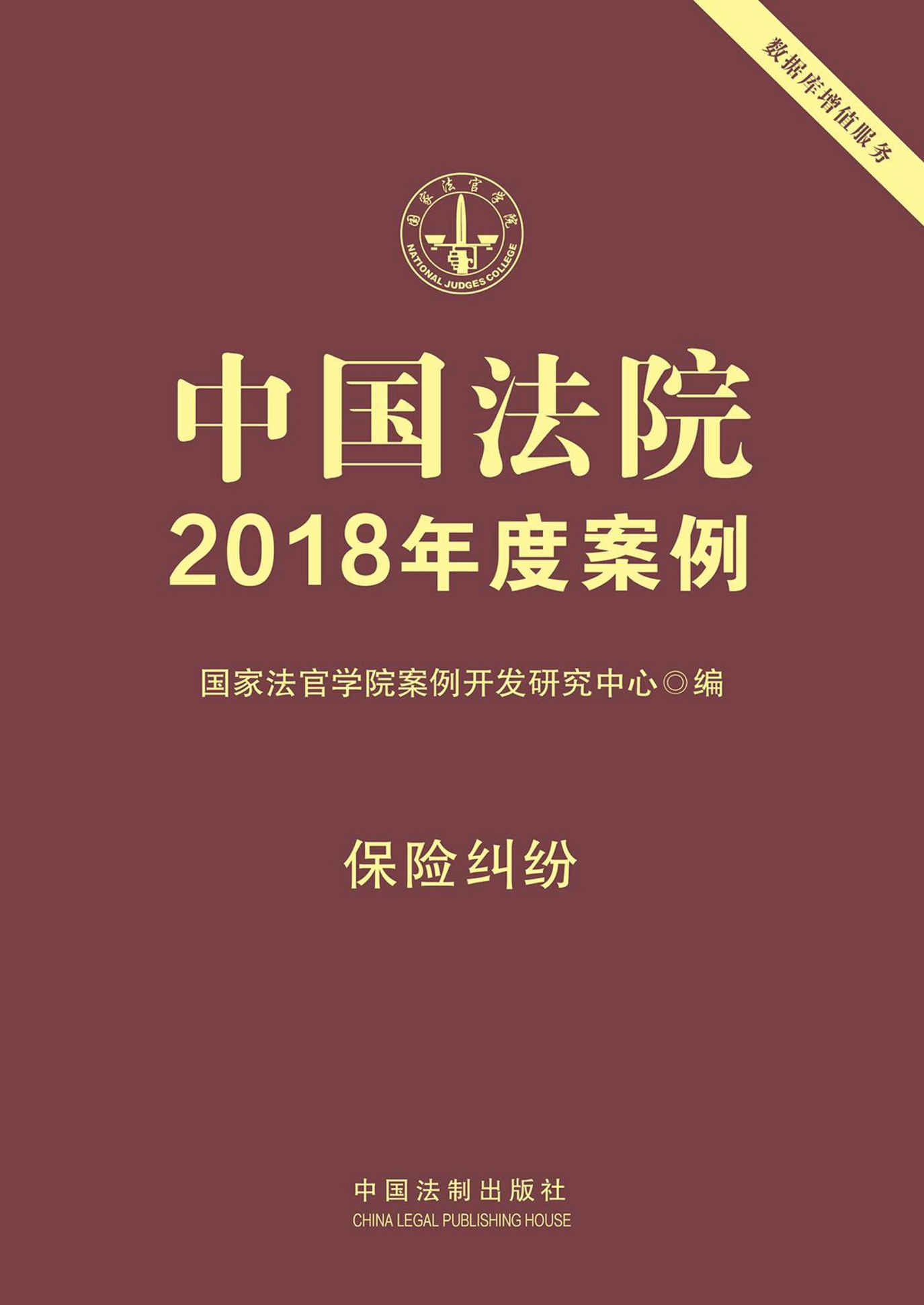
[71.高速公路事故中的违约责任](#p258)

[72.电力运行事故如何认定](#p263)

[73.非机动车、行人是否及如何赔偿机动车一方的车辆损失](#p266)

[74.承运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p269)

[75.被保险人组成人员的理解适用](#p273)





更多书籍微信：156789223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法院2018年度案例.保险纠纷/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编.—北

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093-9152-5

Ⅰ.①中… Ⅱ.①国… Ⅲ.①保险-经济纠纷-案例-汇编-中国 Ⅳ.①D9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6929号

策划编辑：李小草（lixiaocao2008@sina.cn）

责任编辑：任乐乐（lele\_ juris@163.com） 封面设计：温培英、李宁

中国法院2018年度案例·保险纠纷

ZHONGGUO FAYUAN 2018 NIANDU ANLI·BAOXIAN JIUFEN

编者/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更多书籍微信：15678922341

开本/730毫米×1030毫米 16开 印张/ 16.75 字数/ 221千

版次/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9152-5 定价：53.0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66070046

市场营销部电话：66033393 邮购部电话：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更多书籍微信：15678922341

序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法律实施的核心在于法律的统一适用。《中国法院年度案

例》丛书出版的价值追求，即是公开精品案例，研究案例所体现的裁判方法和理念，提炼

裁判规则，为司法统一贡献力量。

《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是国家法官学院于2012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一套大型案例

丛书，之后每年年初定期出版，由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具体承担编辑工作。此

前，该中心坚持20余年连续不辍编辑出版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丛书近90卷，分中文版

和英文版在海内外发行，颇有口碑，享有赞誉。现在编辑出版的《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

书，旨在探索编辑案例的新方法、新模式，以弥补当前各种案例书的不足。该丛书2012～

2017年已连续出版6套，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并迅速售罄。为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

司法审判的发展进程，顺应审判实践发展的需要，响应读者需求，2014年度新增3个分

册：金融纠纷、行政纠纷、刑事案例，2015年度将刑事案例调整为刑法总则案例、刑法分

则案例2册，2016年度新增知识产权纠纷分册，2017年度新增执行案例分册。现国家法官

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及时编撰推出《中国法院2018年度案例》系列丛书，将刑事案例扩

充为4个分册，共23册。

总的说来，当前市面上的案例丛书百花齐放，既有判决书网，可以查询各地、各类的

裁判文书，又有各种专门领域的案例汇编书籍，以及各种案例指导、案例参考等读物，十

分活跃，也各具特色。而《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则试图把案例书籍变得“好读有用”，

故在编辑中坚持以下方法：一是高度提炼案例内容，控制案例篇幅，每个案例基本在3000

更多书籍微信：15678922341

字以内；二是突出争议焦点，剔除无效信息，尽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为读者提供有效、有

益的信息；三是注重对案件裁判文书的再加工，大多数案例由案件的主审法官撰写“法官

后语”，高度提炼、总结案例的指导价值。

同时，《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还有以下特色：一是信息量大。国家法官学院案例

开发研究中心每年从全国各地法院收集到的上一年度审结的典型案例超过10000件，使该

丛书有广泛的选编基础，可提供给读者新近发生的全国各地的代表性案例。二是方便检



索。为节约读者选取案例的时间，丛书分卷细化，每卷下还将案例主要根据案由分类编

排，每个案例用一句话概括裁判规则、裁判思路或焦点问题作为主标题，让读者一目了

然，迅速找到需求目标。

中国法制出版社始终全力支持《中国法院年度案例》的出版，给了作者和编辑们巨大

的鼓励。2018年新推出数据库增值服务。购买本书，扫描前勒口二维码，即可在本年度免

费查阅使用上一年度案例数据库。我们在此谨表谢忱，并希望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完善，

做得更好，真正探索出一条编辑案例书籍、挖掘案例价值的新路，更好地服务于学习、研

究法律的读者，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的法治建设。

本丛书既可作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司法实务工作人员的办案参考和司法人员培训

推荐教程，也是社会大众学法用法的极佳指导，亦是教学科研机构案例研究的精品素材。

当然，案例作者和编辑在编写过程中也不能一步到位实现最初的编写愿望，可能会存在各

种不足，甚至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我们愿听取建议，并不断改进。

更多书籍微信：15678922341

[一、财产保险](#p11)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p11)

[1.作业车辆在封闭厂区内的事故能否获得交强险赔偿](#p11)

[2.特种作业车辆在道路以外从事作业发生事故是否属于交强险及](#p16)

[三者险的赔偿范围](#p16)

[3.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本车人员如何认定](#p19)

[4.“套牌”车辆签订财产保险合同是否有效](#p22)

[5.保险公司对驾驶证过期但未被吊销的驾驶者不享有追偿权](#p25)

[6.驾驶人违法驾车情况下，被保险人是否有权请求保险公司在机](#p28)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p28)

[7.行政调解的效力](#p32)

[8.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p36)

[否承担保险责任](#p36)

[9.驾驶证逾期未审验，保险公司能否免赔](#p39)

[10.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赔偿款”性质的司法认定](#p42)

[11.冒用他人的名字考取驾驶证驾驶车辆对保险事故产生的影响](#p48)

[12.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与保险公司对交强险保险金的追偿](#p50)

[（二）机动车商业保险](#p55)

[13.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含义](#p55)

[14.持伪造的行驶证为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合同效力认定](#p59)

[15.车辆火灾原因未明情况下保险赔付责任划分](#p62)

[16.车上人员责任险中的赔偿责任并非法定强制赔偿责任](#p65)

更多书籍微信：15678922341

[17.私家车从事载客营运活动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p68)

[有权拒赔](#p68)

[18.家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营运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赔付](#p72)

[19.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属于保险合同约](#p75)

[定的全额免赔情形](#p75)

[20.保险车辆碰撞后停放期间烧损是否属于保险事故](#p78)

[21.暴雨导致发动机进水受损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p82)

[22.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后，可以向第](#p86)

[三者进行追偿](#p86)

[23.车辆驾驶人非保险合同载明被保险人的情况下商业第三者责任](#p90)

[险的保险利益归属](#p90)

[24.车辆零部件与车体碰撞造成零部件损失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赔偿](#p93)

[范围](#p93)

[25.车辆无法修复扩大的损失如何赔偿](#p96)

[26.车损险保险合同应明确保险金额确定的方式](#p99)

[27.格式条款提供人履行明确告知义务的时间不限于合同订立当时](#p103)

[28.关于财产保险合同中第一受益人的认定](#p106)

[29.履行财产保险合同应遵守最大诚信原则](#p109)

[30.交通事故产生的停运损失，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p112)

[31.驾驶人实习期内单独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造成交通事](#p116)

[故不构成免赔事由](#p116)

[32.交通事故的证据认定](#p118)

[33.车辆未单独投保涉水行驶损失险时发动机被淹的责任承担](#p121)

[34.车辆发动机涉水受损是否属于保险理赔范围](#p124)

[35.车辆起火原因不明的保险责任认定](#p128)

[36.未购买涉水险的发动机进水损失应否得到赔偿](#p131)

[37.车辆夜间停放期间自燃是否属于保险事故](#p134)

[38.隐瞒驾驶人身份保险公司不予赔偿](#p139)

[39.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纠纷中第三者的认定不宜太过狭义](#p142)

[40.以车辆折旧剩余价值赔付车损是否合理](#p145)

[更多书籍微信：15678922341](#p145)

[（三）其他财产保险纠纷](#p149)

[41.保险单与投保单不一致时以何者为准](#p149)

[42.在为货物投保的情形下，运输货物的车辆是否超载不能成为保](#p153)

[险公司免赔的理由](#p153)

[二、人身保险](#p157)

[（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p157)

[43.保险公司能否以电动自行车无牌照予以免责](#p157)

[44.医疗机构病历瑕疵是否可以作为保险公司拒赔理由](#p161)

[45.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系同一人的，其死亡后，因保险人未告知受](#p163)

[益人索赔需提交的材料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的，保险人应承担](#p163)

[赔偿责任](#p163)

[46.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法院可以增加原告的赔偿金](#p167)

[47.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居民遭受人身损害，主要收入来源于](#p170)

[城镇，应按照怎样的标准确定具体赔偿金额](#p170)

[48.保险合同中“意外伤害”死亡举证责任的分配及除外责任的理解](#p173)

[和认定](#p173)

[49.工伤保险赔偿不影响侵权责任的主张](#p176)

[50.意外伤害保险事故由承保风险和除外风险共同造成，保险人应](#p179)

[按承保风险所占事故比例赔付保险金](#p179)

[51.盖然性规则应以穷尽举证责任为前提](#p183)

[52.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p186)

[53.人身保险合同中，按残疾程度给付保险金的约定和费用补偿型](#p190)

[医疗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约定是否属于免责条款的认定](#p190)

[54.如何审查“格式条款”的效力](#p194)

[55.非工亡社会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的竞合及民事责任承担](#p198)

[56.“老工伤”人员可否享受《工伤保险条例》各项工伤保险待遇](#p202)

[57.如何认定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代投保人网上激活保险卡行为的法](#p205)

[律性质](#p205)

[（二）人寿保险](#p210)

[58.从保险合同的视角看最大诚信原则](#p210)

[更多书籍微信：15678922341](#p210)

[59.保险业务经办人将要约中载明的“追溯期条款”写入团体人寿保](#p214)

[险合同，保险人应当按该约定履行理赔义务](#p214)

[60.高原反应不属于保险合同免责范围](#p217)

[61.金融公司的分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投保人交费视为对代签](#p222)

[字的认可，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商业保险不宜认定诈骗](#p222)

[62.保险公司能否依据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之前患有的疾](#p225)

[病拒绝恢复保险合同效力](#p225)

[63.保险欺诈情形下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的适用关系](#p228)

[64.保险人拒赔应以解除合同为前提](#p232)

[65.金融机构构成欺诈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p236)

[66.如实告知制度对投保人和保险人信息搜集义务分配的司法裁量](#p239)

[67.保险条款变更应遵循合同自治原则，法院不能强制变更](#p242)

[三、代位求偿权](#p247)

[68.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实现](#p247)

[69.保险人反向代位求偿权应包括公估费用](#p250)

[70.保险人有权向有偿代驾人行使车辆损失保险的代位求偿权](#p254)

[71.高速公路事故中的违约责任](#p258)

[72.电力运行事故如何认定](#p263)

[73.非机动车、行人是否及如何赔偿机动车一方的车辆损失](#p266)

[74.承运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p269)

[75.被保险人组成人员的理解适用](#p273)

更多书籍微信：15678922341

一、财产保险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

1. 作业车辆在封闭厂区内的事故能否获得交强险赔偿

——扬州裕顺配套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朱道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

市维扬支公司、扬州市溢滨新型建材厂追偿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0民终字第262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返还财产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扬州裕顺配套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朱道俊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市维扬支公司

被告：扬州市溢滨新型建材厂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16日7时50分，裕顺公司的雇员陈凤英在扬州阿波罗蓄电池有限公司污水池

建筑工地上工作时，被由朱道俊驾驶的苏KG××××号混凝土搅拌车在倒车过程中侧翻压

伤，后送苏北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2015年9月19日，陈凤英的丈夫崔庆龙、长女崔福燕、次女崔娟（甲方）与裕顺公司

（乙方）及案外人扬州阿波罗蓄电池有限公司（丙方）达成三方调解协议，协议约定：1.

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各项费用合计92万元，上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该事故所产生的全部医

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

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在抢救和处理事故过程中等所产生的所有费用，此次赔付费用

为最终费用（此费用不包含乙方所花费的抢救费用，抢救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此款在

签订本协议之日，乙方先给付甲方10万元；余款82万元由乙方在收到丙方给付的工程款后

的一个工作日内给付72万元，同时乙方将余款10万元作为预留履约保证金，经过甲方同

意，暂时保存在甲、乙双方共同指定的第三方处，待乙方保险追偿案件结束后三个工作日

内给付甲方。协议签订后，裕顺公司现金支付崔庆龙、崔娟、崔福燕10万元，并由崔庆

龙、崔娟、崔福燕出具收条一张。2015年9月25日，裕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长顺通过银行

转账的方式向崔庆龙银行账户汇款72万元，并由崔庆龙、崔娟、崔福燕出具收条一张，载

明：“今收到扬州裕顺配套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9月19日调解协议兑现款捌拾贰万元整”。

庭审中，裕顺公司认可上述82万元的收条中的10万元在扬州市开发区八里派出所。陈凤英

1955年2月6日出生，事故发生时陈凤英60周岁，现其近亲属有丈夫崔庆龙（1953年7月21

日出生）、长女崔娟（1977年5月30日出生）、次女崔福燕（1979年5月6日出生）。事故

发生前，陈凤英与崔庆龙系扬州市开发区八里镇瓜东村拆迁户，属失地农民。事故发生当

天，朱道俊驾驶的苏KG××××号混凝土搅拌车系承运溢滨建材厂的混凝土运送至事故发生

地，该车核载吨位为10.765吨，实载7立方混凝土（约16吨多），属于严重超载。苏

KG××××号混凝土搅拌车系朱道俊个人所有，在人保维扬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特种车辆

保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其中特种车辆保险条款第十二条第（三）项约定：违反安全装

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5%。

2015年9月28日原告裕顺公司向开发区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各项损失92

万元。被告朱道俊辩称：1.原告对其雇员陈凤英在事故中死亡，经调解一次性赔偿陈凤英

亲属92万元，是原告单方自愿赔偿，与答辩人无关，且赔偿数额明显过高，不符合法律规

定；2.在此次事故中，朱道俊对工地现场根本不熟悉，只是听从原告方指挥，事故发生的

起因是原告违规指挥所致，因此朱道俊在该事故中不应承担责任；3.朱道俊所驾驶的车辆

在被告人保维扬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责险，如法院依法认定朱道俊有责任，朱道俊

的民事赔偿责任应由被告人保维扬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保维扬

支公司辩称：事故车辆在我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责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本次事

故涉及安全生产事故，在安监部门的事故发生及责任的认定未形成前暂时不能确认事故属

于保险责任范围内，该事故车辆是在封闭的厂区内造成事故，即使属于保险责任也应在商

业三责险内赔偿，不属于交强险赔偿范围，精神抚慰金依照保险合同不予赔偿，诉讼费我

方不承担。被告溢滨建材厂辩称：溢滨建材厂对本次事故不应当承担责任。溢滨建材厂与

朱道俊是运输合同关系，本次事故系朱道俊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与溢滨建材厂没有

任何的关联性。

【案件焦点】

三被告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承担，比例如何划分？

【法院裁判要旨】

扬州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

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

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裕顺公司作为雇主，在

向雇员陈凤英的近亲属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相关侵权人追偿。被告人保

维扬支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对被告朱道俊因本起事故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因被告朱道俊系超载驾驶，按照特种车辆保险条款的约定，

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扣除5%的免赔。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建立在交强险基

础上，对受害人或近亲属超过交强险各分项限额部分损失的赔偿，因此，无

论发生交通事故或安全生产事故，保险公司均应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

限额内对受害人或受害人近亲属进行赔偿。但是溢滨建材厂与朱道俊系合同

运输关系，非雇佣关系，溢滨建材厂系托运人，朱道俊系承运人，承运人应

对运输过程中给第三人造成损失承担侵权责任，溢滨建材厂对于事故的发生

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事故责任。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六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

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

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维扬区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扬州裕顺配套工程有限公司739284.15元。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被告朱道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扬州裕顺配套工程

有限公司33047.87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原告扬州裕顺配套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被告人保维扬支公司提起上诉称：1.根据安监局文件，事故的直

接原因是朱道俊和死者陈凤英共同造成，间接原因是裕顺公司场地施工以及

裕顺公司和阿波罗公司的管理不到位。即便是直接原因，朱道俊也不应承担

全部责任。2.本案是雇主行使追偿权，裕顺公司自身存在过错，其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而不应将全部责任转嫁至第三人。3.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

死者陈凤英受伤后在医院途中已经死亡，故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

费这三项损失并未实际发生、不应当支持。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确定的上诉人人保维扬支公

司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具体金额并无不当。其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朱

道俊承担本案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无不当。朱道俊是车辆的驾驶员，对车辆具

有直接和完全的控制能力，车辆能否行驶、如何行驶，均由其自身决定，不

受他人影响。朱道俊具有驾驶特种车辆的从业资格，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车辆的装载和行驶，对道路能否通行等具体情况应当进行观察并

准确把握，以防事故的发生。本案中，朱道俊驾驶的特种车辆严重超载，对

车辆通行条件等具体情况疏于观察和把握，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其应当承

担本案事故的全部责任。故朱道俊辩称裕顺公司施工现场没有夯实、死者陈

凤英没有及时避让都不是其推卸责任的理由。

关于人保维扬支公司认为应根据安监局调查报告所分析的原因来认定本

案侵权责任的主张，法院认为，安监局的调查报告虽区分了事故的直接原因

和间接原因，但安监局调查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实施行政处罚，从而加强安全

生产的有效管理，其对事故原因分析是从安全生产管理的角度出发，认定企

业或管理者是否存在安全生产管理的责任。而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人身损

害侵权，安监局的调查报告并不是认定本案侵权责任的依据，原审法院根据

本案的具体案情确定相应的侵权责任并无不当，故对人保维扬支公司的该理

由不予支持。

二、原审法院对本案因侵权对死者家属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了具体分析和

依法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人保维扬支公司认为死者陈凤英受伤后在医院途

中已经死亡，不应发生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的理由，本院认

为，出警证明、医疗费票据等相关证据均能证明，事故发生后，裕顺公司及

时呼叫救护车，并由急救车将陈凤英送至医院进行抢救，既然抢救肯定会产

生相应的费用，故原审法院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并无不

当，本院对人保维扬支公司的该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

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人保维扬支公司的上诉理由因无充分的事实

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各方责任划分及保险公司是否应该承担相应责任。朱道俊在未确

保现场施工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驾驶超载车辆进入施工现场，未检测路基状况，未注意观

察路面，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人保维扬支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对被告朱道俊因本

起事故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被告朱道俊系超载驾驶，按照特种车辆

保险条款的约定，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扣除5%的免赔。

关于人保维扬支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及时得到赔偿，促进交通安

全。混凝土泵车属于特种车辆，主要用于工程作业，其在道路以外工程作业区行驶，应属

正常使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

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办公厅，曾在《关于交强险条例使用问题的复函》（保监厅函（2008）345

号）中，认为对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在进行作业时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使用该条例。

保监会属于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复函意见比照适用交强险的有关规定

进行赔偿。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建立在交强险基础上，对受害人或近亲属超过交强险各分

项限额部分损失的赔偿，因此，无论发生交通事故或安全生产事故，保险公司均应在交强

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或受害人近亲属进行赔偿。

编写人：江苏省扬州开发区人民法院 吴昊

2. 特种作业车辆在道路以外从事作业发生事故是否属于交强险

及三者险的赔偿范围

——郭洪财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石景山支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字第1451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郭洪财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石景山支公司

（以下简称石景山人保）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14日，郭洪财为其起重车向石景山人保分别投保交强险、机动车损失保

险、三者险及不计免赔条款、起重、装卸、挖掘车辆损失扩展条款、特种设备三者险、吊

装责任保险等险种。其中，三者险的责任限额为50万元，特种设备三者险责任限额为50万

元，每人责任限额10万元。交强险的保险期间为自2014年5月23日0时起至2015年5月22日

24时止，其余各项保险的保险期间均为自2014年5月15日0时起至2015年5月14日24时止。

2014年9月25日，郭洪财在操作涉案起重车进行施工过程中，因砖块掉落导致案外人

耿某某受伤。事后，耿某某将郭洪财、石景山人保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该院以该案

不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对耿某某要求石景山人保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未予支持，并判令由郭洪财赔偿耿某某相关损失。郭洪财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由郭洪财给付耿某某各项费用和损

失共计152708元。现该调解书已履行完毕。后郭洪财向石景山人保理赔时，石景山人保依

特种设备三者险每人最高责任限额向郭洪财赔偿10万元，剩余52708元拒绝理赔，并向郭

洪财出具了《拒赔/拒付通知书》，拒赔理由为朝阳区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对耿某某要求石

景山人保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焦点】

特种作业车辆在道路以外从事作业发生事故是否属于交强险及三者险的

赔偿范围。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洪财为其起重车向石景山人保

分别投保交强险、三者险、特种设备三者险等险种，石景山人保同意承保，

双方形成保险合同关系。石景山人保理应对投保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的保

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被保险车辆事故虽发生在施工工地，但根据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

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亦比照适用本

条例。涉案起重车属于特种作业车辆，经常会在道路及道路以外的地方从事

特种作业，石景山人保作为专业的保险人，理应明知该类车辆的情况及可能

产生的风险。郭洪财已向耿某某支付了各项赔偿费用共计152708元，石景山

人保仅依据特种设备三者险向郭洪财赔偿100000元，剩余的52708元，应在交

强险各分项赔偿限额内向郭洪财予以赔付，不足部分依据三者险进行赔偿。

故判决：

石景山人保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郭洪财保险赔偿金52708元。

石景山人保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

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

问题是涉案责任事故是否属于交强险、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对此，首先，本

案涉案车辆属于特种作业车辆，该种车辆的主要用途是工地作业，并非主要

用于交通通行，因此，其除在交通通行状态下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外，更多的

事故亦会在其发挥特种功能的作业过程中，故依据交强险保障受害人得到及

时有效的基本赔偿的立法精神，特种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责任事故，应

当比照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赔偿。其

次，《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规定：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或

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

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出机动车交通责任事故强制险保险各

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本案涉案起重车系在进行作业过程中发

生的事故，属于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的情形，故符合上

述条款规定的适用范围。因此，石景山人保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法院不予

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

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对于本案的情况，司法实践中有两种处理意见，一种意见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的规定，对于道路的含义进行解释，认为不属于道路交通事

故的情形都不适用于交强险；另一种意见就是本案的事故应当适用交强险，判理主要是交

强险的立法本意和保监会2008年给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法院《关于交强险条例使用问题的

复函》，该复函指出，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

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本案采纳的就是第二种处理方式，保监会作为监管机构，对此种情形的解释是权威

的，应当比照适用。另外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规定：保险期限内，

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

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

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出机动车交通责任事故强制险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

赔偿。该条款适用情形为被保险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本案涉案起重车是在

进行作业过程中发生的事故，符合法律规定的适用范围，据此也应当予以赔付。

编写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杨玉清

3.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本车人员如何认定

——张英杰诉国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字第1727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张英杰

被告（被上诉人）：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公司）

【基本案情】

张英杰系车牌号为京NK××××锋范日产轿车的所有人，在国泰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

业三者险。2015年7月27日11时20分左右，张立群驾驶京NK××××轿车沿G6高速公路由西

向东行驶至428KM+900M附近时，与前方同车道内行驶的由张冀驾驶的京NZ××××号丰田

牌小型轿车发生追尾碰撞，京NZ××××号轿车受力向前又与前方同车道内行驶的由张立军

驾驶的京N2××××号丰田牌小轿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三方所驾驶车辆不同程度受损、无

人员伤亡。经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支队集宁大队认定张立群未按照

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国泰公司对上述车辆进行定损，

并对京NK××××车辆及京NZ××××车辆理赔。2015年7月30日，京N2××××车辆经国泰公司

定损后，在北京长京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入厂维修，花费维修费28000元。2015年8月

19日国泰公司向张英杰出具了机动车保险拒赔通知书。

张英杰主张京N2××××车辆的登记车主为张立群，但实际上是张立军使用张立群的指

标购买的此车，交强险及商业险的被保险人均是张立军。

国泰公司提交的车牌号为京NK××××车辆的《机动车辆保险索赔申请书/出险通知书》

中被保险人声明并确认事项有张英杰所写的“本次只赔付本车和京NZ××××修理费拖车

费”，并由本人签字。国泰公司提交的保险投保单显示，张英杰就其所有的京NK××××车

辆在国泰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投保单最后部分“投保人声明”显示，保险人已将投

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部分、赔偿处理等内容）

向本人（本公司）作了明确说明，本人（本公司）已充分理解……张英杰在“投保人签名/

签章”处签字。张英杰称该签字并非本人，但不申请笔迹鉴定，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

【案件焦点】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

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其中对本车人员如何认定？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

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

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上述

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

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本案中张立群系被保险

车辆京NK××××的驾驶人即车上人员，亦是受损车辆京N2××××的所有权人，

不符合上述条例的赔付范围，故国泰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对于张英杰的请求

不予赔付。对于张英杰主张京N2××××实际车主并非张立群，而是张立军使用

张立群的购车指标购买此车的主张，因登记车主为张立群，根据登记的公示

效力，本院对此辩解不予采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

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

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法第十三条规

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

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

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本案国泰公司

有证据证明张英杰在告知免责条款的投保单上签字确认，可以认定其对交强

险及商业三者险的免责内容履行明确告知义务。故对于张英杰要求国泰公司

支付车损28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张

英杰的全部诉讼请求。

张英杰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张立群

驾驶被保险车辆造成张立群本人名下车辆的损害，由此国泰公司免责。张英

杰主张国泰公司并未告知其以上免责条款，但该主张与张英杰在投保人处签

字的事实相悖，张英杰亦不申请笔迹鉴定，法院对其主张难以支持。张英杰

又称京N2××××车辆的实际车主为张立军，但该主张与该车登记的车主为张立

群不符，不予支持。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

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被

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车上

人员的定义在实践中存在争议，包括对于车上人员临时下车出现事故的性质的认定以

及“车上人员”与“第三者”身份的认定。笔者认为，车上人员是一种临时的、相对的身份，

可因特定时空条件而转化，主要看在发生事故的特定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内。本案张

立群系被保险车辆的驾驶人即车上人员，亦是受损车辆的所有权人，不符合上述机动车强

制保险的赔付范围。

编写人：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腾飞

4.“套牌” 车辆签订财产保险合同是否有效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诉田立文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8民初字第856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产

保险公司）

被告：田立文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4日，田立文就其悬挂车牌号河北E9××××号的“北京”牌福田系列608自卸低

速农用运输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向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保险期间自2014年6月5日0时起至2015年6月4日24时止，保险费937.97元。同日，

田立文还就涉案车辆向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期间自2014年6月5

日0时起至2015年6月4日24时止，保险费1212.3元。以上两份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和行

驶证登记车主均系田立文，经法庭询问，田立文确认涉案车辆系由其本人于2008年1月12

日购买。2015年2月5日10时38分，在北京市密云区京承高速出京方向65公里+500米处，

案外人武某驾驶“江铃全顺”牌中型普通客车（京B1××××）由西向东行驶，田立文驾驶“北

京”牌农用运输车（悬挂河北E9××××）由西向东在案外人武某车前方行驶，中型普通客车

左前部与农用运输车右后部接触后，农用运输车左前部与路中心护栏接触后仰翻，造成两

车、护栏及农用运输车所载货物部分损坏，案外人武某及其所驾驶车辆乘车人林某某及田

立文受伤。2015年3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区公安局交通大队作出京公交（密）认字

（2015）第000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田立文驾驶的河北E9××××号自卸农用运输

车行驶证非河北省邢台市农机安全监理所核发，自2011年7月1日起，所有河北E牌子的号

牌及行驶证一律废止。田立文驾驶车辆所有人与车辆号牌登记所有人不符、驾驶超载的机

动车上道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确定田立文为次要责任，案外人武某为主要责任。

庭审过程中，经法院释明，田立文坚持认为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有效，要求保险公司进

行理赔。并表示如果涉案合同被认定无效，其所交保费将另行主张。

【案件焦点】

“套牌”车辆投保的财产保险合同是否有效，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前是

否尽到了审查义务？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五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签署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情

形的，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四款

之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

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

实，田立文投保的车辆所有人与车辆号牌登记所有人不符。该行为违反法律

的禁止性规定，故其就涉案车辆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应属无效。综上

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

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被告田立文就河北

E9××××号自卸农用运输车签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保险单

号：021411-01400003320008××）和机动车商业险保险合同（保险单号：

0214110140000335-0008××）无效。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套牌”车辆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以及“套牌”车辆签订的保险

合同是否无效。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四款之规定，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

格标志、保险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签署合同存在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情形的，合同无效。

本案中，田立文与保险公司所签订的交强险保险合同及商业险保险合同之所以被认定

无效，主要是因为田立文所投保车辆即牌照为河北E9××××的车辆，被交通管理部门认定

为是“套牌”车辆，即行驶证、保险合同中记载的车架号、发动机号与其驾驶车辆的车架

号、发动机号不一致。并且根据交通管理部门查明的事实，所有河北E牌农用车的号牌及

行驶证已于2011年7月1日起全部废止。这些事实表明，田立文与保险公司所签订的财产保

险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签署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情

形的，合同无效。因此田立文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因而

无效。

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我们认为在肯定性识别上，首先判

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有之则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反

之则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其次违反该规定将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

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否定性识别上，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仅

关系当事人的利益或是仅为了行政管理或纪律管理的需要而设置的，一般都不属于效力性

强制性规定。若其目的是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以认为并

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大

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本案中，田立文为“套牌”车辆投保的行为，明显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上述条文系典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若认定田立文与保险公司所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并加以履行，相当于助长了不正

之风，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后果与影响，因此本案中，田立文与保险公司签订的财产保险合

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

编写人：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陆静

5. 保险公司对驾驶证过期但未被吊销的驾驶者不享有追偿权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津西支公司诉储柏松追偿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津02民终字第4273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追偿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津西支公司（以

下简称太平保险）

被告（上诉人）：储柏松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26日，储柏松在太平保险处为其所有的津GCQ×××车辆投保了交强险，保

险期限自2014年8月27日起至2015年8月26日止。2015年1月24日储柏松驾驶被保险车辆与

案外人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芦××受伤，因储柏松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已经超过有效

期，故储柏松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后经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东民初字第

2693号调解书，确认原告赔偿案外人芦××各项损失合计70000元。2015年9月18日，原告

将赔偿款70000元交付法院。

另查，储柏松驾驶证有效期至2015年1月14日，事故发生时驾驶证已过期10天。事故

发生后，储柏松已按相关规定获得换发的驾驶证，该驾驶证有效期起始日与原驾驶证有效

期届满日衔接。

【案件焦点】

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时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在赔偿第三人损

失后能否对驾驶人行使追偿权？

【法院裁判要旨】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储柏松系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后驾

驶机动车引发交通事故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的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

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太平保险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

院予以支持。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支持储柏松给付太平保险赔偿款70000元并驳回原告太平保险其他诉讼请

求。

储柏松上诉认为：取得驾驶证，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与无证驾驶性质不

同。本案中，上诉人所持未年检的驾驶证驾驶车辆不属于法律规定情形，不

应认定为未取得驾驶资格，也不属于被上诉人可主张的追偿权范围。天津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驾驶证超过有效期限并非属于“未取得驾

驶资格”的情形，交通事故发生时，被告的驾驶资格并未被公安交管部门吊销

或撤销，原告不得因此向被告行使追偿权。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津西支

公司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保险公司行使追偿权的情形即保险公司免除保险责任的情形应有法定且有明确的法律

依据。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八条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

资格的。二是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的。三是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对上述三个情形进行分析，前两种情形里，驾驶人

驾驶机动车行驶可能对道路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具备严重的主观过错。第三种情形必然

对社会产生威胁。因此可以总结，被保险人的行为有严重的主观过错或故意造成事故时，

保险公司方可在赔偿第三人损失后行使追偿权。而驾驶证过期时驾驶员的主观过错是否严

重，可从交管部门对相关行为的处理方式推导。相关法规中关于驾驶证注销的条件，驾驶

证过期与驾驶证吊销并非处于一个类型。吊销驾驶证是交管部门属于对较严重违法行为的

处罚措施。 [[1] 《](#p53)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情形主要包括醉酒驾驶车辆、将车辆借给无驾

照人员、机动车超速50%等情形 [[2] ，](#p53)上述情形在严重情况下已构成犯罪，将得到终身不能

取得驾驶证的惩罚，这些行为明显对交通秩序和行人安全可能造成极大危害。而驾驶证超

过有效期的情形，公安机关对此规定是超过有效期一年才会被注销而并非吊销。可以推导

驾驶证审验的目的是交管部门在审核期届满时对驾驶人的驾驶资格重新进行衡量，实际情

况是如无特殊情况，驾驶人很少会被取消驾驶资格。因此可以推导，驾驶证过期只是违反

了行政管理规定，当事人的过错并不严重，其行为不应等同于无证、酒后等为法律所禁止

驾驶车辆的行为。因此，不应属于交强险保险公司追偿的范围。

编写人：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薛春明 孙伟

6. 驾驶人违法驾车情况下，被保险人是否有权请求保险公司在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韩博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江支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黑民再字第22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韩博

被告（上诉人、再审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江支

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龙江公司）

【基本案情】

韩博自有黑B1××××轿车一台。2013年7月9日7时许，韩博的妻子张颖驾驶该车，沿龙

江县龙兴镇奋勇村内的公路由东向西行驶，当行至奋勇学校门口，超越同方向路边王通停

靠的黑BL××××号校车时，将校车上下来横过道路的小学生柳某某、田某、关某、关某某

撞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张颖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事发后，几名伤者分别在龙江县人民

医院治疗，其中柳某某花费10620元；关某某花费18482.46元；关某花费11512.96元；田某

花费3873.33元。以上四伤者的全部费用合计44488.75元，经协商，韩博已经赔付给伤者各

项费用合计28000元。另查，韩博的车辆在人保龙江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发生交通事故

时，该车在保险期限内。韩博诉至法院，请求人保龙江公司赔偿以上损失21287.12元，并

承担诉讼费用。人保龙江公司认为，张颖系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无证驾驶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

任，并且在韩博与人保龙江公司达成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条款第九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据此法律规定和合同

内容，本案中张颖未取得驾驶资格所造成的事故损失，不属于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因此

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案件焦点】

驾驶人存在违法驾车等严重过错的情况下，被保险人（非道路交通事故

的受害人）是否有权请求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

【法院裁判要旨】

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韩博与人保龙江公司订立的保险

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合同。韩博在人保龙江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韩博的妻子在使用该车辆期间发生事故，且损失没有超过实际保额，其

实际损失应由人保龙江公司负担。韩博实际赔付给受害方28000元，而韩博起

诉时按21287.12元主张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

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作出如下

判决：

原告韩博的合理损失21287.12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龙江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

人保龙江公司持原审答辩意见提起上诉。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

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保险公司在

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本

案保险车辆驾驶人张颖驾驶车辆时，未依法取得驾驶资格，属于无证驾驶，

投保人韩博向人保龙江公司要求赔偿，应予支持，但人保龙江公司在赔偿范

围内可以另行向侵权人行使追偿权。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人保龙江公司持原审答辩意见申请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案涉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依法有效，对当事人双方

均有约束力。本案中，龙江县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龙公交认

字（2014）第109号］认定张颖系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

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

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驾驶

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系保险公司不再承担其他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

任的法定免责事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对

韩博和人保龙江公司均产生约束力，被保险人韩博请求人保龙江公司赔偿保

险金无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以下简称《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驾驶

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的，当事人

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该

条司法解释同时赋予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的追偿权，即由交通事

故损害的过错方承担终局赔偿责任。因此，本条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保险公司

的赔偿责任是指“受害人”对向侵权人请求赔偿或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具有选择

权，且在受害人已经从侵权人处获得全部赔偿的情况下，其无权再向保险公

司请求赔偿。据此，上述司法解释中的“当事人”是指交通事故中受害的第三人

或其近亲属。本案中韩博不属于该司法解释意义上的“当事人”，对人保龙江公

司不享有赔偿请求权。原审判决依据上述司法解释判令人保龙江公司赔偿保

险金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

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齐商三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及

龙江县人民法院（2014）龙江商初字第112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韩博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八条关于请求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当事人”的范围，这需要从该条规定的条文主

旨及立法目的进行分析。《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八条是关于几种违法情形

下，交强险保险公司赔偿责任及追偿权的规定，其立法系意在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颁布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存在的以下几个问

题：一是在驾驶人存在违法驾车等严重过错的情况下，交强险公司是否可以完全或部分免

除赔偿责任；二是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否直接向承包肇事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请求支付

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三是在上述违法情形下，保险公司能否获得追偿权以及追偿权

应当如何行使。该条款制定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基于交强险的制度功能及救济目的的实现，

即将具有严重损害性的机动车交通事故风险社会化，从而实现更便捷救济受害人的目的。

因此，根据上述对该条款主旨、立法目的以及理论基础的分析，这里的“当事人”，也即损

害赔偿请求权人，应当理解为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或其近亲属。此外，根据《道路交通损

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如果投保人非车上人员，其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

使投保人受损害的，则投保人与其他普通第三人一样，也可以成为交强险赔偿的受害人。

综观本案，韩博作为车辆投保人，并非本案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故其不享有请求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权利。

编写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牛国梁

7. 行政调解的效力

——覃超伟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8民终字第542号民事判

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覃超伟

被告（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8日，覃超伟驾驶桂RD××××轿车由玉林往桂平方向行驶，至省道212线

63KM+850M处，覃超伟驾的车辆驶出路外，撞到公路外李某某的房屋后侧翻，造成李某

某的房屋及房屋内的收割机和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经兴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第

×2015030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覃超伟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本次事故经

交通警察部门调解，双方达成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覃超伟赔偿了33200元给

李某某。2015年2月8日覃超伟在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第三者商业责任险30万

元，投保期限至2016年2月7日止，依照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覃超伟垫付的

33200元应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赔付给覃超伟。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认为，覃超伟的合理损失，同意在保险范围内予

以赔偿，不合理及超出范围的不应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赔

偿。

【案件焦点】

交通警察部门主持调解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能否作为赔偿的

依据？

【法院裁判要旨】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的保险合同关

系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具有约束力。根据保险单的约定，桂RD××××轿

车投保交强险和不计免赔第三者商业责任险300000元。原告被保险的车辆发

生交通事故，致使原告支付了第三者房屋重建费用30500元。该费用是经兴业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委托兴业县价格认定分局作出的价格鉴定，并在公安

交警的主持下，原告与第三者达成的赔偿协议。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已垫付

的30500元，合理合法，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抗辩该房屋没有拆除重建，赔偿

费用过高，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推翻上述评估结论，对被告的抗辩，法院不

予采信。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误工费2700元是否合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

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最高不

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根据该规定，原告主张误工费2700元，既没有提供如

何计算误工费的证据，也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且房屋鉴

定是要拆除重建，没有必要看守。所以，该误工费不应由被告承担。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

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五十七条之规

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应赔偿垫付

款30500元给原告覃超伟；

二、驳回原告覃超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赔偿垫付款30500元是错误的。经物价部门认

证，在本次事故中受损房屋的受损价格为30500元，但该价格包括房屋重置费

28500元、房屋拆除、清理费用2000元。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参与，直接按照

该价格30500元赔付给受损屋主。经上诉人查勘员查勘，发现事故受损房屋并

未拆除重建，只是修复了部分受损的墙体，这明显与需拆除重建、清理房屋

所需要的费用30500元不符。另据上诉人查勘核定按照现修复费用，上诉人认

为房屋实际损失为8000元。二、本案诉讼费不应由上诉人承担。根据上诉人

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案件诉讼费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综

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在本次事故中承担的保

险理赔金为8000元。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驾驶其在上

诉人处投保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案外人李某某的房屋受损，经具有资

质的鉴定机构对受损房屋的安全性和受损价格进行鉴定和认定，并出具《鉴

定报告书》和《价格认证结论书》，确定受损房屋的安全性C级受损价格为

30500元，该《鉴定报告书》和《价格认证结论书》合法有效，依法应予确

认。按照《价格认证结论书》所确定的房屋受损价格，经交警部门调解，被

上诉人对受损房屋屋主进行赔偿，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垫付了赔偿款后有权

向上诉人索赔。受损屋主在收到被上诉人垫付的赔偿款后，是否对受损房屋

进行重建及何时进行重建，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由其自行决定，在此期

间受损房屋的风险由其自行承担。上诉人以受损房屋并未实际拆除重建为

由，请求改判其只承担8000元的赔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

纳。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上诉人主

张诉讼费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本案的诉讼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没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实体处理恰当，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损失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上。而要解决该争议，首先需要明确

的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主持调解达成的协议，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是否可

作为本案原告经济损失的依据？答案是肯定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可以私下协

商解决，也可以交由交警大队进行调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

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对属于前款规定情况的道路交通

事故，交通警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并当场出具事故认定书。当事人共同请求调解

的，交通警察可以当场对损害赔偿争议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各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共同签字后生效。只要双方达成

的调解协议是自愿、公平的，并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是合法有效的，各

方当事人应当受到该调解协议的约束。本案原告依据交警大队主持调解的协议内容进行了

对第三人赔偿，并且该笔损失经交警大队委托具有资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性鉴定和价格认

证，没有过分高于或者低于法定的赔偿金额，可认定该笔赔付数额合理有据。原告依照交

警大队作出的调解协议书向第三人赔付之后，当然可以依此在保险赔付范围内要求被告赔

偿该笔损失。综上所述，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主持调解达成《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并依法判令被告在保险赔付范围内承担以上的赔

偿责任。

编写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人民法院 谢红钊

8. 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

是否承担保险责任

——王威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人民法院（2016）豫1726民初字第1394号民事判

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王威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

河南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6年3月20日7时37分许，李义先驾驶原告的豫A-L××××小型轿车行驶至古赊线

7KM+200M处与李怀堂驾驶的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李怀堂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

亡。泌阳县交警队认定李义先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豫A-L××××牌轿车在被告平安财险

河南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辆商业保险，被保险人王威。保

险期间自2015年6月12日0时起至2016年6月11日24时止。2016年3月18日，经驻马店仲裁委

调解，李义先、王威与李怀堂的亲属吕先敏、李广绪、李粉达成了赔偿调解，并支付给死

者亲属325000元。2015年6月12日原告在被告处为豫A-L××××小型轿车投保了强制险和第

三者责任险，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赔偿遭拒，理由为肇事司机无证驾驶属于免责范围。原

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因李怀堂死亡一案的费用295702.41元

（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医疗费、丧葬费、修车费、交通费等）；并由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用。

【案件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1.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2.驾驶人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保险

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垫付抢救费用？3.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商

业险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豫A-L××××小型轿车在被告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原告王威作为投保车辆豫A-L××××小型轿

车的车主，对投保车辆具有保险利益，保险期间内，李义先无证驾驶投保车

辆，导致他人死亡，出现财产损失，李义先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平安财

险河南分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险种赔付保险金。《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保险公司垫付抢

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本案李义先无有效驾驶资格驾驶被保险车辆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李怀堂死亡，李义先在事故发生后赔偿受害人325000

元，受害人的损失已经得到足额赔偿，保险公司不再负垫付义务。李义先无

证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被告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

不负赔偿责任。该免责条款已经被保险公司提示和明示告知，产生法律效

力，故原告王威请求被告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支付保险金的

理由不成立，不应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

二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一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

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36元，由原告王威负担。

【法官后语】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被告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争议较大。交强险是国

家强制险，保险公司应否无条件承担保险责任，商业险是汽车销售公司代为购买，原告作

为被保险人，保险公司并未将免责条款向被保险人履行明示告知义务，该免责条款是否生

效，均是本案重点。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一条、第二十一条以及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

的……”的相关规定，在驾驶人未取得有效驾驶资格等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保险公司

承担的是对受害人损失的垫付义务，在垫付后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本案李义先无有效驾驶

资格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李怀堂死亡，致害人李义先在事故发生后赔偿受

害人325000元，受害人的损失已经得到足额赔偿，保险公司不再负垫付义务。原告王威要

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商业险属于普通的财产保险，不适用交强险的特别规定，保险公司没有垫付义务，双

方应当依据合同约定确定赔偿责任。被告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出具的商业险保险单在明示

告知一栏印制有提示投保人详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

务，河南省嘉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豫A-L××××小型轿车投保了商业险，其在商业险保险

单投保人一栏签章确认，应视为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明示告知义务，该条款产生法律效

力。原告王威作为被保险人，保险公司没有向其履行提示和明示告知的义务。故保险公司

不承担商业险责任。

交强险的保护对象系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

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其设立是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

偿，防止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因侵权人无力赔偿或难以向侵权人求偿的情况下，受害人无

法得到及时救助。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

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内负责赔偿。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下，如醉酒或无证驾驶，保险公司承担的是在致害

人不能及时赔偿前提下的垫付义务，其目的也是为了受害人得到及时救助。反之，在致害

人已经足额赔偿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就不存在垫付义务，而被保险人没有遭受损失亦没有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自然无权要求保险公司理赔。如果保险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无条件

承担垫付义务，垫付后再行使追偿权利，浪费的是国家司法资源。

编写人：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人民法院 姜丽君

9. 驾驶证逾期未审验，保险公司能否免赔

——天长市天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滁州中心支公司财产

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1民终字第184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天长市天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运输

公司）

被告（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滁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

称天安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15日，天成运输公司的皖M4××××半挂索引车、皖M4×××挂在天安保险公

司投保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险、机动车损失险、承运货物责任险等险种，保险期限

均自2014年8月17日起至2015年8月16日止。天成运输公司在天安保险公司提供的《免责明

确说明书》“投保人声明”处加盖公司印章，其中，免责条款“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驾驶人持

未按规定审验的驾驶证造成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赔偿责任”。2014年9月24日，刘伯虎

驾驶皖M4××××-皖M4×××（挂）重型普通半挂货车，沿S205线由南向北行驶，因操作不

当，致本车方向失控驶入路西，与行人张某某、皖MG××××货车、皖MY××××小型客车连

续相撞，相撞后又发生侧翻，致所载钢管散落并冲击道路西侧的房屋、行人、车辆及供电

设施，造成张某某当场死亡、刘伯虎等五人受伤、多辆车辆受损、公路设施及供电设施受

损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公安机关责任认定，刘伯虎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

生后，天成运输公司对受损车辆进行了维修并对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赔偿。其中，

（一）天成运输公司支付皖M4××××-皖M4×××（挂）车辆修理费75850元、施救费11400

元，共计87250元（含车辆主电脑板、计量单元修理费9850元），对车辆主电脑板、计量

单元经评估确定损失2150元。支付皖MY××××车辆修理费、施救费计23460元。（二）天

成运输公司赔偿俞某某等四户房屋损失25500元；赔偿王某某等三户卷闸门损失9000元。

上述损失经鉴定确定31791元。（三）天成运输公司赔偿托运单位托运的钢管损失34040

元，该损失经鉴定确定28860元。另外，天成运输公司支付司法鉴定评估费用8000元。事

故发生时，皖M4××××-皖M4×××（挂）车驾驶员刘伯虎的驾驶证在有效期内，但逾期未

审验。

【案件焦点】

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驾驶证逾期未审验，保险公司能否免除赔偿责

任？

【法院裁判要旨】

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天安保险公司虽对该免责条款已尽

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管理办法》 [[3]](#p54)

相关规定，驾驶证未按期审验，并不必然导致驾驶证无效或被吊销，故该免

责条款系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天

安保险公司应当赔偿本案所涉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和车损险保险金。本案

中，房屋、卷闸门、货物损失已由鉴定评估机构确认，第三方车辆损失和被

保险车辆损失，天成运输公司提供了修理费发票和修理清单，予以确认。经

确认第三者车辆修理费、施救费23460元，房屋、卷闸门损失31791元，司法

鉴定评估费8000元，合计63251元，由天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中赔偿2000元、

在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赔偿61251元。被保险车辆损失及施救费确认为79550

元，由天安保险公司在车损险中予以赔偿。货物损失确定为28860元，由天安

保险公司在承运货物责任险中赔偿。综上，天安保险公司应当支付各项保险

金合计171661元。

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九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天安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天成运输公司保险金

171661元。

天安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驾驶证审验是公安部门对机动车驾驶员的一种行政管理行为，未按期审验承

担的是行政责任，而非民事责任。同时，根据保险近因原则，本起事故经公

安机关责任认定，刘伯虎驾驶机动车未能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

定，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刘伯虎持有未审验的驾驶证并非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近因，

刘伯虎驾驶证逾期未审验与此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

系。故天安保险公司以本案驾驶证未按规定审验拒绝赔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

立，故不予支持。关于涉案钢管损失问题，经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结论：车上货物（钢管）的损失价值为28860元。故天安保险公司上诉认为对

于涉案钢管损失一审判决认定依据不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驾驶证逾期虽未审验，但并不是造成本起事故的原因，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由免

除自己的赔偿责任。首先，本案驾驶员所持有的驾驶证为有效驾驶证。根据《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逾期不参加审验仍驾驶机动车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根据该规定，驾驶员逾期不参加审

验仍驾驶机动车的，其所应承担的是行政责任，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其进行罚款，

但其驾驶证仍为有效证件，在其驾驶证未被依法吊销、注销前其仍具有驾驶资格。

其次，保险中的近因原则是指造成损失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起主导作用或支配性作用

的原因。近因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现行保险法虽未直接规定近因原则，但

在司法实践中，近因原则已成为判断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的一个重要标准。若造成

保险标的损失的近因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则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若造成保险

标的损失的近因属于责任免除，则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本案驾驶员驾驶证逾期未审检的

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亦不存在加重保险责任的情形。本案

驾驶证逾期虽未审验，但并不是构成造成本起事故的原因。

最后，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以及排除投保

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格式条款属无效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十九条对此已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案天成运输公司与天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中虽

约定“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驾驶人持未按规定审验的驾驶证造成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赔

偿责任”，但该约定已加重了天成运输公司的责任，免除天安保险公司责任，排除了天成

运输公司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主张赔偿的权利，故该格式条款应依法认定为无效条

款。本案判决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正确。

编写人：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达 郭东武

10. 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赔偿款” 性质的司法认定

——党军玲等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等责任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2民终字第字第1725号民事判

决书

2.案由：责任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党军玲、亢景英、李兰针

被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简

称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胡帅

被告：郑州合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合众公司）

【基本案情】

2015年7月11日21时5分左右，被告胡帅驾驶豫AH××××号小型轿车，沿灵宝市长安东

路由西向东行驶至灵宝市尹庄镇南厥山村边路段时，与沿道路由北向南横过公路的行人亢

建波、亢某相撞，造成车辆受损，亢建波当场死亡，亢某受伤经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灵宝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灵公交认字（2015）第

0029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胡帅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亢建波、亢某负次要责

任。亢某在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时，花费医疗费1072.59元。因原告党军玲、亢景

英、李兰针的损失未得到足额的赔偿，引发诉讼。

另查明：死者亢建波的家庭关系为：妻子党军玲；女儿亢某；父亲亢景英，1951年6

月1日生；母亲李兰针，1949年7月21日生；兄弟亢建明；妹妹亢建朋。

被告胡帅驾驶的豫AH××××号小型轿车所有权人登记为被告郑州合众公司，该车在被

告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商业三责险的限额为500000元），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间。被告胡帅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于2015年7月12日被灵宝市公安局刑事

拘留，同年7月24日被逮捕；2015年9月23日经法院审理作出（2015）灵刑初字第253号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胡帅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在刑

事审判阶段，胡帅家属胡伟伟（乙方）与原告党军玲、亢景英、李兰针（甲方）达成赔偿

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支付甲方290000元，作为支付抢救费、停尸费、丧葬费、被抚养人

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一切赔偿项目，甲方不得再向乙方要求任何费用；本次事故的

保险金由甲方提供相关手续，乙方配合甲方办理，保险公司赔付多少全部由甲方领取，保

险公司无论赔多少甲方不得再向乙方追偿……”

经审核，原告党军玲、亢景英、李兰针的损失为：医疗费1072.59元、死亡赔偿金

441025.2元（含被抚养人生活费64381.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10000元，丧葬费38804

元，共计590901.79元。审理中，因双方分歧意见较大，致调解未能达成一致。

【案件焦点】

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赔偿款性质的争议。

【法院裁判要旨】

河南省灵宝市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认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

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

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实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

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胡帅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亢建

波、亢某负次要责任，因此，原告党军玲、亢景英、李兰针的损失应由胡帅

承担80%的赔偿责任。因胡帅驾驶的豫AH××××号小型轿车在平安财险河南分

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平安财险河南分

公司应先在交强险的限额内对原审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不足部分在商业三

责险的限额中承担80%的赔偿责任。本次事故造成党军玲、亢景英、李兰针的

两位亲属死亡，给三原审原告的精神上造成较大的伤害，原审被告应赔偿精

神损害抚慰金，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110000元。胡帅

已向三原告赔偿的290000元，系其为了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而支付的赔偿

金，其当庭表示放弃向保险公司追偿上述赔偿金，该赔偿金应是胡帅额外给

付三原告的补偿款，故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责

任。综上，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其合理部分的损失，予以支

持。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辩称对胡帅已经向原审原告支付的290000元赔偿

金，应当依法进行扣除的意见，理由不当，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

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

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支付党军玲、亢景英、

李兰针494935.95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二、驳回党军玲、亢景英、李兰针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9149元，由党军玲、亢景英、李兰针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不服向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称：请求撤销灵宝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豫1282民初字第1102号民

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少承担25万元的赔偿款。理由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

实和认定的事实严重错误，胡帅支付的29万元属于实质赔偿项目与原审认定

的赔偿费用范围重复计算，应予扣除。胡帅系受胁迫放弃29万元追偿权且该

放弃并不等于投保人郑州合众公司放弃该权利。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关于原审认定的赔偿费款项是

否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胡帅通过其家属与党军玲、亢景英、李兰针达成了

协议并支付三原审原告的290000元，系其为了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而支付

的款项。协议中虽注明“……抢救费、停尸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

神损害抚慰金等一切赔偿项目……”，但更明确了“本次事故的保险金由甲方提

供相关手续，乙方配合甲方办理，保险公司赔付多少全部由甲方领取，保险

公司无论赔多少甲方不得再向乙方追偿……”即胡帅放弃该29万元向保险公司

的追偿权，故该29万元与保险公司理赔款项不冲突，不存在重复计算的情

况。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胡帅放弃29万元追偿权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胡帅和其代理

人在一、二审庭审中均已明确表示就29万元放弃向保险公司追偿的权利。故

上诉人称胡帅放弃该29万元的追偿权存在胁迫，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

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

驳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一、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赔偿款性质的司法认定

该案例是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中有关交通事故肇事司机为取得刑事责任的豁免和减轻处

罚而自愿支付受害人29万元，关于这29万元赔偿款的性质，合议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肇事司机胡帅已支付给党军玲、亢景英、李兰针的29万元是垫付的

交通事故赔偿款，应从法院认定的赔偿范围中予以扣减。

第二种意见认为：肇事司机胡帅已支付给党军玲、亢景英、李兰针的29万元，胡帅已

明确放弃向保险公司追偿，是为了得到受害人家属谅解而额外支付的赔偿款，不影响受害

人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权。

笔者认同第二种意见。本案中，胡帅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亢建波、亢某负次要责

任，因此，党军玲、亢景英、李兰针的损失应由胡帅承担80%的赔偿责任。因胡帅驾驶的

豫AH××××号小型轿车在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且事故发生在

保险期间，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应先在交强险的限额内对原审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不足

部分在商业三责险的限额中承担80%的赔偿责任。本次事故造成党军玲、亢景英、李兰针

的两位亲属死亡，给三原审原告的精神上造成较大的伤害，原审被告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

金，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110000元。胡帅已向三原告赔偿的290000

元，系其为了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而支付的赔偿金，其当庭表示放弃向保险公司追偿上

述赔偿金，该赔偿金应是胡帅额外给付三原告的补偿款，故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保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

二、在处理受害人在侵权人和保险公司间求偿及保险公司的追偿权应该注意的问题

1.注意受害人在侵权人和保险公司间求偿的法律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

规则确定赔偿责任：

（1）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2）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3）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

偿。

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

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

2.保险公司的追偿权。保险公司的追偿权应当在其实际向受害人赔偿后才能取得，在

受害人已经从侵权人处获得全部或部分赔偿的情况下，是否还有权向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

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损害赔偿原则看，我国目前侵权责任主要

采取填补原则，即有损害才有赔偿，实际损害是多少，赔偿就偿付多少。依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应当

理解为受害人对向侵权人请求赔偿或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具有选择权，在受害人已经从侵

权人处获得全部赔偿的情况下，其无权再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在受害人已经从侵权人处

获得部分赔偿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在赔偿中相应扣减。

应该注意的是，本案例是受害人仅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权，肇事司机胡帅已明确放弃

该29万元向保险公司的追偿权，故该29万元与保险公司理赔款项不冲突，不存在重复计算

和扣减的情况。

编写人：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肖爱祥

11. 冒用他人的名字考取驾驶证驾驶车辆对保险事故产生的影响

——新疆中青旅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

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县支公司责任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新民再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责任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新疆中青旅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青旅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分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保乌支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县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保乌县支公司）

【基本案情】

中青旅公司为其所属的新A6××××号大型普通客车在联合财保乌县支公司投保了《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和《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2014年

3月12日7时58分许，驾驶员马某驾驶新A6××××号车沿高速公路G30线由东向西行驶至

2022KM+128M处（该处路面积雪结冰）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由曹海驾驶的辽H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辽H7×××挂号重型半挂车追尾，后又与中央分隔带波形防撞板相

撞，造成新A6××××号车乘车人郭藩当场死亡，马某和车内16名乘车人受伤，新A6××××号

车和辽H7×××挂号车受损及高速公路设施受损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甘肃省公安

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第二支队认定，马某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曹海及新A6××××

号车乘车人郭藩、阿来日博、范兴昌、王官翠等17人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出具的该事故

认定书附有新A6××××号客车受伤的16名乘客的基本情况登记表。事故发生后，中青旅公

司支付马某和车内16名受伤乘客各项经济损失及公路路产损失。后查明，2014年3月20

日，新疆昌吉州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昌吉州车管所）第二支队出具的证

明中载明：因其年龄未满18周岁，于1993年2月8日持用其兄马明居民身份证考取了B型机

动车驾驶证，后于1997年6月11日增驾A型机动车驾驶证，又于2009年2月6日换取了A1A2

型机动车驾驶证，使用至今。2015年3月19日，甘肃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二

支队作出了甘公交撤字（2015）第625102270000431号《公安交通管理撤销机动车登记/驾

驶许可决定书》，认定马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三

条的规定，存在以虚假信息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决定撤销马明机动车驾驶许可

（机动车驾驶证号：652322197304213013），并以《公安交通管理转递通知书》的方式通

知了昌吉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15年5月7日，昌吉州车管所出具《情况说明》，予以

撤销马某驾驶许可。

【案件焦点】

驾驶员马某是否具备有效的驾驶资格？

【法院裁判要旨】

本案一审由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判决后，被告上诉至乌鲁木齐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二审改变了判决结果，后原告申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再审人民法院认为：马某采用冒用他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的欺骗等不

正当手段向行政机关申请驾驶机动车并取得行政许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撤销是对非法手段取得行政许可所作出的终止驾驶资格的处理决定，而不是

确认行政许可自始无效，终止自撤销决定作出并生效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但对于撤销行政许可案件应当以行政违法为前提、以信赖保护为原则、以利

益权衡为内容等多方面进行考量。本案中，中青旅公司依法审查了马某获得

行政许可并由行政机关颁发的真实有效证件，已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不存

在过错，中青旅公司向联合财保乌县支公司投保的目的是其为所投保车辆若

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可通过投保方式获得补偿。如果要求中青旅

公司具有超出享有行政审查公权力的公安机关发现查证马某所提交的所有证

明资料存在冒用行为，显然超出第三人所应具有的能力和承担的义务，具有

不客观、不现实及不合理性。故双方签订了保险合同，联合财保乌县支公司

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的难点是对驾驶员马某是否具备驾驶资格证的认定及其行为对第三人造成的

影响。在本案中，法院从客观事实、法律适用、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论证。首先，

马某初次学习机动车驾驶证时因未满18周岁而使用其兄长马明的姓名和身份证，填写各类

表格时使用马某本人照片，通过学习和考试取得了机动车驾驶证，年满18周岁后又经过自

己学习进行了两次增驾，公安行政机关未发现马某使用他人身份情形仍通过审核向马某颁

发了姓名为“马明”的机动车驾驶证，马某并以此从事经营性道路运输行业。其次，马某采

取冒名顶替的方式取得公安行政机关颁发的姓名为“马明”的机动车驾驶证，是采用欺骗等

不正当手段向行政机关申请机动车驾驶资格行政许可的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行政机

关依法撤销马某的驾驶资格的行政许可决定是终止其驾驶资格的处理决定，而非确认行政

许可自始无效，终止自撤销决定作出并生效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最后，基于社会对行政

机关公信力的信赖，对与被许可人发生的各类交往、交易予以信赖保护。中青旅公司依法

审查了马某获得行政许可并由行政机关颁发的真实有效证件，已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不

存在过错。联合财保乌县支公司与其签订的保险合同免责任事由不成立，应当依保险合同

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事实是案件审理的基础，法律是案件审理的尺度，公平正义是

案件审理的内涵，在事实清楚，法律准确，兼顾公平正义的基础上依法审判，才能更好地

维护社会秩序的健康发展。

编写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 高宪伟

12. 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与保险公司对交强险保险金的追偿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诉杨先锋责任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2015）新兵民提字

第0001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责任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被申请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华保险石河子分公司）

被告（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杨先锋

【基本案情】

2009年6月，杨先锋在中华保险石河子分公司为其所有的四轮拖拉机（新03-0××××

号）投保交强险。同年10月6日20时50分许（保险期间内），第三人张某驾驶摩托车（新

C-1××××号），与相对方向行驶的杨先锋驾驶的四轮拖拉机牵引的挂车相撞，张某死亡。

当月22日，石河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紫泥泉大队经现场勘验，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定该起交通事故中，张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

动车、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违反右侧通行规定，是造成交通事故的直

接原因，应负主要责任；杨先锋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驾驶安全设施

不全的机动车、驾驶拼装机动车，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应负次要责任。后在第三

人张某的父母张小志、李桂风诉杨先锋、中华保险石河子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2012）新兵民提字第00048号

民事判决认定，杨先锋在交通事故中负次要责任，按30%的过错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判令

中华保险石河子分公司赔偿张小志、李桂风死亡赔偿金110000元，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

合计5795元，由张小志、李桂风负担655元，杨先锋负担95元，中华保险石河子分公司负

担5045元。2013年1月5日，中华保险石河子分公司履行了给付义务。中华保险石河子分公

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道交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即保险公司有权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

张追偿权，请求判令杨先锋赔偿保险金11000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案件焦点】

中华保险石河子分公司的追偿范围应否考虑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及事

由？

【法院裁判要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按照过错和责任相适应

原则，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后，有权在30%范围内

向侵权人追偿。判令杨先锋向中华保险石河子分公司赔偿30%的保险金，即

33000元。

杨先锋和中华保险石河子分公司均不服上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合同约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受害人受伤需要抢救的，保险人仅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抢

救费用，对于其他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垫付和赔偿责任。这与《道交司法

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相符。改判撤销一审判决，杨先锋向中华保险石河子分

公司赔偿保险金110000元。

杨先锋不服申请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

院再审认为，《道交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

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

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可见即便投保人未投保交强险，无论投保人的侵权责任大小，均

需替代交强险保险公司进行赔偿，投保人已经投保交强险，侵权责任的大小

也不影响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追偿后，侵权人对交强险限额

内赔偿的人身损害承担全部责任，剩余部分按侵权责任大小确定。判令维持

二审判决。

【法官后语】

审判实践中，对保险公司的追偿范围应否考虑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及事由存在分歧。一

种意见认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按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否则既体现不出对第三人

过错责任的惩罚和分担，也体现不出交强险对减轻侵权人经济损失的保险作用，显失公

平。另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赔偿。因为交强险的

赔偿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目的是在最大程度上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及时和基本的保

障，使其尽快得到医疗救治并减少经济损失，并不是对侵权人过错行为造成损失的分担，

侵权人才是赔偿责任的最终承担者。这样一方面可以照顾到交强险的运营成本问题，通过

向侵权人全额追偿保险金来降低交强险这一社会公益性质保险的运营成本，避免谨慎守法

的驾驶人为违法驾驶人的过错分担责任；另一方面也可以以私法的手段促进公法目的的实

现，即通过向侵权人全额追偿保险金，加大违法驾驶人的违法成本，减少其在无证驾驶时

的侥幸心理。

再审法院认为第二种意见更符合法律规定的宗旨和精神。《道交司法解释》第十八条

的实质是基于交强险的保障功能，为了使受害人不因侵权人的无财力而陷入损失难以填补

的境地，同时为了降低交强险中投保人因车辆投保交强险就违法驾驶的道德风险，惩罚违

法驾驶的行为人，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在无证驾驶等违法情形下，保险公司先承担赔偿

责任的基础在于其保障功能，而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则是基于交强险降低道德风险的要

求，两者逻辑平行。故保险公司在赔偿时无须考虑侵权责任，在追偿时亦无须考虑，即侵

权人的侵权责任大小不影响追偿权的范围。另外，追偿权为新产生的权利，被追偿的侵权

人不得以对抗受害人的事由来对抗保险公司，也不得以其侵权责任的份额来抗辩保险公

司。上述结论，与未投保交强险情形下的责任承担实际也保持了一致。判决作出后，双方

当事人服判并履行。

编写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杨正远

[[1]](#p28)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

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

[[2]](#p28)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饮

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

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的、驾驶拼装的机

动车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

生重大交通事故。

[[3]](#p40) 该办法已被《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废止。

（二）机动车商业保险

13. 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含义

——王春光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双阳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字第59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王春光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双阳支公司

（以下简称人保双阳支公司）

【基本案情】

涉案车辆登记在案外人卓某贺名下，由原告王春光于2013年3月27日向被告人保双阳

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等险种，其中机动车损失险的限

额分别为30万元及5万元，保险期间均自2013年4月2日0时起至2014年4月1日24时止。在保

险单的特别约定中注明，本车车主为卓某贺、第一受益人为中国银行长春建设街支行。

2013年9月8日，王春光驾驶上述车辆，前部与同向行驶的另一车辆尾部相撞，该车辆

所载钢筋将车厢、车楼顶坏，对方车辆驶离现场。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

通支队高速路大队认定，王春光负事故全部责任。后涉案车辆被救援车拖送至北京中伟华

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修理。原告支付了施救费15000元。人保昌平支公司代人保双阳

支公司对车辆进行了查勘并出具了定损单。定损价格为62380元，其中驾驶室总成的价格

为31950元。涉案车辆在北京中伟华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修理，共花费修理费用

135425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因人保双阳支公司对原告车辆维修项目的合理性及维修价格的合理

性有异议，申请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维修项目共为73项，其中前保险杠、

保险杠左右支架等项目为合理维修项目；其余为不合理维修项目及可以通过维修恢复不应

该更换的维修项目。

该鉴定书出具后，评估公司依据该报告，出具《北京市价格评估结论书》确定评估价

格为61745元。被告支付了维修项目合理性的鉴定费用6000元，维修费用价格合理性的评

估费用3000元。

另查，该车为中国银行贷款车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建设街支行出具证明，

同意将车辆赔款转入卓某贺的账户内。现该车辆已经偿还完毕银行贷款。

在二审审理中，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卓某贺明确作出说明：“我将向人保双阳支公司主

张某险理赔款的权利转让给王春光，并且我保证在王春光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取得人保

双阳支公司支付的保险理赔款后不再向人保双阳支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人保双阳支公司

和王春光对卓某贺该份说明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案件焦点】

王春光并非保险合同第一受益人，可否主张某险金？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在被告处投保第三者商业责任

保险，现该车辆因发生交通事故而受损失，被告应当对上述损失进行赔偿。

虽然在保险合同中原告并非第一顺位受益人，但涉案车辆已经偿还完毕银行

贷款，故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车辆损失赔偿款。被告对车辆维修费用不予认

可，经鉴定车辆的维修费用为61745元。但在价格维修鉴定中没有考虑驾驶室

总成的维修价格，依据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意

见，驾驶室壳应当更换，驾驶室壳更换后驾驶室总成中除驾驶室壳外的其他

零部件需要重新定损。依据保险公司向原告出具的定损单，可知保险公司对

驾驶室总成做了定价，则本院依据该定损单确认驾驶室更换的价格。事故发

生后，原告为此支出的施救费被告亦应予以赔偿。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

险法》）第十条、第六十五条，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双阳支公司向原告王春

光支付保险赔偿款108695元；

二、驳回原告王春光的其他诉讼请求。

人保双阳支公司提起上诉，认为王春光对涉案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其

没有向人保双阳支公司主张理赔款的权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关于人保双阳支公司提出王春光主体不适格问题，虽然被保险车辆所

有人不是王春光，但王春光在人保双阳支公司处对本案所涉车辆投保第三者

商业责任保险，且被保险车辆所有人卓某贺亦明确表示将主张某险理赔的权

利转让给王春光，自己不再主张该车辆保险利益，故王春光向人保双阳支公

司主张涉案车辆的保险利益并无不当，人保双阳支公司提出的王春光主体不

适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主要涉及的焦点问题是：本案所涉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第一受益人条款，财产保

险合同中是否能够存在受益人或者第一受益人的约定？在第一受益人未提起请求保险公司

支付保险金的诉讼时，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是否可以请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如果可

以，如何理解财产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

受益人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法》在文本意义上，并不存在财产保险合同的

受益人。但是，在保险实践中，尤其是在保险标的之上存在银行的抵押权等担保物权时，

财产保险合同中一般均有受益人的条款。因而，司法对于上述保险实践的约定应持尊重与

肯定态度，而且《保险法》事实上也并没有明文禁止财产保险合同中约定受益人，学界主

流观点也并不认为财产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条款无效。

那么，在受益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不一致时，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主张

某险金请求权，而受益人未主张时，其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本案中，人保双阳支公司

一直主张，本案保险金请求权应由受益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建设街支行行使。

我们认为，即便受益人未主张某险金请求权，本案原告仍然可以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

请求权。理由如下：

第一，财产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只是担保物权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体现，财产保

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约定并未创设任何新的权利类型，也没有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保险

金请求权。

目前，在对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地位的理解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预先的债

权让与”，另外一种为“以保险金请求权为标的所设定的权利质押”，而这两种观点均无法

自圆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

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

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因

此，即便没有财产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条款，担保物权人也可依照本条对保险金享有优先

受偿的权利。之所以会出现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只是商业银行向保险公司明示其担保物权

的一种手段，借此提示保险公司保险标的之上存在担保物权。在这种理解下，所谓受益人

的权利其实只是一种对保险金的优先受偿权，该种优先受偿权并没有否定投保人、被保险

人基于保险利益和保险合同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

第二，即便认为优先受偿权否定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基于保险利益和保险合同享有的

保险金请求权，在本案中，由于涉案车辆的贷款已经还清，担保物权依法消灭，受益人的

权利亦当然消灭。

编写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曹明哲

14. 持伪造的行驶证为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合同效力认定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诉胡成海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4民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被告（上诉人）：胡成海

【基本案情】

胡成海通过私下交易，从庞某处购买一辆二手自卸农用运输车，车牌号为河北

E6××××号。2014年3月，胡成海为该运输车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并缴纳了保险费。运输车行驶证登记车主仍为原所有人庞某。

2014年10月，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胡成海驾驶被保险运输车，与张某驾驶的二轮摩

托车发生碰撞。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认定胡成海驾驶的河北E6××××号自卸农用运输车行驶证非河北省邢台市农机安全

监理所核发，自2011年7月1日起，所有河北E牌子的号牌及行驶证一律废止。胡成海使用

伪造的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30%以上的机动

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未确保安全行驶发生交通事故，确定胡成海为同等责任，张某为同

等责任。2014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因胡成海使用伪造的机

动车行驶证给予胡成海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张某就上述交通事故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诉胡成海、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案件审理中，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

认为胡成海持伪造的行驶证为运输车投保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

条的禁止性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与胡成海签订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无效。胡成海认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保险合同

的效力。

【案件焦点】

胡成海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

否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

二条规定，当事人签署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情形的，

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

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四）使用其

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本案中，

根据查明的事实，胡成海投保的车辆，行驶证系伪造。胡成海的上述行为系

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故其针对涉案车辆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

产，应当予以返还。故该公司理应将保险费予以返还，因本案胡成海明确表

示对保险费将另案起诉，故本案不予处理。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被告胡成海就河北

E6××××号自卸农用运输车签订的机动车商业险保险合同（保险单号：

02141101070-00335002732）无效。

胡成海持原审答辩意见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

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胡成海与保险公司以河北E6××××号自卸农用

运输车为保险标的签订了《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

合同成立后，胡成海依照约定交纳了保险费，保险公司签发了保险单。依据

已查明的事实，该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保险公司以涉案机动车行

驶证系伪造为由主张某险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无效，

对此本院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指合同的缔约目的、手

段、内容或者效果等为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机动车行驶证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认可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法定证件，而非机动车保

险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法定要件。而且，持伪造的行驶证驾驶被保险机动车发

生事故，保险人对此是否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也应是保险合同履行过

程中发生的争议，并不涉及保险合同的效力争议。现保险公司并无证据证明

保险合同的缔约目的、手段、内容或者效果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认可。此外，根据已查明的

事实，胡成海提出保险要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经

审核同意承保，并收取了保险费，签发了保险单，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又以

被保险机动车辆使用伪造的行驶证为由主张某险合同不成立，也有违保险法

的最大诚信原则。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

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5）京铁民（商）初字第1009号民事判

决；

二、驳回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持伪造的行驶证为机动车投保是否会导致保险合同无效。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会导致合同无效。

具体到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审理思路出现分歧，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对合同效力与合

同履行能否区分理解。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指合同的缔约目的、手段、

内容或者效果等为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为规范机动车行驶秩序，加强机动车行驶管

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对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证书资格条件作了

要求。机动车行驶证是法律认可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法定证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行驶证、使用其他机动车的行驶证等行为。有上述违法

行为，会受到行政机关相应处罚。

胡成海和保险公司以农用运输车为保险标的物签订了《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目的是

使因使用该农业运输车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的潜在损害的风险得到保障。该合同成立的

目的、手段、内容或者效果均未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系双方当事

人意思表示一致。行驶证是否真实，只是被保险车辆上路行驶的条件之一，并非保险合同

成立和生效的法定要件。如果保险合同将持伪造行驶证上路行驶规定为免责条款，且保险

人已经对该条款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则投保人持伪造行驶证上路行驶发生保险事故，保

险人可免除保险赔偿责任。但这并不涉及保险合同的效力争议。故保险公司的无效理由没

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正是基于此概念区分，才做出最终判决。

编写人：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崔西彬

15. 车辆火灾原因未明情况下保险赔付责任划分

——刘安杰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终字第77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刘安杰

被告（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22日，刘安杰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保险合

同。在该合同附件约定：保险期限内，保险机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使用

过程中，因火灾、爆炸，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用车、企业非营业用车的自燃原因造成保险

机动车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被保险人索赔时，应

当向保险人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有关的有效证明和资料；保险机

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

亡或财产的直接损失，对被保险人依法应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

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给予赔偿。

2015年7月12日23时34分，停放于丰台区槐房德鑫家园门口的保险车辆（京EB××××

号）因发生火灾致损，并将旁边一辆车牌号为京N3××××的汽车烘烤。次日，北京市丰台

区公安消防支队出具情况说明，认为“该起火灾与当晚另一起汽车火灾现场相距较近，且

案发时间相差不到一小时，火灾原因均不能排除人为因素所致，存在放火嫌疑”。同日，

消防支队将该火灾案移送至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分局南苑派出所。后刘安杰为维修京

N3××××及京EB××××号车辆分别支付了维修费。同年11月18日，南苑派出所对该案进行

了立案受理，截至目前案件尚未侦破。此后，因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刘安杰诉至法院。

保险公司认为原告未提供车辆损失属于自燃还是其他原因，原告未投保自燃损失险，

如因为外界引起原告需提供明确的火灾证明，否则不属于保险责任，京N3××××修理费该

车起火原因亦不明确，无证据显示是原告车辆引起的损失，故不同意刘安杰的诉讼要求。

【案件焦点】

一是火灾造成的损失是不是属于保险赔付的范围？二是静止状态的车辆

对第三人车辆造成损失，是否属于交强险或是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的承保范

围？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车损

险限额内对京EB××××号车辆维修费用予以赔偿，因涉案火灾原因不明。根据

双方在保险合同约定，刘安杰无法提交证据证明涉案火灾事故导致的损失属

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二、关于保险公

司是否应当在三者险限额内对京N3××××车辆维修费用予以赔偿。本案中京

EB××××号车辆在涉案火灾发生时处于静止状态，没有驾驶人或者使用人，也

未发生意外事故，静止的物不能成为侵权人。故根据合同约定，京N3××××车

辆的维修费用亦不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

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安杰的全部诉讼请求。

刘安杰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由北

京市丰台区公安消防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涉案火灾原因不能排除人为

因素所致，存在放火嫌疑。而根据合同约定对涉案事故的原因、性质确定的

结论直接关系到涉案事故导致的损失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事故和是否属

于保险公司保险责任范围的判断。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

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安杰还提

出了京N3××××车维修费的理赔请求，但发生涉案事故时，京EB××××号车辆

处于静止状态，并未与京N3××××车辆发生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不属于第三

者商业责任险中的保险事故。刘安杰此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一、保险赔付范围的确定和举证责任的分担

在认定事故承担主体时通常采取三个步骤：（1）在事实层面上确定事故发生的原

因；（2）通过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确定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除外责任及赔偿范围；

（3）确定事故发生原因是否在承保的范围之内。结合本案，在第一步骤事实层面上火灾

发生的原因尚不明确。正如法谚云：“举证责任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依据双方签订的

合同，投保人对保险事故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二、静止状态的车辆对第三人车辆造成损失，是否属于交强险或是第三者商业责任险

的承保范围

结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和法律中对道路

交通事故的认定。可以推断出一般属于交强险保险范围内的事故，需要满足以下三个要

件：一是车辆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二是车辆处于行驶状态；三是由于交通事故引发人

身财产损失。在本案中，由于车辆处于静止状态，所以其引发的“火灾”不属于“保险范围

内的事故”。

第三者商业险承保范围是车辆使用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的直接损失，依据“近因原

则”，由于对涉案事故的原因尚无定论，在侵权人“放火”的情形下，第三人财产损失就非

由保险车辆起火所直接引发，所以难以确定此损失是第三者商业险的承保范围。

从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涉及保险公司赔付时，当事人对于保险事故发生原因等负

有初步证明责任。当事人难以证明事故原因时很可能会承担败诉风险。

编写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陈颖奇

16. 车上人员责任险中的赔偿责任并非法定强制赔偿责任

——刘振华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民初字第537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刘振华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

京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23日22时许，在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村，车牌号京G5××××车辆在司机刘振

华修车期间发生溜车将其撞伤，送医院抢救。事故发生后，刘振华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为由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要求李某、莘泰兴达公司、人保燕山支公司对其因事

故产生的各类损失进行赔偿。刘振华的受伤情况、治疗情况及伤残鉴定结果已由北京市房

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房民初字第17744号民事判决书在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予以

确认，同时该判决驳回原告刘振华的诉讼请求。另查，车牌号京G5××××车辆登记所有人

为莘泰兴达公司，实际所有人李某以莘泰兴达公司的名义运营该车辆，刘振华系李某雇用

的司机。该车辆在人保北京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商业险投保险种中车上人员责

任险（司机）责任限额为50万元/座（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现刘振华

要求人保北京市分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421703.5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焦点】

刘振华是否享有直接请求保险公司赔偿的权利？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车上人员责任险作为一种责任保

险，其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所负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在事故中遭受伤害的第三者，只有在被保险

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并且被保险人怠于向保险人请求保险赔偿

的前提下，才可以就其应当获得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

案中，刘振华作为保险人、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者，在本次诉讼中，没有证

据证明被保险人某商贸公司应当对其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具体明确的赔偿数

额，亦没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某商贸公司存在怠于向保险人请求保险赔偿，

故目前刘振华并不享有直接请求人保北京分公司赔偿的权利。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之规

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原告刘振华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刘振华不服，持原审起诉意见提起上诉。后在上诉过

程中撤诉，现该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后语】

车上人员责任险，通常是与车辆有关的商业财产保险项下的一个险种。作为财产保

险，其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进而，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作为财产保险项

下的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车上人员责任险的

保险标的是赔偿责任，区别于以生命及人身安全作为保险标的的人身保险，如身故险、人

身意外伤害险等。

通过对法律规定以及保险条款中的表述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标的是损害赔偿责任。对他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会导

致己方遭受财产损失，这和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为财产损失是一致的。

第二，该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是被保险人。也就是说，这种基于赔偿责任而产生的财

产损失，一定是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而非遭受人身伤亡的车上人员。此处值得一提的

是，如果被保险人作为驾驶人，自己在驾驶过程中遭受人身伤害，车上人员责任险是不应

当赔偿的。因为自己不可能对自己负有“损害赔偿责任”。如果赔偿了，这个险种的标的就

是生命及人身安全，属于意外伤害险范畴。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为什么还存在“被保险

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的理赔情形。原因在于车上人员责任险包含

了司机座位和乘客座位两种，在被保险人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的情形

下，存在导致同乘人员受伤的可能。根据被保险人在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被保险人与

同乘人之间可能形成的其他法律关系（如运输合同、雇佣关系等），可能会导致被保险人

根据侵权责任法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对同乘人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被保险人依法承担完这

个赔偿责任后，可以依据自己投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座位）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

第三，该损害赔偿责任，是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一方面，并非只要车

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被保险人就必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该依法应当承担的

赔偿责任，客观上是由交通肇事这个事实引起的，但在法律适用上则并非仅仅是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产生的侵权赔偿责任，还可能是运输合同、劳务合同、劳动合

同等多种法律关系形成的赔偿责任，只要是被保险人对伤者所负的法定的赔偿责任，都属

于该险的保险标的。

综上，既然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标的是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那么在交通事故中，被保险人是否需要对伤者承担法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就成为认定保险

公司是否应当理赔的关键构成要件。如果只要在事故中有人受伤，保险公司就必须赔偿，

那么该险种的性质就是基于人身遭受意外伤害而承保的人身意外伤害险，车上人员责任险

中的“责任”二字，也就没有必要了。

编写人：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厉莉

17. 私家车从事载客营运活动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

人有权拒赔

——李晓辉诉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6）京7101民初字第333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李晓辉

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

司）

【基本案情】

2015年4月，原告李晓辉为登记在本人名下使用性质为“非营运”的津牌机动车在阳光

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机动车盗抢险。保险单载明，保险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

自用”，重要提示栏注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

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

保险合同中机动车盗抢保险条款及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均用加黑字体记载：在保险期

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

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2016年1月12日0时左右，李晓辉驾驶保险车辆以营利为目的，从北京市朝阳区某商业

广场路边拉载三名男子，按车上男子要求行驶至某条小路上，该三名男子用绳、刀对其实

施抢劫，李晓辉挣脱后受伤，三名犯罪嫌疑人驾驶该车辆逃离过程中，在一路口与某京牌

机动车相撞。犯罪嫌疑人弃车逃离现场，后被公安机关抓捕。保险车辆受损严重，已无修

复意义，李晓辉就保险车辆损失76000元向阳光保险公司提出索赔，阳光保险公司拒赔。

【案件焦点】

本案是否存在保险标的之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阳光保险公司拒绝

承担保险责任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保险车辆行驶证所载明的使用性质

为“非营运”，保险单亦载明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法院依据保险公司申请向

公安机关调取的李晓辉的询问笔录、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笔录可以证明，李晓

辉驾驶登记使用性质为“非营运”的保险车辆从事载客运营过程中，造成了保险

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保险车辆受损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有

直接因果关系。本案所涉保险单正面重要提示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内容意味

着：保险车辆在保险期间内改变使用性质将导致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

相对人应当就上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向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然而

李晓辉没有将保险车辆被用于载客营业运输的情形通知保险公司，即没有履

行合同所约定的通知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

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

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

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

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针对本案的具体事实，结合保险法的上述规

定，法院作出以下判断：在保险车辆之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下，保险法

赋予阳光保险公司两项权利：一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增加保险费；二是解除保

险合同。鉴于李晓辉未就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履行通知义务，保险公司无论选

择增加保险费还是解除合同，对于被保险车辆因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

的保险事故，均不承担保险赔付义务。

综上所述，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商业险保险金的责任。现李晓辉要求保

险公司在盗抢险责任限额内赔偿车辆损失及利息，法院不予支持。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二十三

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原告李晓辉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关系，保险人依据投保人告知的情

况，评估危险程度而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险费。保险合同订立后，如果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超过了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事故发生的合理预估，

如果仍然按照之前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系对保险人显失公平。

在当前车辆保险领域中，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将其分为家庭自用车辆和

营运车辆两种，并设置了不同的保险费率，营运车辆的保费接近家庭自用车辆保费的两

倍。这是因为营运车辆与非营运车辆因其使用频率和范围的不同，风险系数也明显不同，

营运车辆的风险系数明显大于非营运车辆，这既是社会常识也是保险公司对风险的预估，

车辆的危险程度与保险费是对价关系，因此保险公司核定营运车辆的保险费要高于非营运

车辆。

营运活动与家庭自用的区别在于：第一，营运以收取费用为目的，家庭自用一般不收

取费用；第二，营运的服务对象是不特定的人，与车主没有特定的关系，家庭自用的服务

对象一般为家人、朋友等与车主具有特定关系的人。本案中，原告李晓辉以营利为目的，

且所载乘客与其没有特定关系，符合营运的特征。其利用该保险车辆从事载客运输，实际

改变了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相应地也就使保险车辆面临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面临被

抢劫、抢夺、发生碰撞事故等风险明显增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

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

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

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可见，在此情况

下，被保险人李晓辉负有向保险人及时通知的义务，保险人接到通知后则有权选择按营运

车辆增加保险费而继续履行合同，也可以选择解除保险合同，但需退还部分保险费。但

是，如果被保险人不及时向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

故，属于违反保险合同及保险法规定的合同义务，其后果将导致被保险人无法得到保险赔

偿。

当前，利用私家车“拉黑活”的现象屡见不鲜，此外，网约车市场也非常活跃，其中相

当一部分车主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从事网约车营运活动，显著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

度，因此，这部分车辆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保险人，避免出险后

难以在商业险内获得赔偿。

编写人：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丁晓云 钟莉

18. 家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营运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赔付

——岳伟杰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6）京7101民初字第116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岳伟杰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

司）

【基本案情】

2015年8月27日，王保民为其所有的京牌机动车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

保险单载明，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重要提示栏注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

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书面

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上手书下列文字“本人确认投保勾选

险种，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投保人签字处有王保

民签名。原告对投保单不持异议。2016年8月18日，经王保民申请、保险公司同意，上述

保单被保险人、车主由王保民变更为原告。

保险合同中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用加粗字体记载：在保险期间

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

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十七条对“营业运输”作出了定义：指经由交通运输管理

部门核发营运证书，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利用被保险机动车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

输的行为。未经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以牟利为目

的，利用被保险机动车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视为营业运输。

2016年10月9日2时39分，原告驾驶被保险车辆在北京市海淀区永丰北口由南向北行驶

时撞到了路边石，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坏。随后，原告就被保险车辆损失26062.2元向保险

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拒赔。原告自述其于2016年9月18日在滴滴平台注册，发生交通

事故时正在运送顺风车乘客，但不认为其在从事营运行为。

【案件焦点】

1.保险公司是否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2.原告通过滴滴平台载

客的行为是否属于营运行为？3.被告是否有权依法免除保险金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岳伟杰与被告保险公司订立的保险

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中，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约定：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

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

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述免责

条款字体加粗，已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标准。王保民在投保单的投保

人签字处签名并手书文字确认，能够证明投保人已经收到保单和条款，保险

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因此上述免责条款生效，

对投保人具有约束力。

本案中，保险单记载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批单未对车辆使

用性质作出变更，原告作为保险标的的受让人理应承继相应的义务。其通过

滴滴平台注册并用被保险车辆搭载乘客的行为符合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

款第三十七条对于“营业运输”的定义，改变了车辆“家庭自用”的使用性质，增

加了车辆的行驶风险。因原告未向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故因保险标的的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被告不负有赔偿责任。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二

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原告岳伟杰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是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以及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在机动车

商业保险中，保险人根据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将其分为家庭自用车和营运车辆两种，并设

置了不同的保险费率。因营运车辆以收取费用为目的服务于不特定的乘车人，致使车辆使

用频率和危险系数明显高于家庭自用车，因此保险人核定营运车辆的保险费率要高于家庭

自用车。就具体个案而言，若被保险人以家庭自用的非营运车辆投保，后以牟利为目的利

用该被保险车辆从事载客运输，实际改变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相应地也就使被保险

车辆面临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果继续按照原合同的约定维持其法律效力，将产生对保

险人极其不利的显失公平的后果。

基于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及合同法上的情势变更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

负有通知义务，保险人接到通知后有权选择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继续履行合同，或者

选择解除合同并退还部分保险费。但若被保险人不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危险程

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负有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岳伟杰自

述其通过滴滴平台注册并认可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时正在运送顺风车乘客，其行为有牟利

意图，且顺风车搭载乘客为不特定的多人，符合营运的特征。原告岳伟杰改变家庭自用车

的使用性质，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却未通知保险公司，违反了保险法规定及

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最终保险事故在被保险车辆营运过程中发生，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

保险事故发生具有因果关系。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经在投保单、保险单上采用足以引起

投保人注意的标识对保险人的免责条款进行解释说明，应当认定保险公司履行了对免责条

款的提示告知和解释说明义务，保险公司有权拒赔。

本案兼具保护与警示的双重作用。当下，网约车市场比较活跃，其中相当比例的网约

车登记的车辆使用性质仍是“非营运”，由于保险知识的缺乏，出现了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未

及时向保险公司通知的情形。特别提示上述车辆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当及时将车辆使用

情况告知保险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时难以获得赔偿，同时提醒购买二手车的买受人，在

遇到转让车辆、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等情况下，应主动通知保险人，以避免保险理赔中的纠

纷。

编写人：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刘慧超

19. 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属于保险合同

约定的全额免赔情形

——宜宾市铁龙运业有限公司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筠连支公司保险合同

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四川省筠连县人民法院（2015）筠连民初字第777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宜宾市铁龙运业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筠连支公司

【基本案情】

2012年4月1日，原告就其所有的川Q2××××号重型自卸货车向被告投保了机动车损失

保险及不计免赔率、法律费用特约条款等保险，保险期间为自2012年4月3日0时至2013年4

月2日24时止。机动车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

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

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

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

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原告在投保人声明下投保人签

名盖章处加盖了公章，未填写日期。2013年2月23日11时40分，原告的驾驶员赵明虎驾驶

原告所有的川Q2××××号重型自卸货车搭乘张贵敏由彝良方向驶往咪咡方向，行驶至彝良

县荞山乡咪咡村陈家大沟路段时，因该车载货超过核定载重质量，致使道路左侧路基下

塌，该车翻下边坡，造成张贵敏受伤及该车严重受损的交通事故。彝良县公安局交通警察

大队于同月作出2013第17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明虎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

任。同日，被告对本次事故出险现场勘查，后将本次事故的损失确定为：施救费38000

元、维修费65200元，共计103200元，并出具了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及肇事保

险车辆施救费用协议书。原告支付上述款项对事故车辆进行施救和维修后向被告申请理

赔，被告于2014年8月作出拒赔车损险决定，拒赔意见为：交警的事故认定书上明确指出

驾驶人赵明虎所驾车辆载货超过核定载质量，致使左侧路基下塌，所驾车辆翻下边坡，造

成乘车人受伤，车辆严重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根据我公司营业用车损险条款的责任免除

第八条“（四）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5%；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保险事故发

生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属于因超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可对车损险部分拒

赔。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未果，故酿成诉讼。

【案件焦点】

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免赔

比例为何？

【法院裁判要旨】

四川省筠连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2012年4月1日，原告宜宾市铁龙运

业有限公司为川Q2××××号重型自卸货车向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筠连支公司缴纳保险费投保，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被告对于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内发生的事故，应按保单约定承担相应的保险

责任，亦可按保单约定对相应的保险责任免赔。原告提出原、被告签订保险

合同时，原、被告未在机动车保险投保单上签署时间，被告未就免责条款向

原告做提示说明，且未提供保险条款，故保险合同中的除外责任不生效，被

告不能基于保险条款规定对本次事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免赔的主张。因该保

险合同已生效，而机动车保险投保单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故投保单上原

告盖章的时间应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前，未签署时间也不能归责于被告；且原

告作为专门的运输公司，已经经营多年，应当知道订立保险合同的相关流程

及注意事项，原告作为川Q2××××号重型自卸货车投保人在该投保单上投保人

声明内容下加盖公章，说明原告已经知晓并认可声明内容，应当认定被告履

行了解释、告知义务。故对原告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八条第（四）项“……因

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险条款中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下列情况

下，应当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免赔金额，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因

违反安全装载规定而增加的……”的约定，原告的驾驶员赵明虎驾驶的事故车

载货超过核定载质量，致使路基下塌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属于保险合同约

定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支付保险赔偿金

103200元，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后语】

本案中，基于保险合同约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属于保险

公司免赔的情形并无争议，但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与附加险条款中不计免赔率特约条

款约定不一致却引发了对免赔比例为何的争议。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约定“下列情况下，

应当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免赔金额，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

而增加的……”而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八条却约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

算赔款的基础上，按照下列方式免赔：（一）负次要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5%，负同等事

故责任的免赔率为8%，负主要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10%，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15%

……（四）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为5%；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保险事故

发生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约定第（一）项、第（四）项第一部分及不计

免赔率特约条款约定，结合本案中事故车驾驶员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上述保

险条款字面意思应理解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交通事故，先根据事故责任划分，保险公

司免赔15%；再根据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事故原因增加免赔5%；最后根据不计免赔率特

约条款约定的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而增加的部分即使投保了不计免赔保险公司亦不予赔偿

之约定，保险公司总计免赔率为20%，故保险公司应承担80%的事故损失赔偿责任。但若

让保险公司承担80%的事故损失赔偿责任，则和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八条第（四）

项第二部分“……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约

定不符，因该约定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公司全额免赔。要解决上

述争议，必须根据目的解释及体系解释方法从保险合同约定的目的出发寻求保险合同约定

的真实完整含义，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八条第（四）项前后文之间应该是递进关

系，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增加免赔5%，属于事故车一旦违反安全装载规定，不问事故原因

为何，均应增加免赔5%；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属于事故车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而导致交通事故，情节比前款更为严重，故全额免赔，即

免赔率增加至100%，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约定的违反安全装载规定而增加的免赔部分实

则是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八条第（四）项第二部分约定的免赔100%。违反安全装

载规定本就是违法行为，保险制度设计的初衷是救济意外事故给被保险人所造成的损失，

被保险人自身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保险制度涵盖的救济范围，故

本案中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合情合理合法。

编写人：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人民法院 曹建

20. 保险车辆碰撞后停放期间烧损是否属于保险事故

——周志钢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商终字第107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周志钢

被告（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以下

简称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周志钢于2014年3月10日购买了苏B8××××小型轿车，车辆价税合计409400元。2014年

8月7日22时50分左右，周志钢驾驶苏B8××××小型轿车沿锡山区胶阳路由西往东行驶至

LD045号路灯杆前路段，撞上道路中心隔离护栏，致周志钢受伤，车辆损坏。交警部门作

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志钢驾驶机动车未注意安全，对前方注意不够，负事故全

部责任。事故发生后，苏B8××××小型轿车被拖至无锡市锡山区锡沪路77号锡沪停车场停

放。2014年8月8日4时59分，无锡市119指挥中心接到火灾事故报警，苏B8××××小型轿车

在停车场内发生火灾，过火烧损。无锡市公安消防支队锡山区大队（以下简称消防大队）

作出锡锡公消火认字\[2014\]第0028号火灾事故认定书，对起火原因认定为：起火部位位

于苏B8××××小型轿车发动机舱内，起火点位于发动机舱内东南角处；起火原因为汽车故

障引起的火灾。本院依周志钢申请，依法向消防大队调取了上述火灾事故的案卷。案卷中

火灾现场勘验笔录记录：此次火灾起火车辆为一辆事故车辆（苏B8××××小型轿车），该

车车头左前部的保险杠和大灯撞坏，前引擎盖扭曲变形，汽车过火烧损，引擎盖及后备箱

盖缺失。驾驶室内过火烧损，仅座椅的金属支架残留。四个车轮轮毂烧损，仅外侧有局部

残留……对汽车内部勘验，未发现有自燃物质等。该案卷中的集体议案记录了对周志钢一

案火灾原因认定的集体讨论过程，讨论的结论性意见和建议为：起火原因为碰撞后汽车发

生故障引起的火灾。

周志钢就该车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赔偿限额409400元）及车损险不计免赔

等，其向保险公司就上述损失主张理赔。保险公司认为案涉保险事故系由于车辆停放不当

等引起，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虽周志钢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偿，

但周志钢告知保险公司保险事故时，车辆已经全部烧损，导致保险公司无法对车辆因碰撞

产生的损失予以确定，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焦点】

涉案车辆过火烧损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保险标的

物的损失是由承保风险造成的，则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否则不承担保险责

任。本案中，苏B8××××小型轿车因过火烧损，虽然火灾与交通事故的发生间

隔了数小时，但是消防大队已对事故发生原因作出认定，表明起火原因为碰

撞后汽车发生故障引起的火灾，法院认为消防大队对火灾事故起火原因的认

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院予以确认，故本案中导致苏B8××××小型轿车过

火烧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为交通事故中的碰撞。保险

机动车因碰撞所造成的损失属于双方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理应按

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保险公司辩称苏B8××××小型轿车系由于停放不

当等非承保风险造成的损失，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抗辩意

见不予采纳。本案中，至事故发生时苏B8××××小型轿车的实际价值为397118

元。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

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周志钢397118元；

二、驳回周志钢的其他诉讼请求。

保险公司持原审起诉意见提起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双

方调解，周志钢与保险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一、保险公司给付周志钢保险金

375000元，以了结本案纠纷；二、如果本案所涉停车场和交警部门需承担赔

偿责任，则周志钢将对停车场和交警部门的赔偿请求权转让给保险公司等。

【法官后语】

1.保险事故认定的举证责任分配。作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当对引起保险事故发生的

承保风险承担举证责任，作为保险公司应当对其主张的承保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承担举证

责任。本案中，被保险人以消防大队出具的认定书等作为依据以证明车辆碰撞系造成保险

事故的原因之一，其相应举证义务已然完毕。若保险人抗辩事故发生系由于保险合同载明

的承保风险以外的原因造成，保险公司对其主张的除外风险应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

保险公司仅提出可能存在停放不当等原因造成车辆烧损，对此原因却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

证明，所以保险公司提出的停放不当等原因未被确认为保险事故发生的事实原因之一。

2.近因原则的适用。所谓近因，是指导致标的物损害发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

性作用的原因。近因的判断是审判者对事实因果关系作出法律评价的过程，在众多事实原

因中确定该保险事故的“近因”。首先，近因原则在一般情形下为“全有或全无”，即如果保

险标的的损失是由于承保风险造成的，或者只要有一个近因处于承保范围内，则保险人应

当承担赔付责任，如果近因属于除外风险，则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本案中，交通事故

中的碰撞系车辆过火烧损的“近因”，而碰撞造成的损失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因此，保险公

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保险公司主张存在停放不当等其他因素，但并不能抵消“碰

撞”这一近因，保险公司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公司对于实际侵权人享有追偿权。其

次，在近因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可适用“比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被保险人的损失系由承保事

故或者非承保事故、免责事由造成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

可以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支持。”比例原则是对“全有或全无”的补充，但是比例原则给予了

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任意性较大，所以现行法律将比例原则的适用限定在了无法查明

近因的情况下，即如果可以查明近因，仍应直接按照“全有或全无”进行赔偿，但无法查明

时，裁判者可根据原因力大小作出综合判断。

编写人：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严琳 柯菲菲

21. 暴雨导致发动机进水受损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莫建琴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字第1264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莫建琴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

简称人保广州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5年2月11日，原告为其名下粤AK××××车辆向被告投保车辆损失保险及不计免赔

险，被告出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单（副

本）》，载明被保险人为原告，车牌号码为粤AK××××，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为343400

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2月12日0时至2016年2月11日24时止。该保险单所附《家庭自用汽

车损失保险条款》约定：第四条载明“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

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

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五）雷击、雹灾、暴雨、洪水、海啸……”；第七条载

明“被保险机动车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十四条载

明：“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索赔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在被保险人提供了各种必

要单证后，保险人应当迅速审查核定，保险人未能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的，应与被保险人

商定合理期间，并在商定合理期间内作出核定，同时将核定结果及时通知被保险人。”

2015年5月4日22时左右，原告允许的驾驶员薛雨欣驾驶粤AK××××车辆在天河区大丰

路行驶时，暴雨引发一桥洞内积水太深致使涉案车辆熄火，并被水淹。事故发生后，原告

及时向被告报案，被告于2015年5月5日对车辆进行查勘，并于2015年5月6日及5月18日对

车辆进行拆检并拍照定损，但未出具定损报告。其后，原、被告双方就涉案车辆赔偿问题

进行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方案。原告遂委托广州市公诚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粤

AK××××车辆受损维修费用进行价格评估，广州市公诚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

年7月17日作出评估结论书，评估结论为该车辆在上述事故中发生的维修金额13770元，换

件金额183389元，合计197159元。由此产生评估费6390元，原告提供评估费发票予以证

实。被告认为原告存在单方委托定损，不认可上述评估结论书的评估结果。粤AK××××车

辆目前存放于天河区大观路德大宝马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处，未进行维修。

另查明：根据广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案发当天即2015年5月4日19时47

分，广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21时04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23：00

时，暴雨信号升级为红色。

【案件焦点】

在暴雨气候条件下，被保险车辆发动机进水是否应属于保险合同免责范

围？

【法院裁判要旨】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为粤AK××××车辆向被告投保车

辆损失险，被告据此向原告签发了保险单，保险单及相应的保险条款共同构

成保险合同的内容，双方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生效，原、被告均应恪守履

行。在保险期间内，原告允许的驾驶人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水浸事故，被告

确认涉案车辆除发动机以外的损失部分，但辩称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

损坏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且其对该免责条款已尽到说明提示义务，故本案

的争议焦点在于在暴雨气候条件下，被保险车辆发动机进水是否属于保险合

同免责范围。案发当天，广州属暴雨天气，在暴雨天气条件下，原告允许的

驾驶员无法对降雨量、路面积水深度作出预料，对于积水多深导致发动机进

水无法作出准确判断，驾驶员在主观上不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涉案车

辆发动机进水的最主要原因是暴雨，原告投保的车辆损失险中明确约定因“暴

雨”造成车辆损失，被告应予以赔付，发动机作为机动车不可分割的关键部

件，属于保险标的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被告辩

称保险条款中约定“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保险人不予赔偿”，显

然，保险条款规定暴雨责任与发动机进水免责两种情形同时出现且存在矛

盾，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

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

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的规定，原

告与被告对此种情形是否属于理赔范围的理解发生重大分歧，应当作出不利

于格式条款提供者即被告的解释。本案中发动机进水损失是“暴雨”原因造成

的，故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本案中原告自行委托的广州市公诚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与被告

作出的车辆损失价格结论相差较大，本院委托广东泰诚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

行重新评估鉴定，评估结论为213799元，该价格高于原告主张的损失金额，

故本院以原告主张的197159元作为认定车辆损失金额的依据。原告为查明涉

案车辆的损失程度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定损而向鉴定机构支付了评估费6390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该费用应由作为保

险人的被告承担。对于本院重新委托评估产生的评估费11685元是为查明和确

定被保险车辆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应由被告承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

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

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向原告莫建琴支付保险赔偿金197159元、鉴定费6390元。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要求

在保险赔偿金额中扣减发动机损失18916元的主张是否成立。首先，依照涉案

保险单所附《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四条的约定，被保险车辆因“暴

雨”造成损失，保险公司应予以赔偿。发动机作为机动车不可分割的关键部

件，理应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现上诉人人保广州分公司抗辩具有免责

情形，应对其抗辩负举证责任。其次，2015年5月4日夜里涉案事故发生后，

被上诉人已经报案，上诉人人保广州分公司也已经先后于5月5日、6日对车辆

进行查勘和拆检，但其对于该车有否在水中启动不能确定，对于发动机损坏

是否因进水所致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最后，即使涉案车辆在该事故中发动

机进水，但在当天夜里暴雨且在短时间内暴雨信号不断升级的恶劣天气中，

普通驾驶员无法对降雨量、路面积水深度作出预料，对于积水多深以及发动

机有否进水无法作出准确判断，驾驶员在主观上不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应

区别于天气状况良好情况下因驾驶人误操作或故意涉水行驶的情形。综上，

造成涉案被保险车辆损坏的最主要原因是暴雨，保险公司应予以赔偿。原审

判决对人保广州分公司主张发动机损坏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抗辩不予支

持，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法院予以维持。人保广

州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判断发动机进水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考量。

首先，保险公司是否对该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保险合同属于专业性很强的格

式合同，投保人不具备保险的专业知识，处于弱势地位，保险公司作为拟定保险条款的一

方，应该将该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向投保人作出解释，提醒投保人审

慎选择该项保险，并告知投保人该部分损失需通过购买附加险来保障，使投保人明确条款

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如果不足以证实其已向投保人提示，即使投

保人购买车损险，发动机损坏亦不能获赔的特别告知义务，则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该免

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如果保险公司提供证据表明其已经明确解释说明了该免责条款，投保

人在明知投保车辆损失险后，因暴雨等恶劣天气造成的发动机进水而产生的损失不能获赔

的情况下，投保人仍坚持投保，表明投保人对该条款的法律后果认识清楚，保险人此时可

以免除赔偿责任。

其次，暴雨是否为发动机进水的主要原因。涉水行驶包括天气状况良好时，驾驶人操

作失误或者故意驶入沟渠、河道及其他积水地段的情形与暴雨、洪水等恶劣天气时，驾驶

人对灾害发生、降雨量、路面积水深度及对车辆损坏程度等无法预料的情形。“涉水行

驶”和“暴雨”属于不同的事件，但在两者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应判断何种事件是造成保险

标的损失的主要、关键的原因。在第一种情形下，涉水行驶是引起发动机进水的首要原

因，具有人为因素，保险公司可依合同约定的免责为由拒赔；在第二种情形下，被保险车

辆系正常行驶，在暴雨天气条件下，驾驶员无法对降雨量、路面积水深度作出预料，对于

积水多深导致发动机进水无法作出准确判断，驾驶员在主观上不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造

成发动机进水的最主要原因为暴雨，而车辆损失险中明确约定因“暴雨”造成的车辆损失，

保险公司应予以赔付，且发动机作为机动车不可分割的关键部件，属于保险标的的重要组

成部分，理应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

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

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

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保险条款规定的暴雨责任与发动机进水免责两种情形同时出现

且存在矛盾，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对此种情形是否属理赔范围的理解发生重大分歧，应当作

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者保险公司的解释，由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

编写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赵璐璐

22. 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后，可以向

第三者进行追偿

——金福起诉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5）新民初字第121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金福起

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

【基本案情】

2014年12月2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原告为其所有的冀JA××××号

小型车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等各种保险项目，保险期间自2015年1月5日至2016年1月4日。

2015年7月28日，原告与赵亮驾驶的冀J1××××号轻型普通货车在沧州市经八路与兴沧路交

叉口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5年8月10日，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

作出事故认定，金福起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赵亮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为保险理赔，原、被

告发生争议，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保险理赔款246471元，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

【案件焦点】

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公司是否应按责任比例赔付抑或是给付

保险金后，能否向第三者进行追偿？

【法院裁判要旨】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金福起与被告太平财险

沧州中心支公司所签订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保险合同

条款全面履行。原告金福起作为实际车主，在事故发生后向被告索赔，被告

应在车辆损失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的合理损失。

关于车辆损失，原告主张225601元，并提交河北天元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公估编号为TY2015—ZA0938的公估报告书一份予以证明，故对该项费

用法院予以认定。关于拆解费，原告主张7920元，并提交拆解费发票予以证

明，故对该项费用法院予以认定。关于拖车费，原告主张1650元，并提交拖

车费发票予以证明，故对该项费用法院予以认定。关于公估费，原告主张

11300元，并提交公估费发票一张予以证明，该项费用是为查明保险事故中保

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应当由被告太平财险沧州支公司承担。

关于被告“应按责任比例赔偿原告车辆损失”的辩论意见，法院认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

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

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同时根据保监会发布的《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第

二条第（十一）项之规定，因第三者对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

的，保险公司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公司不得通过放弃代位求偿权的方

式拒绝履行保险责任。因此，本案被告履行保险义务向原告给付保险金后，

可以向第三者进行追偿。

关于被告不承担诉讼费的辩论意见，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因此对

被告的该项辩论意见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

原告金福起保险理赔款246471元。

【法官后语】

关于被告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按照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是否应行使代位权的问

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

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

议”。由此可知，合同是约定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协议，第三人不受合同的约

束，合同当事人不应向第三人主张合同设定的权利，也不应向第三人设定义务，仅在特定

情况下涉及第三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

规定的代位权和撤销权。

保险合同中的车损险条款就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的，被保险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时由保险人就车辆损失予以赔偿的协议，本案中保险条款对此都作出明确的约定，并且

约定被保险车辆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在赔偿被保险人后有权向第三人

追偿。从以上可以看出，被保险人对车辆损失主张权利的对象有选择权：一是按照责任比

例分别向保险公司和第三人要求赔偿；二是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全部向保险人要求赔偿，但

不放弃对第三人行使赔偿的权利，给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权留下空间及依据。分析原因如

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

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

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合同之所以这样约定，完全是遵循了合同的一个

重要特征——合同的相对性原理。2.原告金福起与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

公司是车损险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合同内容约定了当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失

时，由保险人进行赔偿，所以金福起的车辆因赵亮的行为造成损害，金福起有权向被告太

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理赔；3.至于保险条款中约定的“保险人按保险车辆

在事故中的责任比例给付保险金”与保险条款中约定的“保险车辆因第三人之损害而发生保

险事故，造成保险车辆损失的，保险人在赔偿被保险人后可以在赔偿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

险人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并不矛盾，其内容是指保险公司赔偿被保险人的车辆损失

后，有权根据第三人在事故中的责任按比例向第三人追偿。

编写人：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杨建林

23. 车辆驾驶人非保险合同载明被保险人的情况下商业第三者责

任险的保险利益归属

——陈亮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2016）苏1181民初字第2443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陈亮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6年2月21日21时54分许，原告驾驶苏L0××××号小型越野客车沿丹阳市界牌镇灯城

大街由北往南行驶，行至该道路“江苏恒联车业有限公司”门前路段处时，直接撞上同方向

步行的何雪龙，造成车辆受损、何雪龙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何雪龙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

日死亡。经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原告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何雪龙不承

担事故责任。2016年2月29日，原告与死者何雪龙女儿何亚香达成赔偿协议，由原告赔偿

何亚香838000元（含死者丧葬费30000元）。原告于协议签订当日给付何亚香238000元，

又于同年4月25日给付何亚香60万元。

陈佳蓓为其所有的苏L0××××号小型越野客车在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其

中，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2000元。商业险包含：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721880元；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为

150万元；不计免赔率覆盖上述两险种。原告陈亮与陈佳蓓于2015年3月24日登记结婚。

经被告评估确认，苏L0××××号小型越野客车因本次事故造成损失31899.94元。

【案件焦点】

实际驾驶人非保险合同载明被保险人能否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商业第三者

责任险保险金？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陈佳蓓与被告签订的交强险及商

业险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作为车辆所有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驾驶被保险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死亡并进行了赔偿，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在交

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但是相关赔偿项目应当予以重新

认定：

对原告主张的死者近亲属死亡赔偿金743460元（37173元/年×20年），符

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基数是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

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原告与死者家属于

2016年2月29日达成赔偿协议时，江苏省2015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7173

元的数据已经公布，且死者生前并非纯粹依靠农业收入维持生活，故被告要

求按照2014年度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辩称意见没有

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对原告主张的死者近亲属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

予以确认。对原告主张的处理事故人员的误工及交通费13000元，虽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但系必然发生的费用，且原告已予以赔偿死者家属，本院酌情认

定为5000元。对原告主张的死者丧葬费30891.50元，经审查，原告按照2014年

度职工平均工资61783.00元计算丧葬费为30891.50元（61783.00/12×6），但原

告与死者家属达成的协议约定丧葬费为30000元，故法院认定用于计算保险金

的丧葬费为30000元。

虽然原告为获得死者家属谅解实际赔偿838000元，但是用于计算保险金

的赔偿金额以上述金额合计828460元为依据。上述赔偿金额由被告在交强险

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付110000元（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余

款718460元按照原告方的责任比例由被告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付。原告

承担全部事故责任，因此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应当由被告在商业第三者

责任险限额内承担100%的赔偿责任，即为718460元。被告辩称，原告并非被

保险人，但是原告作为车辆所有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依法承担了对第三者

的赔偿责任，因此可以要求被告赔偿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

但是原告并非车辆所有人及车辆损失险的被保险人，因此对其要求被告赔偿

车辆损失险保险金319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依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

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

（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范围内给付原告陈亮保险金1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

任险范围内给付原告陈亮保险金718460元，两项合计828460元；

二、驳回原告陈亮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借用、租赁等所有人与驾驶人分离的情况非常多见。商业第三

者责任险以被保险机动车而不是以车辆所有人为基准投保，采随车主义原则。机动车所有

人因借用、租赁等原因将机动车交由他人驾驶是正常使用行为，在借用、租赁等合法使用

机动车期间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合同载明的车辆

所有人为记名被保险人，实际驾驶人为不记名被保险人。在投保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应

当根据实际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情况，确定第三者责任险的被保险人。

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在借用、租赁等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机动车实际使用

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在借

用、租赁等情形下，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部分或全部发生了转移。因记名被保险人在保险

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故其不得请求支付保险金。而实际承担赔偿责任

的驾驶人应当是不记名的被保险人，具有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

编写人：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吴飞

24. 车辆零部件与车体碰撞造成零部件损失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赔

偿范围

——淮安兴港建材有限公司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保险

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8民终字第27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淮安兴港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港公司）

被告（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

（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兴港公司所有的苏HN××××号申星牌重型专项作业车（泵车）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处投

保了商业险，其中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50万元，不计免赔。保险期限自2014年10月9日0时

至2015年10月8日。保险条款第五条规定，“保险期间内，保险机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

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保险人依

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1.碰撞、倾覆；2.火灾、爆炸，党政机关、事业团体用车、企

业非营业用车的自燃；3.外界物体倒塌、空中物体坠落、保险机动车行驶中坠落；4.受保

险机动车所载货物、车上人员意外撞击；5.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台

风、海啸、热带风暴、地陷、崖崩、滑坡、泥石流、雪崩、冰陷、雪灾、冰凌、沙尘暴；

6.载运保险机动车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只限于有驾驶人随船照料者）”。第三十五条规

定“碰撞：是指保险机动车及其符合装载规定的货物与车体以外的固态物体的意外直接撞

击”。

泵车作业时，遥控器必须与车身分离使用。2014年12月25日18时许，驾驶员顾士群驾

驶泵车在涟水县涟城镇金地国际工地，使用该泵车遥控器以后，将遥控器放在车身后方，

后顾士群在倒车过程中，因疏于观察，将泵车遥控器压坏。事后对赔偿事宜，双方没有协

商一致，兴港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9日、2016年3月31日向法院起诉，后均撤诉。2015年

11月25日，一审法院委托涟水县价格认证中心对苏HN××××号申星牌重型专项作业车遥控

器的价格进行鉴定，确认遥控器被损坏前的实际价值为59950元，兴港公司支付鉴定费

2000元。

【案件焦点】

泵车遥控器与泵车车体碰撞造成遥控器损失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机动车保险合同不违反国家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合同。兴港公司投保的车辆是专项作业

车辆（泵车），遥控器与泵车形成一个整体才能进行工程作业，所以，遥控

器属于保险合同的保险范围，该保险车辆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且是单

方事故，并造成与被保险车辆为一体的遥控器损坏，太平洋保险公司应当在

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按照鉴定的价值向兴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损遥控

器归太平洋保险公司所有。综上，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辩解意见依据不足，不

予采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六

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判

决：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给付原告淮安兴港建材有限公司保险金59950元、鉴定费2000元，合计

61950元。泵车被损遥控器归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

支公司所有。

太平洋保险公司持原审抗辩意见提起上诉。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认为：涉案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涉案泵车属于

专项作业车辆，只有在与遥控器配合使用时才能进行工程作业。遥控器作为

泵车的组成部分，属于保险标的。根据保险条款第五条的规定，碰撞所致保

险机动车损失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而泵车遥控器与车身发生撞击造成的应属

于碰撞的范畴。保险条款第三十五条对于碰撞的定义虽有合理之处，但不周

延。由于车辆作为一个整体，其零部件与车身分离的情况并不常见。因此，

一般而言，保险机动车只能与车体之外的固态物体之间产生撞击才能发生碰

撞，加之零部件与车身不必要的分离可能会造成保险标的危险的增加，故保

险条款的这一规定有其合理性。但当车辆零部件与车辆产生必要的分离时，

二者虽从功能完整性上而言仍是同一物体，但在物理状态上相互独立，可能

产生意外直接撞击，且该意外直接撞击完全属于物理学概念上的碰撞。依据

格式条款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原则，应作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

释。另外，保险的宗旨在于分散危险于大众，消化损失于无形。兴港公司的

缔约目的即分散标的车辆遭遇意外事故所遇到的损失。本案遥控器损坏的原

因为通常理解中的意外碰撞，将其损失排除出保险责任范围，显失公平，亦

违背保险的初衷。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苏08民终

字第3270号民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对保险条款的解释。对于保险条款的解释，美国法院曾首先倡

导满足合理期待原则，即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客观合理的期待应当受到尊重，即使在对保险

合同条款进行仔细研究后发现此期待已被合同条款否定。

合理期待原则由于突破了保险条款，在适用中存在争议，我国保险法立法仅对该原则

进行了有限度的采纳，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

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

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

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该规定从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投保人、被保险

人、受益人对于保险合同之保障功能的合理期待。

具体到本案中，泵车遥控器是泵车的组成部分，故遥控器属于保险标的。然泵车车体

与泵车遥控器分离时，二者之间的撞击，虽不属于保险条款中对碰撞的解释，但完全属于

通常意义上及物理学意义上的碰撞。此时，应当作出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不利的解释，以

保护投保人对车辆损失险的合理期待。

编写人：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威 朱月娥

25. 车辆无法修复扩大的损失如何赔偿

——王安林诉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15）东时民初字第022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王安林

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安邦公司）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23日，王安林驾驶苏J0××××小型轿车行驶至东台市时堰镇三洪路时，因驾

驶不慎，导致车辆翻落河中，发生交通事故。经东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王安林

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车辆在安邦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

为122220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后，车辆被拖至东台市平安汽车修理厂进行拆解。拆解

后，汽车修理厂向安邦公司出具车辆损失项目清单，但安邦公司未按规定将损失核定结果

等情况通知被保险人王安林。2015年4月18日，王安林委托宁价公司对受损车辆的损失项

目及损失程度、定损理算进行评估鉴定。2015年5月10日，宁价公司出具宁价公估鉴定

（2015）第05D150418号公估鉴定报告书，公估结论建议该车最终赔付金额为86038元。

2015年8月3日，王安林诉来本院要求安邦公司赔偿车辆损失86038元及公估费用4300元。

安邦公司认为，车辆损失范围应按损失补偿原则确定。单纯以宁价公司的评估报告来

确定损失，可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宁价公司的评估报告系王安林单方委托，故申

请重新鉴定。法院依法委托大丰市金威汽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威公司）进行

鉴定评估。2016年2月2日，评估机构出具大金鉴证\[2015\]第1208号鉴定评估报告。评估

结论为：1.本次鉴定评估委托日车辆维修费用为79123元；2.事故发生后评估车辆及时修理

费用为59342元；3.事故发生日出险前该车实际价值为88200元；4.事故车辆残值为11000

元。评估机构同时说明：该车涉水受损后，没有及时维修。车辆大部分电器元件无法彻底

清除污水和泥沙杂质的侵蚀，铁质部件因长期搁置锈蚀，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其稳定性

能、技术性能、操作性能、安全性能大大降低，今后使用中会有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即使

修复车辆也会大幅贬值。

【案件焦点】

因未及时修理致车辆无法修复，扩大的损失应如何赔偿？

【法院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

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

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

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按照上述第

（一）项的规定，车辆及时维修的费用依法应由保险公司赔偿，但因车辆未

及时维修导致损失扩大。导致损失扩大的原因有二：其一，保险公司未及时

通知王安林损失核定等情况，对王安林的主观判断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其

二，作为车辆的所有人，王安林在车辆涉水后，未及时尽力采取必要措施避

免损失的扩大。对此，双方各应承担同等责任。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王安林损失68271元；

二、驳回原告王安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主要在处理财产保险理赔时适用。它的根本

功能是发生保险事故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从保险人处所得到的赔偿应刚好填补投保人或

被保险人因遭受保险事故所造成的保险金额范围内的损失。通过补偿，使投保人或被保险

人的保险标的在经济上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使其尽快恢复生产和生活，不允许投保人或

被保险人因损失而获得额外的利益。损失补偿原则旨在实现保险对损失的填补功能，防范

道德风险。根据此项原则，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产生的维修费用超过了被保险车辆的

实际价值，则被保险车辆已无维修之必要，应按照车辆无法修复进行处理。

编写人：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常备

26. 车损险保险合同应明确保险金额确定的方式

——宋大江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6）新71民终字第20

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宋大江

被告（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原告宋大江于2015年5月5日在保险公司为其新A×××轿车投保交强险和车辆损失险、

第三者责任险商业保险。商业险的保单载明：1.保险期间为自2015年5月7日0时起至2016

年5月6日24时止；2.车辆初次登记日期为2009年4月1日，已使用年限为6年；3.新车购置价

为260000元；4.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260000元，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为300000

元；5.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保险单所附《家庭自用汽

车损失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为格式条款。该保险条款第三条中约定本保险合

同为不定值保险合同。

2015年9月17日，被保险车辆在乌鲁木齐市东大梁东街行驶时与树木发生碰撞，造成

车辆严重损坏。事发后，保险公司对现场进行了查勘，并将事故车辆拖运至某宝马4S

店。定损中保险公司认为该车损坏严重，修理费用已超过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依

据合同约定愿一次性赔偿139880元。保险公司按保险条款约定折旧比例进行计算，其计算

方式为：折旧金额=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260000元×被保险机动车已使用月数77个月×月折

旧率0.6%=120120元；实际价值是指新车购置价260000元-折旧金额120120元=139880元。

宋大江则认为，投保时保险公司已认可该车车损险保险金额为260000元，该保险金额就是

投保时车辆的实际价值，与该车原始的新车购置价375000元相比，已为折旧后的价值。保

险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5月5日，事故发生在2015年9月17日，保险公司应当从投保之日

起至事故发生之日止按4个月计算折旧金额后给予赔付。且4S店确认的车辆损失金额为

259959.27元，保险公司一次性补偿数额139880元明显低于车辆实际价值。因双方协商无

果，宋大江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其车辆损失260000元及第三者财产损失7350元。

【案件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如何计算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及损失？

【法院裁判要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原、被告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折旧金额、实际价值和最高折旧金额的计算方法，即折

旧金额=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260000元×被保险机动车已使用月数77个月×月折

旧率0.6%=120120元；实际价值是指新车购置价260000元-折旧金额120120元

=139880元；最高折旧金额不得超过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新车购置价的80%，

故一审法院认为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139880元，保险公司以此履行赔

付义务并无不当。关于第三者财产损失险，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乌

鲁木齐市天山区林业园林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及相关结算票据，均可证实存在

第三者财产损失及原告已向第三者赔偿了7350元的事实，故支持了该项诉讼

请求。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宋大江支付保险赔偿金147230元；

二、驳回原告宋大江的其他诉讼请求。

宋大江持原审意见提起上诉。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1.

本案保险合同为不定值保险合同，即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不预

先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待保险事故发生后，再行确定其实际价值和损

失的保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

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

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因此，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赔

偿，以使保险标的恢复到未出险前的状况，为履行了赔偿义务。2.双方在合同

中约定的保险金额为260000万元。保险条款虽约定了保险金额确定的三种方

式，但合同中未明确保险金额确定的具体方式。宋大江认为保险金额是双方

按投保时被保险车辆折旧后的实际价值确定的。由于保险条款为保险公司提

供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关于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

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规定，二审法院采纳了宋大江的意见，认定本

案被保险车辆是按投保时该车的实际价值确定的保险金额。3.对于保险事故发

生时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又均未要求法院委托

相关机构进行评估作价，故对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二

审法院以投保时车辆的实际价值按照保险条款约定的折旧比率折旧后确认。

即折旧金额=投保时车辆的实际价值260000元×被保险机动车已使用月数4个月

×月折旧率0.6%=6240元；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投保时车辆实际价

值260000元-折旧金额6240元=253760元。故保险公司应253760元履行车辆损失

险赔付义务。4.对于原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应赔偿宋大江第三者财产损失7350

元，因宋大江同时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该认定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五十五

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

一、撤销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5）乌民初字第587号民事判

决；

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支付宋大江保险赔偿金261110元。

【法官后语】

车辆损失险根据险种的特点通常为不定值保险，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不预先

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待保险事故发生后，再行确定其实际价值和损失。司法实践中

对于车辆损失险保险合同，最容易产生纠纷的就是当车辆发生全损时，如何估算保险事故

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和损失，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

就本案而言，投保车辆是一辆使用了五年的旧车，双方约定的保险金额为260000元。

对于保险金额的确定保险条款约定了三种方式，由合同双方择其一种确定。但在司法实践

当中，很多合同并未明确保险金额的确定方式，给以后的理赔造成一定障碍。财产损失险

保险合同中，保险金额的确定与被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关系密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不能大于保险价值，当事人在订立财产保险合

同时，首先要对被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进行估算，以便确定保险金额，尽量避免“高保低

赔”的情况发生。司法实践中，很多保险公司提供的车辆损失险保险单中，需要填写“新车

购置价”，对于首次购买的新车，按照购车发票如实填写一般不会发生争议，但对于已使

用一年以上的车辆仍在“新车购置价”栏中填写车辆价值则容易产生纠纷。主要的问题在于

对于旧车而言双方在保险单“新车购置价”一栏中载明的金额，实际上是合同双方对投保车

辆实际价值的估算，而非字面上所表达的意思。在此情况下，如不在保险单中标明保险金

额的确定方式，当被保险车辆发生部分损失时，双方争议尚不明显；但当发生车辆全损

时，双方基于对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和损失要依赖于投保时车辆的实际价值来

评估计算，因此对于投保时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以及保险金额确定方式的争议就随之而

来。

由于车辆损失险的保险合同无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保险条款通常都是保险公司提

供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关于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

款一方的解释的规定，保险公司在此类情况的诉讼中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因此，保险公司

在订立车辆损失险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金额的确定应当谨慎而严谨。由于车辆损失险的

险种特点决定其为不定值保险，在合同签订时不确定保险价值，为了便于在保险事故发生

后及时有效地确定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和损失，建议在车辆损失险保险单中应当明确保

险金额的确定方式，尽量避免保险事故发生后在理赔的过程中产生纠纷。

编写人：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康建强

27. 格式条款提供人履行明确告知义务的时间不限于合同订立当

时

——江苏省无锡市新宅运输有限公司诉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锡山支公司

财产损失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商终字第00973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无锡市新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宅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锡山支公司（以

下简称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9日，新宅公司为其公司车辆苏BB××××号中型普通货车投保了第三者责

任险及相应的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为自2014年3月20日至2015年3月19日。当日，新宅公

司签署了投保单及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投保单中载明：“本人已收到保险条款并仔细阅

读，尤其是加下划线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

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本投保单所填写的内容均属事实。”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中列

明了商业三者险、车损险、盗抢险等险种的所有免责条款。2014年3月20日，新宅公司又

就同一车辆投保了保险金额为120000元的车损险及不及免赔险、盗抢险。车损险第四条约

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

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

覆、坠落；（二）外界物体坠落、倒塌；（三）暴风、龙卷风；（四）雷击、雹灾、暴

雨、洪水、海啸；（五）地陷、冰陷、崖崩、雪崩、泥石流、滑坡；（六）载运被保险机

动车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只限于驾驶人随船的情形）。第七条约定：火灾、爆炸、自燃

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保险公司的所有险种保险条款均印刷在一份共三页纸上，

车损险、三者险印刷在同一页纸上，保险公司另设有火灾、爆炸、自燃损失险，而新宅公

司未投保该险种。审理中，新宅公司对上述保险条款不予认可，认为其未收到上述保险条

款。

2014年12月18日，杨德志驾驶苏BB××××号车辆在行驶至342省道胡埭段陆区出口处

时失火，致车辆受损。审理中，保险公司经核定确认车辆的残值为15000元。

二审中保险公司为证明新宅公司系2014年3月19日增保了车损险和盗抢险，向本院提

供了《批改申请书》，载明：鉴于保险单项下内容发生变更，特此申请批改如下：增加车

损险及盗抢险。新宅公司加盖了公章，落款时间是2014年3月19日。新宅公司的质证意见

为：对《批改申请书》上新宅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落款日期“2014年3月

19日”系保险公司后来添加。

【案件焦点】

1.保险公司应否理赔，首先应考察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2.格式条

款提供方履行明确告知义务是否仅限于合同订立时？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公司应否理赔，取决于

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如属于，则是否存在免赔情形。本案中，车损

险赔偿范围不包含因火灾或自燃引起的损失，且保险公司针对火灾、自燃另

设有专门的险种，故本案所涉事故不属于车损险保险责任范围。退一步讲，

即使本案所涉事故属于车损险保险责任范围，新宅公司已于车损险保险合同

订立之前一天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生效，本案属于免责条款规定的

情形。综上所述，保险公司不应承担本案的理赔责任，法院对新宅公司的诉

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

条、第十八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新宅公司的诉讼请求。

新宅公司持原审起诉意见提起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责任免除说明书中列明了包含三者险、车损险等保险险种的所有免责条款，

不管新宅公司是在2014年3月19日或是20日投保车损险，均应当认定保险公司

已就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发生效力，保险公司可以免赔。

综上，新宅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免责条款本身是保险公司为减轻或免除己方责任而制定的条款。有时合同中会加入一

些“多余”的免责条款，因为保险责任范围与免责条款之间的关系不限于包含关系，也有可

能是交叉关系、原因关系等复杂情形。考察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是考察事故是否属

于免责范围的前提条件，只有当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时才需进一步考察事故是否属于免

责范围及相关免责条款是否生效，否则即便相关免责条款不生效，保险人亦无须支付保险

金。本案二审法院虽未论及该点，但笔者认为本案可直接依据该点认定保险公司无须支付

保险金。

本案中，保险公司在2014年3月19日签订三者险合同时将包括车损险在内的全部险种

的免责条款向新宅公司进行了明确告知，2014年3月20日订立车损险合同时则没有就车损

险的免责条款进行告知，此时仍应认为保险公司已就所有免责条款向新宅公司履行明确告

知义务。因为3月19日与3月20日前后仅间隔一天，如果仅因时间不在同一天就认定保险公

司未尽明确告知义务，则会得出在3月19日11时59分就没有履行明确告知义务而在3月20日

0时1分就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的荒唐结论。合同的成立虽是特定时间点，但合同的订立是

一个要约与承诺的磋商过程，不论是3月19日或3月20日，在合同订立之前的磋商过程中向

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内容，也应认为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免责条款应当生效。

编写人：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邹吟冰

28. 关于财产保险合同中第一受益人的认定

——何钦富诉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公司等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2015）上民初字第107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何钦富

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公司（以下简称江南支

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防城港支

公司）、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汽公司）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15日，何钦富名下的桂AT××××轿车追尾撞上桂PR××××号车。江南支公司

工作人员到现场查勘，得出桂AT××××号车追尾桂PR××××号车且负全责，桂AT××××号车

前杠、前盖、前大灯、中网、水箱等受损以及桂PR××××号车后杠受损的结论。该工作人

员于当日制作《客户理赔告知书》《机动车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协议

书》，并经事故两车的驾驶员签字确认。

原告于2014年8月20日将桂AT××××号车送去维修。后江南支公司与原告对桂AT××××

号车和桂PR××××号车定损。原告将两车修理好之后向江南支公司申请理赔，遭到拒绝。

根据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保险赔款高于人民币5000元时，保险人须征得第一受益人书面

同意后方可对被保险人支付。原告多次要求第一受益人上汽公司出具书面同意书，但遭到

拒绝，致使原告未获赔偿。原告认为，原告与江南支公司、防城港支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

系，保险公司应依约给付原告保险金（包括桂PR××××号车损坏造成的损失）。

江南支公司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应依照合同约定来审理。事故发生

后，被告委托鉴定中心对两车碰撞事故的关联性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是双方车辆碰撞痕迹

不符，不属于两车之间发生碰撞所造成的车辆损失，按照合同约定被告不承担保险责任。

被告防城港支公司也认同上述的鉴定结果。被告上汽公司认为，被告与原告签订了汽车抵

押贷款合同，原告和保险公司在保单中约定被告为第一受益人，实际上是为保证抵押权的

安全而对保险公司的提示，保险公司应依约将理赔款先行支付给被告上汽公司。

【案件焦点】

何钦富是否有权要求江南支公司支付保险金？

【法院裁判要旨】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江南支公司、防城

港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依约履行

自己的义务。原告所投保的桂AT××××号车在保险期间因故遭受损失，维修费

用在车辆损失险的保险限额内，故被告江南支公司应依约予以理赔。原告与

江南支公司签订的商业保险单特别约定，当一次事故的保险赔款高于人民币

5000元时，保险人须征得“第一受益人”上汽公司书面同意后方可对被保险人支

付。本案的保险赔款已超过5000元。上汽公司陈述，其设定“第一受益人”的目

的是确保车辆抵押权的实现。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已经自费将事故车辆修

复，且截至庭审结束时，原告仅剩数期按揭贷款未付，因此保险公司直接向

原告支付保险赔款不会损害上汽公司权益，不会影响合同目的实现，故保险

公司应直接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款。上汽公司要求保险公司将理赔款支付给

该公司，其主张与合同约定不符，且其并未就此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故不

予支持。桂AT××××号车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防城港支公司应在交强

险范围内赔偿桂PR××××号车的维修费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

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作

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防城港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财产损失限额内

赔偿原告何钦富关于桂PR××××号车的维修费2000元；

二、被告江南支公司在车辆损失险限额内赔偿原告何钦富桂AT××××号车

的维修费12681元。

【法官后语】

在本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关于机动车商业险中的第一受益人的认定，存在两种不同的

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该合同设计的初衷是确保第一受益人能从保险处就机动车损失获

得相应赔偿，保证其向投保人发放的购车贷款能够得到相应的清偿，以防范因机动车价值

贬损给上汽公司造成无法清收全部债权带来的风险，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应将理

赔款先支付给被告上汽公司。第二种意见认为，第一受益人特别约定不适用于财产保险合

同，合同中关于第一受益人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上汽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综合上述的观点，该案中合同设定“第一受益人”的目的在于保障

抵押权人上汽公司的权利。在事故发生后，本案中原告已经自费将事故车辆修复，且至庭

审结束止，原告按时偿还车辆购车款按揭，也仅剩数期未付，上汽公司的权益并非得不到

保障。若将理赔款先支付给被告上汽公司，实际上同等于原告借款人提前还款的事实，会

损害原告的利益，对原告是不公平的。且本案中上汽公司已明确拒绝出示书面同意书，原

告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原告极可能拿不到赔偿款，这对原告有失公允。故法院在不违背

《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合同目的和不损害抵押权人的利益的前提下，支持原告的诉讼请

求，以达到均衡各方利益、服判息诉的社会效果。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财产保险合同中并没有“第一受益人”。但是，随着保险业的

繁荣，它已经被大量地嫁接到财产保险合同，成为特别约定的条款。法院不宜对该特别约

定条款的效力进行评价，只能根据具体案情判断是否可以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编写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 梁艺兰

29. 履行财产保险合同应遵守最大诚信原则

——胡勇诉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终字第2323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胡勇

被告（被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以下

简称天安财保宜昌中心支公司）

【基本案情】

2016年5月7日23时30分，胡勇驾驶鄂EE××××号机动车在夷陵区核工业第二公司8号楼

前准备倒车，车辆首先向前方开进撞断了居民楼墙壁上的煤气管道，之后车辆向后倒车经

过停车场后方台阶撞开路边栏杆翻覆于高坎之下，造成坎下楼房居民防盗网、水表等其他

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后，胡勇打电话给其职员宋学化，要其向交警、保险公司调查人员陈

述系宋学化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宋学化于当晚到现场后，向交警及保险公司调查人员陈述

由于自己驾驶车辆操作不当造成了交通事故。2016年5月10日，胡勇、宋学化再次前往夷

陵区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处理交通事故时，二人向交警部门陈述系胡勇本人驾车导致交通事

故发生。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随后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

序）》，认定胡勇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胡勇对翻覆的鄂EE××××号机动车

施救花去施救费900元。因交通事故造成其他居民财产损失，2016年5月10日，湖北徇其本

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损失鉴定结论书》，确定三者财产损失为

4770元。2016年5月31日，天安财保宜昌中心支公司对胡勇的车辆定损，认定车辆损失为

109550元。2016年6月7日，天安财保宜昌中心支公司作出《天安保险机动车保险拒赔案件

通知书》，认为被保险人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依

据保险条款对鄂EE××××号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不予赔偿。

同时，胡勇持有机动车A2证照，初次领证日期为1992年4月19日，事故发生时驾驶证

为有效。鄂EE××××号机动车在天安财保宜昌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保险金额为320000元的机

动车损失保险和保险金额为5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案件焦点】

被保险人故意隐瞒保险事故真实发生情况的，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

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循诚

实信用原则。胡勇与保险公司之间系保险合同关系，双方行使权利、履行义

务均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向

保险人如实陈述事故原因及相关事实，以便保险人对事故成因、损失程度作

出确定，否则保险人有权拒赔。2016年5月7日晚，本为胡勇驾驶机动车发生

翻覆事故，但在交警部门、保险公司勘验人员到场后，胡勇让员工宋学化作

了驾驶员一事的虚假陈述，致使保险公司、交警部门对驾驶员真实状态无法

查证，进而无法对事故成因、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判断。胡勇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双方约定，因此产生无法理赔的

不利后果应当由胡勇承担。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原告胡勇的全部诉讼请求。

胡勇持原审起诉意见提起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

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诚实信用原则是社会公平正义观念与具体民法规范之间的连接纽带，保险合同中对当

事人的诚信要求更加严格，因此被称之为最大诚信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包含告知、保证、

弃权和禁止反言四方面内容。当事人从事保险活动时不能有损人利己的心理，在订约、履

约时应当向对方提供全部实质性重要事实，绝对信守合同订立的约定与承诺。在财产保险

中，被保险人未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将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危险发生、危险增加的情况及

时、真实地通知保险人，对此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最大诚信原则的如实履行是保证保险公司正常运营的必要条件。本案中，被保险人胡

勇在车辆发生翻覆事故后，故意隐瞒事实，在交警部门、保险人调查事故时请人掩盖真

相，其虚假陈述足以使保险公司、交警部门对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其

行为明显有悖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胡勇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双方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

条款》中的约定，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此造成的损

失，保险公司有权拒赔。本案一审、二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不仅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

契合司法指引第三人和社会公众诚实守信和安全、文明驾驶，严格遵守交通管理规定的导

向功能和行为人不得因违法违规行为而受益的法理价值，并彰显了法律对行为人故意违法

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功能。

编写人：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向丽丽

30. 交通事故产生的停运损失，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吉发运输公司诉太平洋保险郑州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7民终字第10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吉发运输公司（以下简称吉发公司）

被告（上诉人）：太平洋保险郑州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27日，吉发公司在太平洋保险郑州分公司为豫N7××××号（豫NY190号挂）

重型半挂牵引车投保了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09版），共交纳保险费30460.11元，其中包

括豫N7××××号牵引车所投保的车辆损失险（保额245000元）。2013年10月29日23时许，

田昌安驾驶豫N7××××号（豫NY190号挂）重型半挂牵引车与卢昌令驾驶的鲁RG××××号

轿车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吉发运输公司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卢昌令负次要责

任。经鉴定，豫N7××××号车日营运损失的价格为人民币2364元，停运损失共184932元。

【案件焦点】

事故产生的184932元停运损失，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吉发公司要求太平洋保险郑

州分公司赔偿停运损失184932元。根据通常车损险条款规定的保险责任范

围，车损险只包括直接损失。吉发公司只有在购买了车辆停驶损失附加险，

才能得到太平洋保险郑州分公司的赔偿。但在本案中，太平洋保险郑州分公

司存在迟延定损的违约行为，由于太平洋保险郑州分公司因其迟延定损给吉

发公司造成车辆停运应当预见。在事故发生后，吉发公司按理赔流程立即报

险，报险亦同时含有向太平洋保险郑州分公司索赔之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

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

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

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

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

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

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之

规定，太平洋保险郑州分公司对迟延理赔所给吉发公司造成的停运损失应当

予以赔偿。赔偿期限自2013年10月30日起至车辆维修出厂之日2014年1月15

日，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30天法定定损期限，共计

48天。价格认证中心鉴定的日营运损失2364元，确定吉发公司的停运损失为

113472元（2364元×48天）。

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

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及有关法律规定，判决：

被告太平洋保险郑州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吉发公司车辆

停运损失113472元。

上诉人太平洋保险郑州分公司持原审答辩意见提起上诉。山东省菏泽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因被上诉人是基于双方签订的机动车损失险合同

而提起的诉讼，故判定上诉人是否承担停运损失应依双方签订的机动车损失

险合同的约定予以确认。双方签订的机动车损失险合同第五条对本合同保险

人的保险责任约定：保险期间内，保险机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

驶人使用过程中，因碰撞、倾覆等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

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该保险险种是保险人针对被保险人

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碰撞、倾覆等原因造成

的机动车损失而设立的多种保险合同中的一种险种，其损失应是指被保险人

保险机动车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因被上诉人是基于双方签订的机动车损

失险合同而提起的诉讼，而被上诉人提出的停运损失在该保险合同中并未涉

及，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停运损失无合同依据。

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

一、撤销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法院（2015）成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吉发公司对停运损失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停运损失的定性问题。第一，关于停运损失的性质。依据机动车

保险单所附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七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

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信或者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电压变化等造成

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可知车辆停运损失费属于间接损

失。

第二，停运损失不属于机动车辆强制险范围。机动车辆强制保险是指国家或地区基于

公共政策的考虑，为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以颁布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实施的汽车责任保

险。依据机动车辆强制险第十条约定：“下列损失和费用，交强险不负责赔偿和垫付：绝

对不赔……（三）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

气、停产、通信或者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电压变化等造成的损失以及受害人财产因市场

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造成的损失等其他各种间接损失。”

第三，停运损失不属于车辆损失险范围。车辆损失险是指保险车辆遭受保险责任范围

内的自然灾害（不包括地震）或意外事故，造成保险车辆本身损失。由于停运损失是一种

间接损失，其不属于车辆损失险赔偿范围。

第四，停运损失不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范围。关于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性质的复函》，该答复规定，第三

者责任险的性质为商业保险。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发生后，应当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

确定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车辆直接损失可以根据车辆的修理费、法律规定的人身伤

亡赔偿标准来判定，是可以预测的损失；而间接损失则无法确定，如车辆停运损失费的多

少，需要依据营运车辆的性质及车辆停运时间的长短确定，由于该两项不能预测，车辆停

运损失费的数额也就难以预测。鉴于间接损失数额的不确定性，假如将其列入理赔范围，

那么保险费率也无法预测，保险公司也将无法操作，故第三者责任险中不包括停运损失。

第五，交通事故造成的间接损失应由谁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依法从事货物运

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所产生的合理

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

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5号）规定：“在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如果受害人以被损车辆正用于货物运输或者旅客运输经营活

动，要求赔偿被损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的，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予以赔偿。”本案

中，吉发公司的停运损失应当由鲁RG××××号轿车车主卢昌令进行赔偿（由于吉发公司被

认定承担主要责任，卢昌令应赔偿停运损失的30%），双方的保险公司对停运损失均不承

担保险责任。

另外，保险公司一般都设有“车辆停运损失险”这一单独附加险，因发生车辆损失险保

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致使车辆停运的，保险公司应当按照车辆停运损失险约定的方式

和限额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营运车辆车主可以选择向保险公司投保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

及机动车停驶损失保险，而作为私家车主可以选择向保险公司投保非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

及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便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自身及第三者的损失得到足额及时赔偿。

编写人：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群

31. 驾驶人实习期内单独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造成交通

事故不构成免赔事由

——重庆淏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保险

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3民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重庆淏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淏园环保科技公司）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

财产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原告淏园环保科技公司为其所有的车牌号为渝BH××××车辆向被告太平洋财产保险公

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等险种，保险期间自2015年5月12日至2016年5月

12日止。2015年6月27日，淏园环保科技公司员工杨某在驾驶实习期内且无持有相应或者

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驾驶人陪同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车辆在沪蓉高速公路进城方

向时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由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二支队二大队出具了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某驾驶机动车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规定，杨某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后淏园环保科技公司诉至法

院，请求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向该淏园环保科技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等损

失共计30858元。

原告淏园环保科技公司诉称：驾驶人杨某在事故发生时持有公安机关颁发的合法驾驶

执照，并不存在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拒赔通知书》上所述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属于

无有效驾驶资格的情况”的免责情形，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不能成立，应当按

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被告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辩称：双方保险合同关系成立。根据《机动车损失保险条

款》第五条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规定，只有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

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时驾驶人杨

某属于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且无持有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

驾驶人陪同，违反了公安部关于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独立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的

强制性规定，且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属于无有效驾驶资格的情形。

同时淏园环保科技公司在投保时，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不仅对上述免责条款进行了重点提

示，还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淏园环保科技公司也对投保单中保险公司履行的提示

和说明义务予以盖章认可。

【案件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单独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造

成交通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的情形？

【法院裁判要旨】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双方在保险合同条款中并没

有关于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单独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发生交通事故，

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约定。其次，双方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了“驾驶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属于无有效驾驶资格的情况

下”免于赔付的兜底性条款，但是驾驶人杨某在实习期内单独驾驶机动车在高

速公路上行驶并未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规定。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指出驾

驶人杨某的行为违反了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

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该《规定》属于部门规章，并不属于法律、法规范畴，

驾驶人杨某违反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应当受到相关行政部

门的处罚，但不能认定其无有效驾驶资格，不应作为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免

除责任的依据。综上，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不存在免责情形。

法院遂判决：双方保险合同关系成立，该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被告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内应向原告重庆淏园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30638元。

【法官后语】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注意：1.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的情形应当在合同中明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

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

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

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合同作为典型的格式合同，保险公司作为提供

格式条款合同的一方，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上述免赔情形的前提下理应承担保险赔偿责

任。2.对保险合同的兜底性条款不应做扩大解释。本案中《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七条

第（二）部分第六项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七条第（三）部分第六项均规

定，“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属于无有效驾驶资格的情况，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杨

某的行为违反了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该《规定》属于部门规

章，并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法律、法规的范畴，对免责条款中兜底条款的解释不应做扩大解

释，故杨某属无有效驾驶资格的抗辩不成立，保险公司应当依据保险条款承担赔偿责任。

3.保险公司的赔付行为并不必然带来负面的社会效果。本案中，杨某的行为违反了《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但是该行为的惩戒跟保险公司的拒

赔并无任何联系，而应由公安交管部门给予杨某相应的行政处罚，避免类似事件的继续发

生。

编写人：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王鑫

32. 交通事故的证据认定

——马峰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市分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2016）冀0983民初字第666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马峰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

保沧州市分公司）

【基本案情】

原告马峰系冀J3××××号轿车的实际所有人，原告为冀J3××××号车在被告人民财保沧

州市分公司投保保险限额为74000元的车辆损失险，并投保不计免赔险，保险自2016年6月

19日0时起至2017年6月18日24时止。

2016年10月20日8时57分，原告亲属王文亮驾驶冀J3××××轿车在黄骅市幸福大街与纪

广付驾驶的冀J3××××号轿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本次事故通过交通事

故快速处理APP方式进行处理，认定王文亮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纪广付无责任。

原告在庭审中提供修车损失清单及修车发票一张，证明原告车损为10255元。提供拖

车发票一张，证明原告支出拖车费950元。

被告人保财险沧州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维修发票及明细我方均不予认可，该车未通

过保险公司定损也没有法院委托的鉴定，仅单方进行维修，故对该损失项目及金额均不予

认可。拖车费过高，且没有提供拖车里程及收费标准，对拖车费不予认可。

【案件焦点】

当事人通过交管部门的“事故e处理”手机APP签订的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

议书是否有效？

【法院裁判要旨】

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事故责任认定，被告对原告提

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不予认可，经核实，本案为轻微交通事故，

发生事故时事故双方通过交管部门“事故e处理”手机APP程序，用手机对事故

现场、车辆碰撞位置等进行拍照、上传，远程交警工作人员对上传的材料进

行审核后作出责任认定，双方在“事故e处理”手机APP中对责任认定进行确

认，原告提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系通过交管部门的“事故e处理”手

机APP签订的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该协议书与纸质的快速处理协议书具

有同等的证明效力，法院依法确认其具有证明力，即王文亮负本次事故的全

部责任。关于车辆损失，原告提交的车辆照片、损失清单及维修费票据足以

反映车辆的损失情况，被告虽存有异议，但未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

鉴定申请并预交鉴定费，应视为已放弃相关权利，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实际

维修费用支付车辆损失，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拖车费，被告存有异议，拖车

费是为防止或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应支付的必要的施救费用，依照保险法

的相关规定应由保险人承担，故法院对被告人民财保沧州市分公司关于拖车

费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依据有效证据，经法院审核确认，因本次事故原告

造成的各项损失为车辆损失10255元加上鉴定费950元一共是11205元。

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五

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民财保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市分公司在冀J3××××号车辆损

失险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马峰损失为11205元。

【法官后语】

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焦点是当事人通过交管部门的“事故e处理”手机APP签订的交通

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七种证据，即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

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与勘验笔录。其中，书证是以文字、符号、图案所反映出来的

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它所记载的内容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载体之上，如纸张。

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即属于书证，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原告作为证据提

交，被告一般是认可其效力的。

本案原告提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系通过交管部门的“事故e处理”手机APP

签订的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被告保险公司认为该协议并没有记录事故发生的经过，

也没有交警队的盖章，也没有出具事故认定，对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不予认可。

据媒体报道，为方便当事人快速处理轻微交通事故，缓解道路交通拥堵，保障群众的

合法权益，2016年6月28日，沧州市召开了“事故e处理”手机APP上线启动仪式。“事故e处

理”手机APP快速处理交通事故系统适合在沧州市行政区域内（包括县、市、区），机动

车之间及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仅造成车辆损失、不涉及人员伤亡且能够移动车辆

的交通事故。

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在2016年10月20日，属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事故比

较轻微，仅造成车辆损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此，当事人使用了“事故e处理”手机

APP程序。所以，法院认为该协议书与纸质的快速处理协议书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其证

明力得到确认。

编写人：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 李辉

33. 车辆未单独投保涉水行驶损失险时发动机被淹的责任承担

——孙杰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2016）苏1311民初字第30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孙杰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

上海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1日，原告孙杰在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处为自有车辆购买保险。双方签

订了《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单》一份，载明了保险标的、保险险别、保险金额、保

险期限等。

2015年11月23日，原告孙杰驾驶苏ND××××小型轿车沿宿迁市宿豫区曹集路北道路由

西向东行驶至曹集路北村村部门口时，因雨天视线不好、采取措施不当，致车辆翻入水

中，造成该车辆损坏。

宿迁市公安局宿豫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孙杰未

在确保安全原则下通行是造成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宿迁

市宿豫区价格认证中心对该起事故造成原告车辆损失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车损估价鉴定

书》，经现场评估需修复费用为49760元。原告孙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

司赔付车辆损失50552.04元。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出抗辩认为，原告在被告处投保

的损失险并未投保涉水行驶附加险。附加险第二条明确规定，因汽车发动机被水淹或涉水

造成损坏的，被告有权拒赔。且被告对于维修定损数额有异议。

原告孙杰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驾驶证、行驶证、《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

辆保险单》、增值税发票、估算单、《道路交通事故车损估价鉴定书》等证据。被告提交

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保险条款及汇率（2009版）》复

印件一份作为证据。

【案件焦点】

1.涉案车辆仅投保车损险（不计免赔）而未单独投保涉水行驶损失险的情

况下发动机被淹，被告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涉案车辆损失数额

如何确定？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因发动

机系车辆不可分割的关键部件，保险单载明的新车购置价与车辆损失险的赔

偿金额也是一致的，故发动机应属于保险标的的一部分。对于车辆因遭水淹

保险人不予理赔的规定，应考虑到造成车辆发动机遭受水淹的原因。造成本

案事故主要原因系因雨天视线不佳致使车辆翻入水中发动机受损，原告并无

涉水行驶的主观故意，被告以该条款予以抗辩，不符合车辆损失险的保险法

理。关于赔偿的具体数额，宿迁市公安局宿豫分局交警大队委托评估出具的

鉴定书，较原告单方委托评估更具中立性，故原告的车损以49760元为宜。鉴

于车辆损失险是一种损失补偿保险，被保险人获得赔偿的依据是其实际损

失，故对被告要求扣除更换配件残值的辩解不予采信。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

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

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

内赔付原告孙杰保险金49760元。

【法官后语】

在日常生活中，财产保险公司在设置险种时，一般均将涉水行驶损失险作为一种单独

的附加险。该附加险主要应对的是车辆因遭水淹或因涉水行驶导致发动机损坏的情况。本

案中，《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保险条款（2009版）》中第

一部分第二章第六条，涉水行驶损失险条款第二条的条款主要内容为：“被保险人投保车

辆损失险而未投保涉水行驶损失险的，在保险期间，保险车辆因遭水淹或因涉水行驶致使

发动机损坏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事实上，发动机系车辆不可分割的关键部件，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单载明的新车购

置价与车辆损失险的赔偿金额也是一致的，故发动机应属于保险标的的一部分。虽然保险

条款有车辆因遭水淹保险人不予理赔的规定，但应当综合考虑受损原因、保险合同、保险

标的等因素确定赔偿责任。

本案中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系因雨天视线不佳致使车辆翻入水中导致发动机受损，原

告并无涉水行驶的主观故意。被告以车主未购买附加险即涉水行驶损失险为由抗辩不予理

赔的做法，不符合车辆损失险的保险法理。因此，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当对原告在

保险期间内的事故损失予以赔偿。

编写人：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王守东

34. 车辆发动机涉水受损是否属于保险理赔范围

——顾健美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6民终字第362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顾健美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以

下简称人保石家庄公司）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12日，顾健美为其购置的奔驰BENZ CLA260轿车向人保石家庄公司投保了

机动车损失保险及附加不计免赔，保险金额根据该车购置价确定为378000元，保险自2014

年6月13日起至2015年6月12日止。该保险条款第四条载明“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

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

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五）雷击、雹灾、暴雨、洪水、海

啸……”。责任免除第七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的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十）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后该车登记的牌照号码为冀

AA××××。

2015年6月2日，海门市海门街道市区出现24小时153.2毫米的强降水，达到大暴雨量

级，其中19时小时降水量为25.8毫米、20时小时降水量为21.1毫米、21时小时降水量为

21.3毫米，均为短时强降水。当晚8时30分许，顾健美驾驶牌照号码为冀AA××××的轿车在

途经海门市海门街道北京路东洲国际学校西路口时，因涉水发动机熄火，无法行驶，后将

该车送至南通之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维修，并于次日上午向人保石家庄公司报

案。顾健美因该事故支付了维修费60352.78元，其中发动机部分的维修费为46552.78元。

另，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人保石家庄公司提出对发动机损失、车辆是否二次启动保

留鉴定的权利，但其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法院提出申请；二审审理中，人保石家庄公司就该

项内容亦未能提供新证据予以证明。

【案件焦点】

争议的被保险车辆因发动机涉水后产生的损失是否属于理赔范围？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保险缔约当时，人保石家庄

公司据以收取保险费用的基数为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价，双方对于保险标的

物的认识和理解应该是一致的，即整车包括发动机。其次，机动车损失保险

条款的第四条约定暴雨造成的损失属于赔偿范围，第十条约定发动机进水导

致的发动机损坏不负责赔偿，条款约定前后矛盾，保险合同作为格式条款，

当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

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本案中应按照有利于原告解释的原则，认定保险条款

规定的因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的免责事由中，不包含因暴雨原因

造成的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这一情形。最后，作为格式条款提供

方的人保石家庄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原告

进行了告知。故原告主张的发动机部分的损失应属于被告的理赔范围。

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

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顾健美车辆维修费60352.78元。

人保石家庄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

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

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

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

生效力。人保石家庄公司主张案涉车辆发动机损失免赔，其依据为《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险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第七条

第十款：保险机动车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

不负责赔偿，以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险条款》中发动机

特别损失险条款。前者保险合同系双方所签，但人保石家庄公司并未提供投

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证明已对投保人就相应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并

作出明确说明，且该保险条款第四条约定的暴雨造成的损失属于赔偿范围，

与第十条约定的发动机进水导致的发动机损坏不负赔偿责任，条款之间前后

矛盾，亦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对于人保石家庄公司主张依据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险条款》中发动机特别损失险条款，

以此反推顾健美机动车涉水损失理赔应另投保发动机特别损失险。法院认

为，顾健美并未投保此险种，人保石家庄公司一、二审中亦无证据证明已对

顾健美交付并明确说明该特别附加条款的内容，以及已明确告知顾健美投保

该特别附加险与否将发生不同的理赔结果，现其据此条款主张对顾健美车辆

发动机涉水损失不予理赔，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通常情况下，保险合同是

由保险人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在对保险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

则：

一是文义解释优先原则。在对保险条款进行解释时，首先应根据合同条款的文义按照

通常理解进行解释。同一词语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前后解释应保持一致，保险专业术语应

根据本行业的通用含义进行解释。

二是歧义条款不利解释原则。如果根据文义解释，合同条款出现歧义或前后矛盾的情

形，鉴于保险条款是由保险公司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为了充分保障被保险人利益，保险

条款的解释应作出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其实质来源于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解

释原则。

三是免责条款明示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

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

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

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保

险人应对免责条款的明确告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保险合同由于其自身专业性强的特征，保险人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均处于强势

地位，为了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权益，在保险合同的条款解释、告知说明等方

面，立法及司法实践均对保险人课以更为严苛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保险事故发

生，保险人均要承担保险责任。是否承担保险责任最终仍以双方在合同中所明确约定的范

围及理赔条件为标准。

以涉案车辆涉水发动机损坏赔偿为例，通过保险条款的解读，只有正常行驶或泊车过

程中因暴雨短时间内路面积水而导致发动机进水，对此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予赔偿。

如果是在路面积水的情况下，二次点火发动，造成发动机进水，则已突破保险合同约定

的“因雷击、雹灾、暴雨、洪水、海啸等情形”造成的车辆损失，属于人为过错导致损失的

加剧。对此，保险公司则不予赔偿。对于发动机受损的原因如存在争议的，负有举证责任

的保险公司可以申请鉴定。

编写人：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 程炎

35. 车辆起火原因不明的保险责任认定

——上海晶辉物流有限公司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财产保险合

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9408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海晶辉物流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基本案情】

原告为其车辆向被告投保，保单载明：新车购置价211700元；初次登记2011年5月；

车辆损失险（基本险）保险金额为211700元，自燃损失险（附加险）保险金额为

153270.80元，附加险不计免赔率等。条款约定：本保险合同为不定值合同；保险条款分

为基本险、通用条款、附加险、释义四个部分，附加险不能独立保险，保险人按照承保险

别分别承担保险责任，附加险条款与基本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

处，以基本险条款为准。第二章车辆损失险约定，火灾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属保险责任范

围，自燃及不明原因火灾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加黑加粗）。自燃损失险章节

约定：保险责任为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因本车电器、线路、油路、供油系统、供气系统、

货物自身发生问题、机动车运转摩擦起火引起火灾，造成车辆损失，以及被保险人合理的

施救费用；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内协商确定；第五条赔偿处

理，在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内，按保险车辆的实际损失计算赔偿。2014年2月17日20时7

分许，原告的驾驶员驾驶投保车辆行驶至某处时车头冒烟起火，消防队出场出水扑灭火

灾。原告支付施救费1400元和清污费300元，并依照被告定损结果支付修理费119000元。

原告诉至法院，认为火灾致损属于车损险承保范围，原告足额投保车损险，应全额获赔。

被告辩称：原告未能提供起火原因，不明原因火灾造成的车辆损失属免责范围，不予赔

付；原告另购买附加险自燃损失险，即使适用自燃险，因原告未足额投保自燃险，故应按

比例赔偿。

【案件焦点】

1.起火原因不明情况下车辆受损，如何认定事故适用险种？2.如何认定基

本险项下和附加险项下赔偿条款的关系？

【法院裁判要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1.如何认定事故适用险种。首先，原告主

张适用车损险，应当对涉案事故属于该险种的保险责任范围负举证责任。车

损险虽将火灾列为承保风险，但条款明确区分了“火灾”和“自燃”，并将前者定

义为“车辆本身以外的火源引起的……”表述清晰无歧义，且明确将“自燃及不

明原因火灾”列入免责事由，而原告提供的《出警证明》仅载明“车头冒烟起

火”，不能证明外来火源引起，且原告自认无法提供起火的原因，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责任，不予适用车损险。其次，原告单独投保自燃险，“车头冒烟起

火”符合“自燃”的现象，在被告未能举证事故属于自燃险免责范围的情况下，

法院确认本案应当适用自燃险理赔。2.如何认定基本险项下和附加险项下赔偿

条款的关系。被告认为，自燃险保险金额低于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属不足

额投保，应当适用车损险的赔偿处理条款按比例赔付。法院认为，第一，条

款总则约定，附加险条款未尽之处，以基本险条款为准。自燃附加险、车损

基本险就“赔偿处理”分别予以了约定，不存在附加险条款“未尽之处”，应当分

别予以适用，被告主张自燃险损失适用车损险条款没有依据。第二，不足额

保险系指保险金额小于保险价值的保险。根据约定，系争保险合同为不定值

保险合同，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价值，保险价

值为出险时的实际价值，根据约定折旧计算为130407.20元，低于自燃险保险

金额153270.80元，不属于不足额保险，被告主张按比例赔付没有依据。根据

自燃险赔偿条款，在保险金额内，按实际损失计算赔偿，车辆实际修理费和

施救费小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属于部分损失，故应予以全部赔付。至于清

污费300元，被告认为属于免赔范围，原告不持异议，法院予以确认。综上，

法院判决被告赔付原告实际修理费用和施救费合计120400元。

【法官后语】

本案系与保险消费者密切相关的车险理赔案件。车辆同时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基本

险）和自燃损失险（附加险），保险公司认为索赔人未能提供车辆起火原因认定，属于车

辆损失险中“不明原因火灾”的免赔事项，遂拒绝赔付。本案认为，首先，索赔人（车主）

虽然未能提供车辆起火原因认定，致起火原因无法查明，但在车辆起火事故确实发生且造

成损失的情况下，且索赔人对起火原因无法查明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认定为车

损险免责事由中的“不明原因火灾”而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而是应当根据现有证据和

举证责任分配确定适用险别，根据“车头起火”的事故描述，符合自燃的表面现象，当被保

险人不能证明事故属于车损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又不能证明属于自燃险的免责范

围，通过排除进而确定适用自燃险予以理赔。其次，本案还明确了基本险条款和附加险条

款的适用关系。自燃险作为附加险，在计算赔偿事项不存在未尽之处，不应适用车损险基

本险条款的按比例赔偿条款。最后，自燃险赔偿计算方式取决于“实际损失”和“保险金额

的确定方式”，实践中还需考量保险条款的解释因素。车辆损失保险及其附加险系与广大

保险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保险产品，本案判决并未机械地解释保险条款，而是通过

现有证据和举证责任分配合理推理并认定，有效地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编写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周士钧 徐秋子

36. 未购买涉水险的发动机进水损失应否得到赔偿

——李文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5民终字第535号民事判

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李文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以下

简称人保公司）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李文就其所有的粤YP××××凯宴CAYENNE3.0T越野车在人保公司投

保。人保公司出具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单》载明：保险期间从

2015年10月20日起至2016年10月19日止，李文投保的险种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盗抢险、

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乘客）、车身划痕损失险、玻璃单独破碎险、

不计免赔率等，该保单还在下半部设置有“重要提示”内容，提示投保人详细阅读承保险种

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等条款。同时，人保公司出具的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五）项规

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

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五）雷击、雹

灾、暴雨、洪水、海啸”；第七条第（十）项规定：“被保险机动车的下列损失和费用，保

险人不负责赔偿：（十）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李文在人保公司提供的《强

制保险投保单》中含有“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

的条款，并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

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等内容的投保

人一栏签字。合同签订后，李文依约缴纳保险费。2015年11月20日晚，李文驾驶被保险车

辆行驶至北海市海城区贵州路与西南大道交叉口时因道路积水致使车辆被淹熄火（当天雨

量达到l94.9毫米，为大暴雨级别）。事故发生后，李文当即向人保公司报案，经保险查

勘员现场勘查后认定“李文驾驶粤YP××××因当晚下暴雨路面积水导致本车熄火”。2015年

11月23日，李文将事故车辆拖至4S店进行维修，维修费用为l84506元。人保公司对车辆维

修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发动机进水为免赔事项，该次事故的损失不属于理赔范围。经二

审法院向相关修理单位咨询，确定涉案的184506元维修费用中，拆装发动机、发动机拆卸

等19项因发动机进水所产生的维修费用为155407.28元、拆装前后地毯、跟换变速器油及

滤芯等15项因暴雨造成的维修费用为18020.33元，抽真空加雪种、拆装气缸组等9项因暴

雨和发动机进水产生的维修费用为11079.86元。

【案件焦点】

1.因暴雨导致的发动机进水而产生损失的情形是否属于人保公司免责范

围？2.人保公司是否就保险人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

务？

【法院裁判要旨】

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依据保

险条款第四条第（五）项约定，涉案车辆的发动机进水受损因暴雨导致，属

于保险责任范围。虽然该条款第七条第（十）项规定发动机进水导致损坏为

保险人免责情形，但涉案事故为自然灾害引发，投保人无过错，故判决人保

公司应向李文支付车损保险金184506元及利息损失。

人保公司认为发动机进水属于免赔范围，其已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说

明义务而提起上诉。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从文义上解释，涉案的保险

条款第四条第（五）项约定因暴雨导致车辆损失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是保险

责任范围的一般性规定；而第七条第（十）项以单列方式将“发动机进水”这一

具体情形作为保险人的免责事由是对保险责任范围进行约束和限制的特殊性

规定，两个条款不存在矛盾和争议，不适用不利解释规则。涉案因暴雨造成

的车损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但因此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作为特定保险赔付范围

排除在车损险的一般保险责任之外。由于人保公司在保单和保险条款中设置

有重要提示内容和对免责条款进行特别处理，投保人亦购买了免责条款项下

除“发动机进水险”之外的部分单独附加险种，故人保公司已履行了提示义务和

明确说明义务。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

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

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6）桂0502字第156

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人保公司应向被上诉人李文赔付车辆损失保险金29100.19元及

相应的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29100.19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18日起至本

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并

以356.71元为限）；

三、驳回被上诉人李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对保险责任范围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

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具体到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审理思路出现分歧，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对上述规定的不

同理解。一审法院在已经意识到双方对保险条款有不同理解的情形下，没有进一步论述，

而是简单地依据近因原则，排除被保险人的过失之后直接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但二

审法院认为，在文义上涉案的两保险条款不存在两种以上解释，不能适用不利解释规则。

同时，应区分未购买“发动机进水险”单独险种的情形下，保险人承担一般保险责任范围应

相应限缩，即保险人无须对涉案事故中发动机进水损失部分作出赔偿，遂对一审判决予以

改判。

本案裁判思路的特殊性在于：一是并不以某一裁判规则对争议进行评述，而是结合保

险合同条款、法律规定从逻辑学上对不利解释规则进行阐述，明确涉案合同的保险责任范

围。二是结合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和编排方式、将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以及驾龄作为参考依

据，对保险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程度进行确认。三是以近因原则为核心，基于对

价均衡原则的考虑，区分“因暴雨导致的发动机损失”和“因暴雨导致的其他车辆损失”的内

容，考虑实际损失的性质，对保险人的责任范围依法进行认定，作出有别于一审判决直接

以近因原则判定保险人赔偿责任、以往其他案例中对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进行整体肯定或否

定评判的裁判结果。

编写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曾艳 陈邕凌

37. 车辆夜间停放期间自燃是否属于保险事故

——仵建秋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

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2016）兵08民终字第414号民事

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仵建秋

被告（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支

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20日，仵建秋为其所有的新AJ××××号宝马牌越野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

保了限额为3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为自2014年4月21日

起至2015年4月20日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

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

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

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

偿。”2015年2月24日凌晨3时41分，停放在石河子市39小区伯爵庄园43栋四单元楼前的新

AJ××××号宝马牌越野车发生自燃，造成该车及徐勇所有的停放于其旁边新C7××××号本田

牌CRV车辆过火烧毁、停放在其旁边的段新华所有的新CT××××号大众牌捷达出租车的车

辆后部烧毁、李海龙所有的新AF××××号大众牌宝来轿车尾部及叶子板过火烧毁以及李大

鹏所有的新C9××××号大众牌宝来轿车尾部过火受损。该火灾事故发生在前述商业第三者

保险期间内。此次事故经石河子市公安消防支队城区大队认定：“此火灾起火点位于新

AJ××××号宝马X5越野车车辆右前侧点先出，起火原因系起火宝马车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可

燃物所致。”此次火灾造成案外第三者即徐勇、李海龙、李大鹏及段新华的财产损失共计

270219.77元，其中直接损失为248919.77元、间接损失为21300元，包括段新华车辆停运损

失21000元和李海龙交通费300元。其后，徐勇、李海龙、李大鹏、段新华就财产损失赔偿

问题分别以仵建秋、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为被告分别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案件焦点】

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对仵建秋承担理赔

责任及如何确定理赔数额？

【法院裁判要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原、被告签

订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并未对

何种情形属于“使用被保险车辆”作出明确解释和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

解释。按照通常理解“使用被保险车辆”不仅应当包括车辆在行驶中的使用，也

应当包括车辆处于静止状态的夜间停放的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三十条同时规定了不利解释原则，即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

险合同，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作出有利

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应将车辆的夜间停放理解为对被保险车辆的

使用符合保险法规定的保险法解释原则。因此，原告车辆发生自燃致相关人

员财产损毁，应当认定为被保险车辆在使用中发生保险事故，属于保险合同

中约定的保险事故，被告应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约定承担理赔责任。被告

辩称不予赔偿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保险公司理赔额的确定问

题。根据涉案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合同条款的规定，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属于

财产保险，被告作为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依约承担被保险人对第三

者造成的直接损失。经核实确认，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已经对第三者承付的直

接损失额为248919.77元。因此，对原告诉请中有关该直接损失的部分，法院

予以支持。至于财产损失中的间接损失部分即车辆停运损失、交通费损失，

以及原告在其他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承担的诉讼费用，根据《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七条约定：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

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

产、通信或者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电压变化等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

接损失，以及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等。因此，该部分费用损

失均不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理赔范围之内，故对原告诉请的该部分费

用损失，法院则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金额未超过保险金额，故

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

一款和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

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支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仵建秋财产损失248919.77元；

二、驳回原告仵建秋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以“车辆停放状态下发生自燃导致的其他车辆损毁不属

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提出上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根据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约定，上诉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条件是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

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的。对于“使用被保

险机动车”是否包括夜间停放，因该条款并未作出明确解释，上诉人与被上诉

人各执一词，说明双方对该条款的理解有争议。因本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保险条款》是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

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机动车的使用理解发生歧义的，应作出有

利于被上诉人的解释。从被上诉人的角度说，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

险，在一年的保险期限内，不仅包括车辆的正常行驶，还包括夜间车辆的停

放，停放应当属于车辆的正常使用。上诉人在本案中未提出责任免除的证

据，对于被上诉人车辆发生自燃致使相关人员的财产毁损，上诉人应当承担

保险责任。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是因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存在不同的理解而引发纠纷。我国除实施

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外，对于商业保险合同并无强制投保的规定。商业保险合同和普通民事

合同一样，都需要合同双方协商订立，这类合同亦遵循自愿原则。法官审理这类案件要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部分的规定，由于商业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具有特殊

性，还优先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商业保险合同是

格式合同，对合同条款理解存在歧义时，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

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

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

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

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的保险合同第四条约

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

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

任。”因本案事故发生在被保险车辆停驶期间，时间是在夜间，对于车辆的“使用”一词，

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有不同的理解。本案中对车辆“使用”的界定则成为正确处理案件的关

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保监发（2002）102号《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和

2003年8月22日下发《关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有关问题的批复》，保监办复（2003）

151号。该批复规定，使用保险车辆过程是指保险车辆作为一种工具被使用的整个过程，

包括行驶和停放。但由于该规定于2005年2月24日废止。对何为车辆的“使用”法律上并无

明确的规定，理解上就仍存在争议。目前，国内所有的保险合同期限几乎都是以无间断的

一年期为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车辆的停驶也应视为“使用”。从法律规定的角度分析，

该商业保险合同为格式合同，对于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歧义时，从立法目的上说，法

官应从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的角度进行分析，车辆的使用亦应包括车辆的停驶。

编写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胡春红

38. 隐瞒驾驶人身份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任宇航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终字第857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任宇航

被告（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

【基本案情】

任宇航为其所有的辽A9××××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太平洋保险沈阳中心支公司投保了机

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547500元，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约定驾驶人故意破坏现场、伪

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保险公司未就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已进行提示

和明确说明提供证据。2015年8月19日即保险期间内，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受

损，经司法鉴定，车辆损失价格为254757元，鉴定费2547元。事故发生当日，保险公司查

勘员在现场询问谁为驾驶人时，案外人张轩某自称系其驾驶车辆；2015年8月20日保险公

司分别询问任宇航和张轩某，二人均称驾驶员为张轩某；2015年8月24日保险公司询问任

宇航，任宇航称出险时系其驾驶车辆；2015年8月25日保险公司询问任宇航妻子尚丽媛

（车上人员），尚丽媛称驾驶员为任宇航。对于驾驶员前后互相矛盾的陈述，任宇航解释

为其朋友张轩某帮其处理事故。

【案件焦点】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隐瞒驾驶人身份，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

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任宇

航作为被保险车辆实际所有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公司应在其保

险责任范围及限额内对任宇航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对任宇航主张赔偿车

辆损失费254757元、鉴定费用254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保险公司提

出的任宇航的行为属于毁灭证据、伪造现场的抗辩意见，因其未能提供充分

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保险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

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

下判决：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赔付任宇航车辆损失

费254757元，鉴定费2547元。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在一审宣判后提起上

诉认为，事故发生后，在对任宇航的询问中，任宇航对事故发生时驾驶员的

描述互相矛盾，属于故意破坏现场，毁灭证据，不履行其应尽的法定义务，

根据免责条款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公司提出任宇航在事故发

生后故意破坏现场、毁灭证据免除保险公司赔偿责任，因保险公司无证据证

明对该免责条款的内容进行了明确说明，故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之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

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原则要

求当事人向对方充分而准确地告知有关保险的所有重要事实，不允许存在任

何虚假、欺骗、隐瞒行为。该原则不仅体现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亦体现

在合同的整个履行中。保险法之所以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的及时通知

义务，主要目的就是使保险人能够对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进行及

时核定，在此基础上确定保险责任的承担。现任宇航在事故发生后，虽履行

了向保险公司及时报险的义务，但未在第一时间如实告知车辆的实际驾驶

人，导致客观上已无法检测驾驶员是否存在饮酒驾驶等情形，致使该事故的

原因、性质等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理赔责任的事由无法查清，任宇航的这种故

意行为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对因此导致的客观事实无法查清的法律后果，

应自行担责。此外，任宇航隐瞒事发时实际驾驶员身份的行为，亦与诚实守

信的正面价值导向相背离，故一审在此情况下，仍判决保险公司承担涉案保

险赔偿责任，不符合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且易引发道德风险，应予以纠正。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

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

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2015）苏民二初字第678号民

事判决；

二、驳回任宇航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在于在免责条款未经明确说明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援引保险法的

最大诚信原则作出裁判。

本案中，一、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截然相反，主要原因在于对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

未对任宇航对驾驶人身份的不实陈述作出属于毁灭证据、伪造现场的事实认定，进而认为

该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应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认为，在交

通事故中，事故现场不仅包括车辆本身、道路状况等外在因素，驾驶员的驾驶资格、身体

状况、是否存在饮酒等情形也是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影响到对事故的认定。在事故现

场查勘员询问谁系驾驶人时，任宇航作出了不实陈述，虽于事故发生后第四天承认出险时

自己为驾驶员，但其隐瞒事发时驾驶员的真实身份、没有保持事故现场的原始状态的行

为，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依据第一手现场资料对事故原因、事故性质进行认定，在免责条款

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援引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驳回任宇航的诉讼请

求，既符合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亦鼓励诚实守信的社会价值导向。

编写人：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钺

39.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纠纷中第三者的认定不宜太过狭义

——张宝东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7民终字第219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张宝东

被告（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公司

【基本案情】

原告张宝东就其所有的鲁GX××××号重型自卸货车在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寿光支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和保险金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2014年8月11日19

时许，被保险车辆在进行卸土作业时，车后挡板拍击到原告随车工作人员刘洪滨的头部和

肩部，致使刘洪滨头部受重伤抢救无效死亡。后原告与受害人刘洪滨的法定继承人达成民

事赔偿协议书，由原告赔偿刘洪滨法定继承人损失共计650000元，2015年2月17日，原告

履行了赔付义务。原告就上述损失向被告索赔时，被告拒绝理赔。

【案件焦点】

本案中的受害者刘洪滨是否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

【法院裁判要旨】

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

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

首先，对原告要求被告依据交强险赔付保险金120000元的诉求，从涉案

事故发生的地点来看，位于厂区制造车间内，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

道路范畴，且事发时，车辆并非处于通行状态，亦不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

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的情形，因此涉案事故不

属于交通事故，原告要求被告依据交强险赔付其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

原告的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

其次，对原告要求被告依据第三者商业责任险赔付保险金500000元的诉

求，法院认为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车辆在卸货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

受害人死亡，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向受害人亲属履行了赔付义务后，享有保

险金的给付请求权。本案中被保险车辆为货车，装卸货物是其必要的使用形

式，驾驶员将货物运抵目的地，停车卸货，此行为属于对机动车的使用过

程，且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来看，事发时，刘洪滨位于车厢尾部，正在查

看车厢内状况，其并非处于车体内或车体上人员，也无证据表明其有上车意

图，其身份应认定为第三者，被告应依据被保险车辆一方在事故中所负责任

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死者刘洪滨在事故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

务，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法院酌情将事故责任予以划分，由受害

人承担事故责任的30%，原告承担事故责任的70%。原告与死者亲属达成的赔

偿协议，并实际支付650000元赔偿款，该行为不能约束被告，被告仍应按受

害人亲属的实际损失计算赔偿数额。按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被告应向原告

赔偿保险金的数额为445269.30元（636099元×70%）。被告主张死者刘洪滨系

从车上摔下死亡，属于车上人员，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法院不予采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赔付原告张宝东保险金445269.30元；

二、驳回原告张宝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公司以“死者系车上人员并

非第三者，且由自身过错导致意外死亡，保险公司不应赔偿”为由提起上诉。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事故发生时，死者位于车厢尾部，

无证据表明其正在上下车或处于车体内，其身份不属于涉案保险条款中“车上

人员”的范畴，应认定为第三者；原告在被告处为自有车辆投保商业三者险，

被保险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意外事故致第三者死亡，原告作为被保险人，

对死者亲属进行赔偿后，产生了相应的损失，依据合同约定，被告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综上，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争议的核心焦点在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第三者的认定。在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受害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对一些概念的界定和责任的厘清不能

太过狭义，应结合案情具体分析。本案中的受害者（死者）虽系事故车辆随车工作人员，

但事故发生时，其位于车厢尾部，正在查看车厢内状况，并非处于车体内或车体上，也无

证据表明其有上车意图，其身份应认定为第三者，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范围内予以理赔。鉴

于受害者（死者）刘洪滨在事故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

故法院酌情将事故责任予以划分，由受害人承担事故责任的30%，原告承担事故责任的

70%。本案最终以判决方式结案，此案留给人们的思考除法律上的“第三者”认定以外，还

有安全注意义务的履行。倘若原告对雇员能够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培训及保障措施，倘若

受害者（死者）刘洪滨能在此次事故中尽到充分的安全注意义务，或许能避免一场悲剧的

发生。

编写人：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 葛云玲

40. 以车辆折旧剩余价值赔付车损是否合理

——钟起文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字第1159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钟起文

被告（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

【基本案情】

原告作为被保险人为号牌为粤M7××××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处投保商业险。商业险的保

险期间为2014年9月4日0时起至2015年9月3日24时止，已投商业险包括车辆损失险（赔偿

限额138600元）、车辆损失险不计免赔险、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200000元）等险种。

商业险保险单附有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其中第二十七条约定：按投保时被保险机

动车的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的，发生全部损失时，在保险金额内计算赔偿。保险金额

高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的，按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

值计算赔偿。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

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确定。折旧金额=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被保险机动车已

使用月数×月折旧率。

2015年6月24日22时，原告驾驶其所有车辆粤M7××××号轿车自江西向深圳方向行驶

至惠河高速3551KM时因驾驶疏忽，车辆碰撞防护栏致使车辆、防护栏受损。事故发生

后，原告向公安机关及被告报案，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作出《事故

认定书》，认定原告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由于被告迟迟不定损，原告依据惠州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价格评估告知书》，委托佛山

市景顺价格鉴证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对车辆损失进行鉴定，该公司出具《广东

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以下简称结论书），鉴定受损车辆的损失总

价为50367元。原告为此支付评估费2470元。原告将受损车辆送到维修厂进行维修，支付

维修配件款和维修费共计50367元。受损车辆现已维修完毕。

另查，涉案事故对防护栏造成损坏，之后由原告向广东省公路管理局河惠路政大队赔

偿路产损失共计4180元。因涉案事故的处理，原告还支付了救援拖车费840元。又查，鼎

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2000元。

【案件焦点】

如何确定车辆损失的赔偿数额？

【法院裁判要旨】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号牌为粤M7××××号小型

轿车向被告投保了商业险，被告向原告出具了相应的保险单，故原、被告之

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原告投保的商业险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

者责任险等险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被告

应对原告在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履行赔付义务。

原告主张按涉案结论书的鉴定结论即50367元作为被告应赔偿的车辆损失

保险金，而被告则抗辩主张应按车辆损失保险条款中第二十七条所列明的赔

偿标准计算，根据车辆使用年限和折旧率，以车辆损失险保额138600元乘以

折旧率80%得出应赔偿的保险金数额为27720元。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

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

偿计算标准。”本案中，商业险保险单载明的新车购置价和车辆损失险的赔偿

限额均为138600元，且被告亦系以138600元作为基数向原告收取车辆损失险

的保险费，故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告再以被保险车辆折旧后的剩余价值作

为损失赔偿金额，显然于法不符，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法院不予采纳。本

案中，由于被告怠于履行其定损义务，故原告委托鉴定机构评估车辆损失所

支付的评估费用2470元，依法应由被告承担。另外，由于被告对原告诉请其

赔偿拖车费840元及路产损失费4180元没有任何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

上，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保险金52547元（车辆维修费50367元+路产损失费

4180元-交强险财损赔付2000元）以及评估费2470元、拖车费840元，理据充

足，本院予以支持。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

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四

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保险金52547元及支付评估费2470元、拖车费

840元给原告钟起文；

二、驳回原告钟起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不服原审意见提起上

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正确，应予以维持，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如何确定车辆损失的赔偿标准。第一种观点主张以车辆损失

险的保额乘以折旧率得出应赔偿的保险金数额。第二种观点主张按涉案结论书的鉴定结论

即实际损失作为赔偿标准。

本案经办法官采纳了第二种观点，原因如下：1.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的必然要求。诚实

信用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保险活动

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保险合同的主要目的是转移风险，

属于射幸合同，其不完全遵循等价有偿的交易规则，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获得的赔

偿金将远远大于其所支付的保险费，若保险事故不发生则保费归保险人所有。这种特点导

致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着较大的道德风险，其对诚实信用的要求高于一般合同，因此必须

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诚信。本案中，保险公司按照138600元作为基数向车主收取车辆损失险

的保险费，而按照车辆损失险保额乘以折旧率支付保险金数额，显然与诚实信用原则相违

背。

2.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应有之义。当前我国的保险市场发展迅速，但发展

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规范的方面，保险公司利用其优势地位，在合同的签订、履行告

知义务、合同条款的解释、保险理赔等方面仍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导致投保人、被保险

人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必须对保险公司的行为加以约束，确立交易规则，维护

正常的交易秩序，促进保险行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3.合理保护保险消费者、落实司法为民的重要体现。当前保险市场中理赔难的问题一

直被广大保险消费者所诟病，并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案的判决遵循了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尊重立法原意，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诉求，是落实司法为民理念的体现，对社会具有积

极的价值导向作用。

编写人：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黄晖 柳志君

（三）其他财产保险纠纷

41. 保险单与投保单不一致时以何者为准

——晨洲船业集团有限公司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海上保险

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海终字第24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海上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晨洲船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洲集团）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

简称广东人保）

第三人（被上诉人）：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

司）

【基本案情】

2013年3月7日，成路公司作为投保人，就“成路15”轮向广东人保投保。涉案投保单

上“投保人声明”一栏打印有：“保险人已向本人提供并详细介绍了条款内容，并对其中免

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其他事

项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

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自愿投保本保险。”次日，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以下简称PICC航运中心）发送应收保

费通知书给晨洲集团，要求尽快支付全年全部保费，注明保费支付后保单方可起保。

2013年3月10日，PICC航运中心签发保单，编号为PCAA 2013AX940000-000801。在

保单随附的特别约定清单中载明：保费分四期支付：“第一期保费于2013年3月11日前支

付，第二期保费于2013年6月15日前支付，第三期保费于2013年9月15日前支付，第四期保

费于2013年12月15日前支付，不按保单约定支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效，为了保证您能及时

获得保险保障，请您尽快交付保险费。”

2013年3月19日，PICC航运中心再次向晨洲集团发送应收保费通知书，要求尽快支付

第一期保费。晨洲集团支付第一期保费后，PICC航运中心于2013年3月21日开具了相应数

额的保险费发票，载明付款人为晨洲集团。

2013年7月3日，广东人保出具了保险批单一份，载明被保险人为成路公司，批文

为“保单由于未按约定于2013年6月15日前缴付保费，保单已经失效。按照已缴第一期保费

折算，保险期限为2013年3月11日起至2013年6月10日止，因此，该保单自2013年6月11日

正式注销，我司不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013年10月14日，“成路15”轮在韩国浦项新港碰撞了防波堤，船体沉没。10月22日，

晨洲集团向广东人保正式书面告知了该沉船事故，要求尽早处理船舶理赔事宜，遭到拒

绝。

晨洲集团认为该次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请求判令广东人保赔偿船舶全损款3900万

元及利息，并赔偿防波堤损坏损失900万元。

被告广东人保辩称保险单特别约定清单中载明保费分四期支付，故第二期保费应于

2013年6月15日前支付，原告未按时支付，被告已发出了保单注销通知，并以保险批单的

形式将保险合同注销，故被告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案件焦点】

当特别约定清单中“不按保单约定支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效”的条款与投保

单上的人保远洋船舶保险条款（2009版）中第七条“如果保险人同意，保费也

可以分期交付，但保险船舶在承保期限内发生全损时，未发生的保费要立即

付清”的约定相悖，“不按保单约定支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效”的条款是否能被

认为已并入保险合同中？

【法院裁判要旨】

浙江省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2013年3月7日投保人签署的投保单

中，并没有保费支付安排及不支付保费后果的条款。广东人保于2013年3月10

日签发的保单上，在保费分四期支付的安排后出现“不按保单约定支付保费将

导致保单失效，为了保证您能及时获得保险保障，请您尽快交付保险费”的文

字，而非被告所说的“任一期保费逾期不付，保险自动终止或失效”的权利义务

性明确条款。因此，该条款不能认定为存在于涉案保险合同中。

浙江省宁波海事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

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第一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广东人

保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给原告晨洲集团“成路15”轮全损保险赔款人民币

390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12月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上述款项直接支付给第三人华融公

司。

广东人保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

四条第（一）项之规定，投保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投

保单为准，但不一致的情形系经保险人说明并经投保人同意的，以投保人签

收的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载明的内容为准。本案中，特别约定清单中“不

按保单约定支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效”的条款与投保单上人保远洋船舶保险条

款（2009版）中第七条“如果保险人同意，保费也可以分期交付，但保险船舶

在承保期限内发生全损时，未发生的保费要立即付清”的约定相悖。晨洲集团

对于保险单和特别约定清单的签收行为并不能代表其当然接受了与保险单不

同的内容，该行为不能免除广东人保对于有利于自己免责条款的特别说明义

务。因此，“不按保单约定支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效”的条款不存在于本案的保

险合同中。

【法官后语】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船舶定期保险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涉及保险单与投保单不一致时的

处理方式。

在办理财产保险过程中，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可能数次签订保险文书，对保险相关事宜

作出前后不一的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投保单与保单不一致时，判断特定免责条款是

否存在于保险合同当中，保险人是否尽到说明义务至关重要。不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抑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第十七条，法理之基础均为最大诚信原则和附和契约的客观要求。保险合同是典

型的格式合同，保险条款由保险人单方拟定，具有附和性。其条款中多有一些艰涩难懂的

专业术语，对于缺乏专业保险知识的普通投保人而言，其与保险人在保险产品信息的掌握

上存在着不对称性，在此基础上缔结合同，要求投保人按照合同约定严格履行有违保险法

的最大诚信原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

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规定：“这里所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

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

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

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在本案中，虽然投保人成路公司签署的投保单在投保人声明栏中有“保险人已对本保

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的描述，广东人保随后出具的

保单中也有“逾期不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效”的相关描述，但广东人保不能证明在投保单上

已经附上了付费约定及特别约定条款，投保单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处未见保险销售人员、

保险中介销售人员及保险中介机构的盖章，因此广东人保也不能证明其对于保单中关于付

费的约定尽到了特别说明义务。据此，一审法院认为“逾期不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效”条款

不存在于涉案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不能以此为由解除保险合同。二审法院还指出，被保险

人晨洲集团对保险单、特别约定清单及保单的签收行为并不能代表其当然接受了与投保单

不同的内容，该行为仍然不能免除广东人保对于有利于自己的免责条款的特别说明义务。

编写人：浙江省宁波海事法院 陈晓明 邵颖凤

42. 在为货物投保的情形下，运输货物的车辆是否超载不能成为

保险公司免赔的理由

——曹连忠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公司财产保

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淄商终字第603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曹连忠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

【基本案情】

自2012年开始，原告作为山东省博兴县平安物流配货中心的业主在博兴县店子镇从事

物流配货业务，将博兴县及周边区县的零散货物运往新疆、西藏等地。2015年3月20日原

告租用蒙阴县金路运输有限公司所有的鲁Q0××××/鲁QZ×××挂重型半挂牵引车装载了化工

原料、玻璃纤维、配件等货物运往西藏那曲市。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国内货物运输保险

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山东省博兴县平安物流配货中心，保险标的为桶化工纤维、配件等，

重33吨，启运时间为2015年3月20日15时，运输工具为鲁Q0××××，司机王吉安，起运地博

兴，目的地那曲，适用条款及险别为国内水路、陆路货运综合险；特别约定保价为400000

元，绝对免赔率普通货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1000元或损失额的10%，两者以高

者为准；总保险额为400000元。2015年3月23日13时12分，鲁Q0××××/鲁QZ×××挂重型半

挂牵引车运输货物至109国道格尔木市境内3119公里处时发生火灾。此事故经格尔木市西

城区公安消防大队认定，起火原因能够排除放火、飞火、电路、油路引发火灾的可能，不

能排除汽车制动系统高温引发火灾的可能，火灾直接财产损失437326元。2015年4月20

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格尔木支公司作出出险查勘报告，认定经现场查勘情

况属实，货物全损，无回收价值损失估计400000元。被告提交的鲁Q0××××车辆装载货物

清单载明共计392302元货款。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保险理赔款360000元。被告则辩称本

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承运车辆超载，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及保险合同条款，承运车辆

不符合安全运载的规定，被告不负赔偿责任。

【案件焦点】

运输货物的车辆超载能否成为本案中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的理由？

【法院裁判要旨】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原、被告

双方所举证据，能够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关系，被告所

承保的货物在保险期间发生了火灾事故并造成货物全损的事实。根据保险法

的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赔偿。货物总价值为392302元，扣除损失额10%免赔

后，被告应赔偿数额为353071.80元。被告的辩解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

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

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

款之规定，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保财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曹连忠保险金353071.8

元；

二、驳回原告曹连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人保财险持原审答辩意见提起上诉。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标

的是货物，而非车辆。涉案货物已因火灾全部损失，并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格尔木支公司书面确认。其次，本案中曹连忠并非货物运输

人，而是以货物价值权益人的身份投保。因此涉案车辆是否超载，是否因超

载发生火灾，均与曹连忠无关。即使确实存在超载等情形，依照《国内水

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第十三条的约定，人保财险亦应先行

向曹连忠承担理赔责任。人保财险主张因涉案运输车辆超载，导致事故发

生，根据保险合同及保险条款，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符合双方

的合同约定，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

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在于，投保人在为货物投保的情形下，运输货物的车辆是否超载

能否成为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的理由。

在货物需要进行长途运输的情况下，为了保障货物权益，分散运输途中的风险，货物

价值权益人通常会为需要长途运输的货物投保货物运输险。本案即是如此。本案中原告曹

连忠将其桶化工纤维、配件等需要通过长途运输运往西藏那曲市的货物向被告人保财险投

保了货物运输险。不过在货物运输途中，运输货物的车辆行使至109国道格尔木市境内

3119公里处时突发火灾，导致原告价值400000元的货物全部损毁。不过被告人保财险并未

依约理赔，并在本案一、二审诉讼中坚持主张本案事故系运输货物的车辆超载所致，承运

车辆不符合安全运载的规定，因此其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不过本案经过一、二审诉

讼，一、二审法院均认定人保财险的这一免赔理由不能成立，并判决其根据保险合同的约

定承担赔偿责任。故要对像本案这样的货物运输保险合同问题予以正确把握，就需要对保

险公司所提出的这种免赔理由进行正确地理解和认定。对此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在货物权

益人作为投保人为货物投保货物运输险的情况下，货物权益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形成货物运

输保险合同关系，而该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系货物。尽管该货物需要车辆进行运输，但

这并不意味着运输货物的车辆会因此成为保险标的。所以说运输货物的车辆是否超载，是

否因超载而引发火灾，其与货物的承运人有直接关系，与货物权益人即投保人并无关联。

而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因超载导致火灾而造成的货物全部损失，其责任在于货物的承运

人，因货物权益人已为货物投保货物运输险，根据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约定，如货物权益

人即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要求，则保险公司应当依约向货物权益人先行承担理赔责

任，之后再由保险公司向事故责任方追偿。因此在本案中涉案货物因意外发生火灾而导致

货物全部损失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以运

输货物的车辆超载为由要求免除赔偿责任依法不能成立。

编写人：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荣明潇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刘晓辉

二、人身保险

（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43. 保险公司能否以电动自行车无牌照予以免责

——李新杰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4民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李新杰

被告（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下称保

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5年6月29日，李新杰之妻李海侠作为投保人为李新杰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人身保

险，其中，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医疗费用支出的，我们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

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其中，“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及“无有效行驶证”的字体被加

黑加粗；释义条款中的7.7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指下列情形之一：（1）没有取得驾驶资

格……7.8无有效行驶证指下列情形之一：（1）未取得行驶证……李新杰驾驶电动自行车

发生交通事故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以该电动自行车为机动车且无车牌为由

拒绝赔偿。

【案件焦点】

保险公司以“涉案无号牌二轮车为机动车”符合免责条款的约定拒赔李新杰

是否适当？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在本案中，保险条款及条款释义

中只是对机动车进行了概念解释，均未对机动车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而具体

的约定。

其次，普通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对机动车概念的理解，只能根据日常生

活经验判断，其对所购买产品的认知通常是基于产品使用说明及合格证。本

案争议车辆在产品使用手册及合格证上均显示为电动自行车，使得被保险人

李新杰作为普通消费者无法知晓该车是机动车，因而不可能产生该车属于保

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中所约定的机动车的认知，亦无从根据机动车的管理需要

去办理驾驶证和行驶证。被保险人主观上不存在违反保险条款约定的故意和

过失。

再次，经法院调查核实，根据对机动车登记和管理的规定，该车在客观

上无法进行登记并取得机动车号牌和证照，也不允许进入非机动车登记管理

系统进行登记。因此，即便原告李新杰在知道涉案争议车辆为机动车的前提

下去车管部门也无法办理到相关证照。

最后，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就被保险人发生事故时所驾驶的车

辆是否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机动车存在不同理解。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对于该

车不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机动车的理解，符合一个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普通人

的认知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做出有利

于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因此，对争议车辆是否属于机动车，应当做出有利

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该车辆不属于保险免责条款所约定的机动车。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三十条之

规定，做出如下判决：

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原告李新杰保险金人民币30000元。

保险公司持原审意见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关于涉案无号牌二轮车的性质。李新杰作为消费者并未被销售商告知所购买

车辆的性质，且车辆合格证上面写明产品名称为“电动自行车”。普通人对机动

车的概念通常为以燃油为燃料的四轮车，李新杰并不具备专业的判断能力，

一审法院认定李新杰不可能产生涉案车辆属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中所约定

的机动车的认知并无不当。进而一审法院以双方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的

机动车存在不同理解时，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认定争议无号

牌二轮车不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机动车，该认定亦无不当。李新杰驾驶涉案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意外伤害，保险公司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赔偿

责任。保险公司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二审中，双方围绕着电动自行车无号牌能否适用免责条款展开辩论，二审引用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维持了一审结论，对涉案电动自行车没有具体定性，只写

明不属于合同条款约定的机动车。得出此结论是考虑到原告相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处于劣势

地位且对专业术语理解有限，最终判决由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一方面保护了投保人的利

益，另一方面也警示保险公司在设计和解释条款时需更加注重对免责条款的释明是让投保

人理解而不只是简单地履行告知义务。

但目前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管理确实出现了空白，比如上牌照的问题。我国对于机动车

的解释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章附则中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对

机动车的规定，（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

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施行于2004年，采用专业术语且笼统的规定方法。而随着电动车的普及，在2012年开

始施行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中对电动车做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至此，不得不讨论一下电动自行车的判定问题。在审理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保险案件及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是否将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电动自行车与机动

车等量齐观进行判定目前还存在争议。如今存在以下两种说法。

1.肯定说。理由是：（1）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为公文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据效

力，且认定有合法依据，即2012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中规

定“时速在20公里以上、50公里以下，重量超过40公斤的电动车”。（2）此类电动车的危

险性接近于摩托车，从加大对电动车驾驶人安全的角度，严格“准入”实施机动车化管理，

有利于提供电动车驾驶人的安全驾驶意识，规范电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行为，减少交通事故

的发生。

2.否定说。理由是：（1）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规制和管理，尚处于盲区。有的电动自

行车从速度、重量设计上完全符合机动车的要求，其危险性接近于机动车。但是考虑到目

前电动车在车辆登记、管理以及交强险的承保上我国还处于滞后状态。如果按照机动车对

待，因为非归责于自身的原因而无法投保交强险，不仅无法得到交强险的社会保障，判决

其因未违反法定义务（即投保交强险）而承担交强险的民事责任，显然强人所难，于法理

不通。（2）交警部门对电动车的检测结果更多地依赖于机动车技术规范，在事故发生时

电动车所有人甚至交警部门都不知道该电动车是否一定被认定为机动车，需要检验鉴定才

能确定，如果一旦被鉴定为机动车，超出电动车所有人的心理预期。即在事故发生后其责

任的性质及大小完全取决于对电动车的检验鉴定结果，明显带有“客观归罪”之嫌。（3）

目前我国是电动车大国，行政管理严重滞后，在一般公众看来电动车就是非机动车，在两

辆机动车相撞的情形下，如果有一辆被认定为机动车，另一辆为非机动车，双方适用无过

错责任归责原则，无疑出现一方对另一方全额赔偿的情况，显然难为公众认同。（4）广

大人民群众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认知并不具备专业素质，通常将电动自行车归纳到自行车的

范畴，另外有些生产厂家在售卖电动自行车时有意无意地误导消费者，在解释和生产证书

上会标注该产品属于非机动车，对于电动自行车的售卖我国目前监管不是非常严格，会让

生产者钻了空子。故消费者在购买时并不认为自己买的是机动车，加之保险公司在销售保

险时对这种非免责条款不一定做到完全解释，导致投保人在投保保险时并没有安全搞清

楚，在这种情况下判定涉险车辆属于机动车显然不利于保护投保人。

故在目前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认定还存在较大争议的前提下，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结合

具体案情具体分析。

编写人：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王翔 茹莹

44. 医疗机构病历瑕疵是否可以作为保险公司拒赔理由

——李亚新诉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吉0104民初字第3730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李亚新

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

【基本案情】

2013年11月19日，李亚新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签订祥和万家

特享款两全保险合同及附加08特享款定期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为10万元。依据附

加08特享款定期重大疾病保险条款2.3约定，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初次发生重大疾

病，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即10万元给付保险金。2015年2月16日，李亚新与新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签订三份康健吉顺定期防癌疾病保险合同，保险

金额分别为2万元、2万元和3万元。康健吉顺定期防癌疾病保险条款2.3.2约定，合同生效

之日起一年后，初次患本合同中所指的癌症，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的五倍给付

癌症确诊保险金，同时约定被告应自确诊癌症之日起按照实际住院天数给付癌症住院津贴

保险金，每天的数额按照保险金额的1%计算。2016年5月11日，李亚新因病到吉林省肿瘤

医院进行治疗，依据病历，李亚新认为其被诊断为右乳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中心支公司认为“右乳癌CT2N0MOMⅡa期”的诊断并不明确。李亚新认为其住院时间为

10天，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主张其实际住院时间为9天。而且门

诊手册中诊断日期为5月5日，但病理诊断5月6日才出来，病历当中有一项检查“乳腺钼钯

摄片8×10英寸”对确诊癌症有重要意义，但对方并没有进行此项检查，因此拒绝赔偿。新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认为只有在李亚新能够对以上问题进行合理说

明，或者配合进行检查的前提下，才重新启动原告的理赔程序，但至于是否理赔、理赔金

额及理赔项目需报请总公司审定。

【案件焦点】

医疗机构病历瑕疵是否可以作为保险公司拒赔理由？

【法院裁判要旨】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有

责任提供证据。李亚新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签订的

四份保险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李亚新在庭审中提供的病历能够证明其患右乳

癌的事实，被告虽基于病历中瑕疵提出原告未患病的抗辩，但未对此提供相

应证据，且原告提供的该医院证明对病历中的书写瑕疵作出了合理解释，故

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李亚新主张的癌症住院津贴法院予以支持，

但根据原告李亚新提供的病例记载，实际住院天数应为9天，李亚新主张住院

天数为10天，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

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

即给付原告李亚新重大疾病保险金人民币100000.00元、癌症确诊保险金人民

币350000.00元；

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

付原告李亚新癌症住院津贴保险金人民币6300.00元；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对医疗机构病历瑕疵效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医

疗机构病历的瑕疵，应当根据是否与案件争议事实有关联、是否对全卷病历的真实性有直

接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区分病历瑕疵属于形式性瑕疵还是实质性瑕疵。

具体到本案中，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因病历中诊断的表述不明

确，以及门诊手册中诊断的日期与病理诊断的日期不一致等瑕疵而认为李亚新并未患病，

拒绝赔偿。但法院认为这些瑕疵应属于形式性瑕疵，属于医院内部对病历书写的管理存在

漏洞，且经过医院出具证明，合理解释了上述瑕疵发生的原因。而且经过法官的调查，结

合全案证据材料，通过事实印证李亚新提供的医疗机构病历可以证明其患右乳癌的事实。

不能因为病历中的形式性瑕疵而否定整份病历材料的真实有效性。

编写人：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何其方

45.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系同一人的，其死亡后，因保险人未告知

受益人索赔需提交的材料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的，保险人应

承担赔偿责任

——邓淑琼等诉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字第3137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邓淑琼、王直勤、古某强

被告（上诉人）：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下简称

安盟保险四川分公司）

【基本案情】

死者古辉系四川星创后勤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2011年7月21日，古辉作为投保人，

通过网络激活的方式向安盟保险四川分公司投保了意外险，其中包括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保额10万元，保险期限自2011年7月25日起至2012年7月24日止。

2012年1月10日中午，古辉与同事吃团年饭并饮酒，当日16时许，古辉在成都市成华

区新华公园门卫室内死亡，其被120救护车送至成都市新华人民医院，医院出具《病人死

亡通知书》，载明古辉系猝死。事发当日，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新鸿路派出所向古辉

的同事调查了解情况。古辉的同事罗红工在询问笔录中称古辉中午和同事一起吃饭并饮

酒，古辉喝酒有点过量，在火锅店门口滑倒后被同事搀扶抬上汽车送回单位。古辉的同事

陈凤辉在询问笔录中称古辉事发当日中午和同事一起吃饭并饮酒，饭后被送回单位，后

120救护车过来急救。2012年1月12日，古辉被火化。2012年1月12日，成都市公安局成华

区分局新鸿路派出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古辉于2012年1月10日16时许，在成都市成

华区新华公园后门口猝死。经民警调查和法医判断，可能是因饮酒为诱因导致猝死，因家

属拒绝进行尸体解剖，无法进一步查明死因”。古辉的配偶王直勤在《证明》上签字并确

认对古辉死亡原因无疑义。2012年4月27日，派出所再次出具同样的《证明》，王直勤再

次在《证明》上签字。

古辉生前向安盟保险四川分公司购买《个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的投保及保单生效流

程为：登录网上投保系统，提供账号密码，填写投保资料，获得电子保单号并可供下载或

者查询。《个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保单第2.1.3“责任免除”规定，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

人身故、残疾或烧伤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四）因被保险人妊娠、流产、

分娩、疾病、药物过敏、食物中毒、中暑、猝死。第2.1.5“保险金的申请”中除了要求提供

出险通知书等材料外，还规定需要“公安部门或者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正式评定的二

级以上（含二级）公立医院或者本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或尸检

报告”。《个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第三条“理赔须知”中载明，因意外身故申请保险金应

提交尸体病理检验报告。

邓淑琼系古辉母亲，王直勤系古辉妻子，古某强系古辉的儿子。古辉死亡后，其家属

向中航安盟四川分公司索赔，该公司以被保险人系猝死，属于责任免除范围，拒绝赔付。

【案件焦点】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系同一人的，其死亡后，保险人应当告知受益人索赔

时需提交的相关材料。因保险人未告知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的，保险人是

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死者古辉生前向安盟保险四

川分公司投保了《个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双方建立的保险合同关系是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因古辉采用

网络激活方式进行的投保，根据系统提示输入账号、密码，填写投保资料，

逐项进行流程操作，包括对保险责任、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事项等内容的阅

读点击确认，最终完成保险合同的签订，因此，可以认定安盟保险四川分公

司已经履行了保险条款的告知义务，包括对免责条款的告知。在保险合同期

内，被保险人古辉死亡，虽然公安机关出具证明称“经民警调查和法医判断，

可能是因饮酒为诱因导致猝死”，医院《病人死亡通知书》载明为“猝死”，但

因古辉死亡前既有大量饮酒的情况，又有饮酒后曾摔倒的情况，因此其死亡

原因是否属于意外伤害所致，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免除的范围尚不得而知，故

在发生分歧和争议时，尸检才是认定死因的权威依据。法院认为，本案所涉

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古辉，保险公司在与古辉签订合同时虽然

履行了合同条款的告知义务，但因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古辉死亡，其继承人并

不当然知晓古辉所签保险合同相关条款和理赔事项，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为同一人，其身故而死因不明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当对保险受益人充分履

行理赔事项等告知义务，让受益人知晓死因不明将可能导致其申请赔付无法

实现。本案中，安盟保险四川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被保险人身故

后，对死者家属或者保险受益人告知其应将尸检报告作为申请保险理赔的重

要材料，故安盟保险四川分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投保人、被

保险人古辉死亡，因保险公司未对保险受益人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导致被

保险人意外死亡的原因不明，保险公司在无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死亡属于免责

事由，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赔付。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金额为10万元，故

三原告作为死者的法定继承人要求被告支付保险赔偿金10万元的诉讼请求正

当合法，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拒绝赔付的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信。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

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

下判决：

被告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邓淑琼、王直勤、古某强赔偿金10万元；

安盟保险四川分公司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死亡保险是典型的涉他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通常不是同一个主体，并且

各自享有的权利不同。通常情况下，受益人未参与保险合同的磋商和订立过程。受益人对

合同条款的了解程度较低。而其取得保险金的过程必须依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操作。那么

受益人如何获知相关保险条款？保险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否有义务向受益人告知相关

合同条款？法律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对受益人的权利，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二十三条第三款作了规定，即“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

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法律规定的受益人权

利只有取得保险金的权利。至于此项权利的具体内容以及对应的义务，尚无明文规定。

知晓索赔条款是受益人的正当权利，既然法律规定受益人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从

此权利延伸出的正当利益应受保护。受益人获取保险金的前提是依据保险条款索赔，因而

知晓相关合同条款是其正当利益。与此对应，保险人应当保障受益人的知情权。保险人若

只向投保人履行义务告知，则受益人未必获悉相关信息。本案中，死者古辉是投保人和被

保险人，如果其生前不对受益人提及索赔条款，那么受益人对索赔条款不了解。保险人不

直接向受益人告知，则会影响受益人正当索赔。对受益人的此种利益予以肯定，再将保险

人与之对应的应为行为扩张评价为合同义务，也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

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的考量。本案的被告保险公司在死者古辉的尸体火化前没有向受益人

告知相关索赔条款，火化后无法尸检，所以受益人无法查明死因，也无法进一步补正索赔

材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确定法律后果要素，如果保险人不

告知索赔相关条款，则条款中不利于受益人的部分不能约束受益人。因保险人不告知索赔

条款，导致无法查明被保险人的死亡是否属于免责范围的，保险人应当支付保险赔偿金。

编写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赖武梨

46. 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法院可以增加原告的赔偿金

——四川省巴中市东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李永志工伤保险待遇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9民终字第32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四川省巴中市东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兴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李永志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25日，李永志到东兴公司任施工员。2014年12月24日，李永志在施工时，

被落下的岩石砸伤左脚。2015年4月7日，四川明正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李永志本次

损伤（一）伤残程度，已构成9级伤残；（二）后期医疗费6000元；（三）误工时限：1.

从受伤之日起及院外康复治疗共150日，2.左足内固定取出还需要住院治疗15日；（四）

护理时限：1.从受伤之日起及院外康复治疗共100日，2.左足内固定取出还需住院治疗15

日。李永志向巴中市恩阳区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关系认定仲裁，2015年10月15日，恩阳区

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李永志与东兴公司的劳动关系成立。2015年11月11日，巴中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李永志2014年12月24日所受伤害为工伤。2016年7

月14日巴中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李永志为10级伤残。2016年8月26日，

李永志向恩阳仲裁委申请工伤保险待遇仲裁，要求东兴公司按月工资6000元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恩阳区仲裁委员会按照巴中市2013年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6825元作

出裁决：东兴公司一次性支付李永志伤残补助金21481元、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

业补助金30688元、停薪留职期间工资16878元、住院期间护理费88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1960元、住院期间自付医疗费5630元、鉴定费和检查费490元，共计85947元。东兴公司不

服仲裁裁决，诉至恩阳区人民法院，请求：东兴公司不承担李永志的各项赔偿金及补助

金。

【案件焦点】

1.李永志的工资是否是6000元每月？2.李永志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应按照巴

中市2013年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6825元计算，还是按6000元每

月计算？3.李永志未向法院提起诉讼，是否可以增加工伤保险待遇金额？

【法院裁判要旨】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

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对于工伤

保险待遇给付数额不当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变更，变更包括增加或者减

少。

李永志在申请仲裁时，虽然声称在东兴公司任施工员时月工资为6000

元，但未能提供证据。恩阳区仲裁委员会遂认为，李永志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应按照巴中市2013年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6825元计算。东兴公

司因不服裁决诉至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规则，“谁主张谁举证”。与争议事项有

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

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李永志作为劳动者，诉称领取了4个月工资，领取工

资时进行了签字，该签字表由东兴公司掌握管理，并提供了证人证言。东兴

公司虽提供了《公司职工工资计算发放明细表》，但无李永志的工资发放明

细清单，亦未提供李永志领取劳动报酬的收据，所以，法庭认为应当由东兴

公司承担不利后果，推定李永志的月工资为6000元。

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东兴公司未缴纳李永志工伤保险

费，双方劳动关系成立及工伤认定亦无异议，于2017年1月24日，作出

（2016）川1903民初字第9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解除东兴公司与李永志的劳动关系；

（二）李永志因工伤所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2000元、

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30687.50元、停薪留职期间工资30000

元、护理费88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940元、住院期间自付医疗费5630元、

鉴定费和检查费490元，共计120567.50元，由东兴公司支付。

东兴公司不服，上诉至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4月13日，四

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19民终3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因无直接证据证实李永志的工资明细，恩阳区仲裁委员会在裁定其工伤保险待遇时认

为应按年平均工资计算。但由于李永志在申请仲裁、工伤认定中，均提出其工资每月6000

元，并有证人李邦俊、张涛证言，法庭亦核实了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结合恩阳区工程建设

实际情况，恩阳区人民法院认定李永志的月工资为6000元。

用人单位对仲裁不服提起诉讼，劳动者却未提起诉讼，按仲裁裁决所认定的巴中市

2013年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6825元计算标准，还是按实际查明的工资标准

计算工伤保险待遇？本案在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时，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由于李永志未提起诉讼，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应按仲裁裁决所认定的年平均工资标准

36825元计算。第二种意见认为，由于东兴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向法院起诉，仲裁裁决

失效，应按实际查明的标准计算工伤保险待遇。对数额计算不当，可以予以变更，包括减

少，同时也包括增加。合议庭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为保护弱势群

体，司法公正，按第二种意见处理此案，并得到上级法院支持。

该案的判决对于督促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有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同时，

用人单位起诉反而得到比履行仲裁裁决更为不利的法律后果，是司法追求实质公平的典型

案例。

编写人：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 周斌

47.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居民遭受人身损害，主要收入来源

于城镇，应按照怎样的标准确定具体赔偿金额

——沙河市鑫安运输有限公司、沙河市中天汽车队诉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分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北省沙河市人民法院（2017）冀0582民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沙河市鑫安运输有限公司、沙河市中天汽车队

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基本案情】

原告沙河市鑫安运输有限公司所有的冀EE××××重型货车通过原告沙河市中天汽车队

在被告处投有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并投有不计免赔特约险，2016年10月6日17时20分，

原告沙河市鑫安运输有限公司司机李家明驾驶该车沿南石线由东向西行驶至沙河市嘉美陶

瓷厂路口西侧向北转弯时与同向行驶的骑电动车的胡小青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胡小青当场

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后经沙河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公交认字【2016】第

50272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家明负事故全部责任，胡小青不负事故责任。经交通警

察大队多次协商调解，原告沙河市鑫安运输有限公司通过李家明已赔偿胡小青丧葬费、死

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车辆修复费等共计60万元整。因交通事故发生在保

险期间内，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赔偿限额内承担保险理赔责任，被告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应支付原告赔偿款41.2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

原告认为受害人胡小青的居住证明上有物业公司、居委会和派出所加盖的印章，该居

住证明和其工作证明、工资表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胡小青在城镇居住生活，其收

入来源于城镇，因此其损失数额应该按照城镇的标准来计算。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受害人居

住证明不认可，认为仅凭一张居住证明不能证实胡小青长期居住在城镇，原告应当提供租

房协议或者房产证明来证实。

【案件焦点】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居民因交通事故死亡，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

的，在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时，应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

予以计算？

【法院裁判要旨】

河北省沙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对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居民胡小青

因交通事故导致死亡，因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在计算死亡赔偿金时应适

用城镇标准。

河北省沙河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作出如

下判决：

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沙河市鑫安运输有限公司、沙河市中天汽车队保险赔偿金412000

元。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740元，由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

公司负担。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对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居民胡小青因交通事故导致死亡，因其

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在计算死亡赔偿金时应适用城镇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

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中，改变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

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单一的以受害人户籍作为判断标准的情形，明确了一个标准，即受

害人系农村户籍，进城务工后其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地位于城镇时，此时不以户籍

作为判断因素，而是应当以受害人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作为主要判断标准。

在对受害人经常居住地的证据认定不易掌握时，应从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入手，确

定判断的标准和规则。通过对侵权法理论的分析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制定本意的

考究，死亡赔偿金填补的是被侵权人的逸失利益，具体而言就是被侵权人未来经济收入的

补偿。而被侵权人居住在何地，涉及的是被侵权人的生活成本支出问题，与死亡赔偿金所

填补的损失并非同一内容。因此，在被侵权人经常居住地不易掌握时，应将主要收入来源

地作为死亡赔偿金的判断标准。

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源自受害人，故应以受害人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时的个人情况来

确定适用什么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法最初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予以

规定，该司法解释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采取的是“继承丧失说”，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的并

非被抚养人的实际生活需要，而是因受害人死亡后导致的受害人个人收入中用于家庭成员

生活消费需要减少的部分，被抚养人生活费自始至终都是属于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一部

分，因此是与受害人实际情况相关联，与被抚养人的个人情况无关，在具体赔偿时应以受

害人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时的个人情况来确定是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予以计算。

编写人：河北省沙河市人民法院 高记朝

48. 保险合同中“意外伤害” 死亡举证责任的分配及除外责任的理

解和认定

——湖北省宜都农村合作银行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人身保险合

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00345号民事判

决书

2.案由：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湖北省宜都市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简称宜都银行）

被告（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

称人寿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3年5月17日，熊锋与宜都银行下设机构五眼泉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

熊锋向宜都银行借款人民币300000元，用途为经营贷款，借款期限为12个月，当天，宜都

银行依约向熊锋发放了贷款300000元。熊锋在办理贷款的同时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购买

了人寿保险公司所发行的《国寿小额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一份，并支付了保费1200

元。保险合同约定保险金额为300000元；保险责任为2013年5月17日起至2014年5月17日

止；第一受益人为向被保险人发放贷款的机构即宜都银行，第二受益人即法定受益人。

2013年6月4日21时许，被保险人熊锋与邓宗国、熊世会、熊世菊等驾车在宜都市聂家河镇

聂家河村八组附近路段时，熊锋下车小便后突然死亡。经宜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死亡

医学证明书》，载明熊锋死亡系“临床死亡”。后于2013年6月7日土葬。2013年6月19日，

宜都银行通过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赵进向人寿保险公司报案索赔。之后人寿保险公司理

赔部人员调查了被保险人熊锋死亡的相关情况，但未向宜都银行或者第三人作出答复。

2014年11月3日，宜都银行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人寿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300000元并

承担案件受理费。

【案件焦点】

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中“意外伤害”死亡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责任免除的理解和

认定。

【法院裁判要旨】

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保险人熊锋

的死亡是否是“意外伤害”致使，该举证责任在作为受益人的宜都银行还是在作

为保险人的人寿保险公司。被保险人熊锋突然死亡，死亡原因未知，宜都银

行作为受益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系保险事故且被保险人死亡属于保险合

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死亡。受益人对被保险人死亡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负

有证明责任。被保险人熊锋死亡的性质、原因不明，导致法院无法认定熊锋

的死亡属于意外伤害所致，这一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应由提出该项主张的

宜都银行承担。

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及保险法相关规定，判决：驳回湖北

省宜都市农村合作银行的诉讼请求。

宜都银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非疾病死亡对宜都银行而言，是消极事实。在宜都银行已提供熊锋是突

然死亡且死亡与被保险人主观意志无关的初步证据后，其行为意义上的举证

责任即已完成。此时，应由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熊锋是死于疾病等属于保险合

同免责范围的相关证据，否则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人寿保险公司可以通过

举证证明熊锋是死于疾病等方式完成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从而阻止不正

当请求案件的发生。原审法院将所有的举证责任自始至终均交由宜都银行承

担，可能使正当的请求权人蒙受不利裁判，应予纠正。综上，原判认定事实

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保险法相关之规定，作出如下

判决：

一、撤销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2014）鄂宜都民初字第01226号民事判

决；

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

湖北宜都农村合作银行给付300000元。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在于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中“意外伤害”死亡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责任免除

的理解和认定。

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宜都银行作为受益人在知道被保险人死亡后第一时间立即向保

险人报案索赔，并提交了被保险人死亡情况说明及医院死亡医学证明等初步证明被保险人

死亡经过的证据，完成了法律规定的初步证明责任。余下应该由保险人举证证明被保险人

死亡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除外责任情形。

关于责任免除的理解和认定。本案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保险条款中将意外伤害

界定为：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这一界定是

对意外伤害所作出概括性的解释，保险条款中没有也不可能将所有意外伤害的情形一一列

举，而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规定的不保事项非常明确列举了投保人、受益人的故意杀

害、伤害，被保险人犯罪，被保险人自杀、自伤、醉酒、吸毒，疾病等情形。因此，本案

人身意外伤害险合同实际采用的是“一切险减去除外责任”方式，因此受益人只需就被保险

人死亡这一保险事故发生与被保险人主观意志无关等进行初步举证，而无须证明究竟是哪

一种意外情形。保险人若认为不负赔付责任，则保险人应举证证明保险事故属于除外责任

确定的情形。本案中，保险人并未就被保险人死亡属于责任免除事由中的一种进行举证，

故应承担赔付责任。

编写人：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周芳

49. 工伤保险赔偿不影响侵权责任的主张

——陈君诉江苏汇丰远土木工程有限公司、张树健康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宿中民终字第0081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健康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陈君

被告（上诉人）：江苏汇丰远土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远公

司）、张树

【基本案情】

陈君在汇丰远公司承建的沭阳县陇集中心小学的工地上工作。2010年9月25日下午4时

30分左右，张树驾驶货车运送一批模板到该工地，汇丰远公司工作人员魏善明指派陈君和

王贵田上车将模板摞好并用工地上的吊车卸货，后张树上车参与摞板，张树在摞板过程中

不慎用一张模板将陈君的左眼碰伤。经司法鉴定，陈君构成人体损害八级伤残。后陈君通

过工伤保险赔偿程序主张权利，并就工伤保险赔偿与汇丰远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汇丰

远公司一次性赔偿陈君因工地伤害而产生的医疗费、伤残鉴定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共计62000元。

在一审庭审中，张树主张其是受汇丰远公司工作人员魏善明要求而参与卸货，并主张

运输货物的驾驶员不负责卸货，汇丰远公司予以否认，张树提供其第一次诉讼中一审法院

2010年11月8日庭审笔录中证人张娟、张军证言予以证明，张娟证言主要内容为：“我和魏

善明是邻居。因上官爱兵欠我钱，我从上官爱兵的厂里拉模板卖给魏善明和韩建，用于陇

集中心小学的工地，货款说好由韩建支付，张树的报酬由上官爱兵支付。上官爱兵让被告

张树送货，货物送到陇集中心小学工地后，魏善明让张树上车帮忙卸货，当时张树说没有

手套，韩建把他自己的手套给张树用。卸货的时候就发生事故了。”证人张军证言主要内

容为：“我有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自己买的车帮别人运输货物，作为驾驶员，

装货卸货，不是驾驶员的事，我们只负责拖货。”陈君就工伤保险赔偿之外的损失向汇丰

远公司、张树索赔未果，因而成讼。

【案件焦点】

1.汇丰远公司是否对案涉模板负有卸货义务？2.如果汇丰远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赔偿数额中是否应当扣除已经支付的工伤赔偿款？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

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汇丰远公司作为

被帮工人，对帮工人张树在帮工活动中造成陈君的人身损害，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张树作为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应尽谨慎注意义务，其在向高处

摞模板过程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将陈君左眼部位碰伤，其存在重大过错，

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陈君作为受汇丰远公司指派进行卸货，其在卸货过程中

亦应尽谨慎注意义务避免事故发生，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导致自己左眼受

伤，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陈君请求侵权损害赔偿，是基于侵权事实而享

有的侵权之债请求权，与陈君是否以劳动者身份获得用人单位劳动法意义上

的赔偿或补助无关。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

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作出

如下判决：

一、陈君因卸货受伤产生各项费用合计214975.45元，由汇丰远公司于一

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80%即171980.36元，张树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二、驳回陈君的其他诉讼请求。

汇丰远公司上诉称，汇丰远公司与陈君之间形成劳动关系，陈君的受伤

已被认定为工伤，并且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在上诉人汇丰远公司已经按照调

解协议履行赔付义务的前提下，不应再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向上诉人汇丰

远公司主张赔偿。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汇丰远公司对案涉模板负有卸

货义务，张树与汇丰远公司形成义务帮工关系，汇丰远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工伤职工

可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和侵权损害赔偿双重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的一个核心观点在于工伤保险给付不能免除侵权人的民事责任。首先，工伤

保险的目的在于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其保险范围并不以构成侵权责任为前

提。而第三人侵权赔偿是其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可能由工伤保险机构来替代，亦不

能因受害人受领工伤保险给付而免除或减轻，若如此则导致实际侵权的第三人不承担因其

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实则是对侵权行为的放纵，有违法理亦失之公正。其次，工伤保

险给付的请求权是基于工伤保险法律关系而享有给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权，而第三人侵

权是一种违法行为，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伤害方才产生侵权损害赔偿。两种请求权都可

以独立存在，当一个请求权消灭时并不意味着另一请求权的消灭。受领工伤给付不能替代

或消灭受害人的侵权赔偿请求权。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

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因用人

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工伤职工可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和侵权损

害赔偿双重赔偿。

编写人：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更

50. 意外伤害保险事故由承保风险和除外风险共同造成，保险人

应按承保风险所占事故比例赔付保险金

——张媛媛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州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张媛媛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州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

通州支公司）

【基本案情】

张媛媛系张圣东（已身故）女儿，为张圣东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张圣东生前系南通万

叠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叠公司）员工。2015年9月25日，万叠公司为包括张圣东在

内的12名员工在平安财险通州支公司投保了团体短期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其中，意外伤

害身故和残疾保险的保险期限为12个月，每人保险金额为15万元。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

分第七条约定：“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伤害导致身故、伤残或者医疗费用支出的，保

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二）被保险人醉酒或毒品、管制药品的影响期间；

（三）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保险

条款第二十六条“释义”部分对“醉酒”的解释为：“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80mg/100ml”，“酒后驾驶”的解释为：“指车辆驾驶人员在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

于20mg/100ml时的驾驶行为。”

2016年5月14日，张圣东驾驶电动自行车与解永成驾驶的普通货车右前部发生碰撞，

造成张圣东当日死亡，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

事故认定：张圣东醉酒（乙醇含量为238.9mg/100ml血液）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未遵守右侧

通行，且在对向来车时向右改变方向，未能确保安全，其安全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较大，

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解永成夜间驾驶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未降低行驶速度，对路面情况

观察不够，其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较小，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为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问题，2016年6月20日，张媛媛向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永成及所

投保交强险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该案法院认定，

对于交通事故中超出交强险范围外的损失，由解永成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并判决：

1.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赔偿张媛媛112492.24元；2.解永成赔偿张媛

媛258486.60元。

因张圣东系涉案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张媛媛以张圣东的死亡属于保险合同

约定的保险事故为由，向平安财险通州支公司提出赔偿请求，但平安财险通州支公司以张

圣东因醉酒期间发生事故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为由，不予赔付。张媛媛遂诉

至法院，请求处理。

【案件焦点】

张圣东醉酒驾驶非机动车死亡，平安财险通州支公司是否有权按照保险

责任免除条款第七条即被保险人醉酒影响期间或酒后驾车发生的意外事故不

予赔偿的约定而拒绝赔偿？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保险事故中，保险公司

抗辩拒赔理由是根据保险条款第七条约定的免赔情形，即“被保险人酒后驾

车、无有效驾驶证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和“被保险人醉酒或毒

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根据文义理解，该条款约定的“酒后驾驶”“无有效

行驶证驾驶”“驾驶无有效行驶证”明确限定被保险人驾驶的是机动车，而不是

非机动车，故被保险人张圣东驾驶非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不属于该免责情

形；“被保险人醉酒影响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是指被保险人醉酒与发生保险事故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保险法理论，对于多因致损的保险事故，应按照每

个原因对事故结果的影响力来判定保险公司的理赔责任，更能够平衡各方利

益和实现个案公正。本案中，交警部门已认定交通事故系多种原因造成，张

圣东醉酒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解永成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是事故发

生的次要原因，故因解永成过错所产生的保险事故损失与张圣东醉酒驾驶行

为无关，该部分损失平安财险通州支公司应予赔付。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

三款、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州支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

十日内向原告张媛媛赔偿保险金60000元（身故保险金15万元×40%）；

二、驳回原告张媛媛的其他诉讼请求。

平安财险通州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首先，虽然保险条款第七条约定“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

驾驶证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但对于“车辆”的范围，保险条

款未作出进一步解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对合同条

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

益人的解释。根据通常解释，“车辆”的范围应当包含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由

于涉案保险条款并未明确“车辆”是否包含了非机动车，故该条款具有两种解

释，本案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即张圣东酒后驾驶非机动车不属

于该免赔情形。其次，虽然张圣东醉酒后驾驶电动车系涉案事故发生的主要

原因，但并非引起事故的唯一因素，解永成对此亦负有过错，故一审法院判

决保险公司对张圣东的死亡事故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是一起意外伤害事故系由承保风险和免责事由（除外风险）两个原因共同造成。

目前我国保险实践中，对于涉及因果关系的保险事故均采用近因原则处理。所谓近因原

则，是指在保险法上，只有当一个原因对损害事故的发生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这个原因

是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时，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在单一原因造成导致被保险人的损失

时，近因原则的适用比较简单——该单一原因属于承保事故的，保险人承担赔付责任；反

之，该单一原因属于非承保事故或者免责（除外）事由的，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难题

在于，多个原因导致被保险人的损失时，各种情况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如何区分哪一个

原因是导致被保险人的损失的近因。与此同时，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使得恪守近因原则反而

可能导致过于机械的不公平后果，近因原则也因实践的需要有了新的发展，分摊原则由此

应运而生，即当承保风险和非承保风险共同导致损害时，按比例给付保险金。分摊原则打

破了近因原则“全赔或全不赔”的逻辑悖论，它在损害事故是承保危险和非承保危险共同造

成，才有适用的余地，是对近因原则理论的有益补充和纠正。

我国立法已经明确了人身保险适用分摊原则。2015年12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被保险

人的损失系由承保事故或者非承保事故、免责事由造成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保险人给付

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支持。”有关财产保险在多因致损的情况下是

否适用分摊原则，仍有待理论和实务部门进一步探索、研究。

编写人：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邓建华 吴菊

51. 盖然性规则应以穷尽举证责任为前提

——唐子美等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2016）苏0922民初字第5837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唐子美、钱科亮、王井方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市人保

公司）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19日，钱永华在盐城市人保公司投保了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2013

版）和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保险金额均为50000元。2015年4月27日晚，钱

永华在下班途中，精神病突发，殴打他人，当晚18时20分被民警及家人送至滨海县第三人

民医院治疗，当晚10时20分钱永华被发现在病区卫生间自缢身亡。三原告认为，根据两份

保险合同的约定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盐城市人保公司应当承担支付保

险金的义务，结合报警记录、钱永华殴打他人、就诊记录，可以间接证明事发时钱永华是

不能辨别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然而盐城市人保公司认为，钱永华是自杀身亡，并非遭遇

意外伤害，且钱永华是否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举证责任在三原告，事发前钱永华具备正

常工作、劳动能力，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拒绝支付保险金。

【案件焦点】

钱永华是否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自杀是否属于意外伤害致死？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两份保险利益条款的约定，意

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

体受到的伤害；而精神病人是特殊患者，患病期间大多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往往无法意识或欠缺意识控制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自

身伤害的事件，故钱永华自杀是否属于意外伤害，关键在于钱永华自杀时是

否有意识，是否能控制其行为。法院认为，精神病人自杀在医学上具有冲动

性、突发性、隐蔽性等特点，也是医学上公认的难以防范的意外。根据事发

当晚医院病例记载，钱永华的自知力为“缺”，“严重程度标准：社会适应能力

明显受损，管理困难，自知力无”，钱永华的就诊时间为2015年4月27日19时

30分，死亡时间为同日22时50分，事发时钱永华仍处于诊疗阶段。盐城市人

保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钱永华自缢前有康复的迹象，三原告作为钱永华的

亲属在短短的几小时内也无法对钱永华的行为能力申请法院作出认定；钱永

华发病前一直正常从事工作、劳动，家庭和睦、性格随和，盐城市人保公司

也未提供证明钱永华若非发病，在毫无理由、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有其他自杀

的理由。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四十

二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盐城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唐

子美、钱科亮、王井方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国寿绿舟意外伤

害保险保险金各50000元，共计100000元。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理解。根据法律规定，判断一个公民是否

为民事行为能力人，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1.被申请宣告人必须是精神病人；2.必须

经利害关系人申请；3.以法定程序宣告；4.必须由法院以判决的形式宣告。而本案的特殊

性在于钱永华的精神疾病是突发的，从发病至自杀身亡仅两三个小时，法律不应苛求其亲

属在该极短的时间内、非正常上班时间、理性地对钱永华的民事行为能力向法院作出申

请。

本案现有证据证明力不足，还原客观真实存在障碍，有必要运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判定现有证据及当事人行为，推断出相应的法律事实，而该推断的一个前提就是穷尽证据

证明，衡平双方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

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

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具体到本案，原、被告均举证证明钱永华案发前一直正常参与生产劳动，但从三原告

举证的报警记录及病历来看，显然钱永华是突发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更大，且在医学上精神

疾病本就具有冲动性、突发性、隐蔽性等特点，故不能以钱永华案发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

就否认其具有精神疾病的事实。至于钱永华的精神疾病程度是否能达到无民事行为能力的

标准，虽然目前的证据仅有医院的诊断“社会适应能力明显受损，管理困难，自知力无”，

但考虑事发的特殊情况，作为三原告已穷尽举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凭三原告未

提供钱永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文书就认定其举证不能，显然过于严苛和武断，本案被

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钱永华有精神病史，三原告怠于行使监管责任，故本案应判准三原

告的诉讼请求为宜。

编写人：江苏省省盐城市市滨海县人民法院 邵善宁

52. 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

——韦庆隆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鸣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2016）桂0122民初字第343号民

事判决书

2.案由：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韦庆隆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鸣支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产

保险武鸣支公司）

【基本案情】

原告韦庆隆是武鸣县府城镇文泉小学的学生。2013年8月31日，原告通过所在学校向

被告人民财产保险武鸣支公司投保了学生、幼儿意外伤害身故保险。由于系由学校团体投

保，学校统一收取并缴纳保险费，该保险单上无韦庆隆或其法定代理人的签名，被告亦未

向投保人书面或者口头说明该保险的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事项。保险期间为一年，自2013

年9月1日0时起至2014年8月31日24时止。保险单约定适用的保险条款均为2009年版，其中

《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09版）》载明《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

表》共七级含三十四种伤情的赔付比例。保险期间，韦庆隆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接受治疗。

后经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韦庆隆颅

脑损伤进行开颅手术治疗后，左颞顶部颅骨缺损面积6cm2

以上，构成X级（十级）伤

残。

原告韦庆隆认为被告应当向其支付因意外伤害产生的治疗费、住院费用补偿、伤残补

偿金并提交电脑咨询单、保险单、门诊病历、疾病诊断证明书、住院病历、手术记录单、

诊断报告单、收费收据、住院费用清单、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交通事故认定书

等以证明其主张。

被告人民财产保险武鸣支公司则辩称，医疗费方面，如果原告在交通事故中得到过其

他赔偿，依照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2.2项）的损失补偿原则，被告不应再赔偿；住院

补偿费用的计算没有任何依据；伤残补偿金方面，本案的案由是保险合同纠纷，保险伤残

评定应该按合同条款的约定，适用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评定。被告向法院提交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2009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条款（2009版）以证明其辩称。

【案件焦点】

原告在交通事故中得到过其他赔偿，被告是否可以以此为由，根据损失

补偿原则拒绝向其支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

【法院裁判要旨】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人民财

产保险武鸣支公司形成了保险合同关系，被告人民财产保险武鸣支公司应当

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

1.被告能否以原告在交通事故中得到过其他赔偿为由拒绝支付意外伤害医

疗保险金。其一，被告作为保险人以不重复赔偿为由拒绝理赔，但不能提供

证据证明其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向原告

明确说明免责事项。其二，法律上不限制人身保险的重复投保，人身保险合

同不适用财产保险的补偿原则，韦庆隆投保的是人身保险，被保险人从第三

人处获得赔偿并不影响其向保险人主张其权利。其三，因本案系人身保险合

同纠纷，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无论原告在交通事

故中是否得到过其他赔偿均不能因而免除被告的保险责任。综上，被告关于

医疗费补偿的拒赔理由不成立，原告韦庆隆要求被告依据保险合同支付意外

伤害医疗保险金1000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

2.住院医疗保险金。原告韦庆隆因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为20386.32元，依

照保险单“特别约定”中关于住院医疗保险金的免赔额及赔付比例计算，原告主

张被告赔偿的住院医疗保险金3900元未超过被告应赔付的数额，该院予以支

持。

3.伤残保险金。（1）关于伤残等级问题。现被告对原告所做伤残等级鉴

定的“左颞顶部颅骨缺损面积6cm2 以上”无异议，仅认为适用的评定标准不正

确，但经该院释明后不申请重新鉴定；该院不宜直接采信原告提供的鉴定意

见，但可结合原告的实际伤情和治疗后的伤残现状，参照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中国法医学会于2013年6月8日联合发布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7.1

项头颈部的结构损伤中“颅骨缺损大于等于6cm2 ”，确定原告构成十级伤残。

（2）关于被告是否应给付原告伤残保险金的问题。被告辩称符合该公司《意

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2009版）》中《人身保险伤残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

表》列明的三十四种情况及伤残程度符合七级才予赔付。如前所述，免除保

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在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的情况下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被

告未将该保险条款的理赔内容及赔付标准向原告作出说明，原告对相关条款

并不知晓，因此被告辩称不成立。

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及第十三条第

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鸣支公司支付原告韦庆隆意

外伤害医疗保险金10000元；

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鸣支公司支付原告韦庆隆住

院医疗保险金3900元；

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鸣支公司支付原告韦庆隆意

外伤害残疾保险金2000元。

【法官后语】

“损失补偿原则”是适用于财产保险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当保险事故发生并使被保险人

遭受损失时，保险人必须在其承担的保险金给付义务范围内对被保险人所受实际损失进行

填补，被保险人不能因保险给付义务的履行而获得额外利益。法律赋予保险人行使代位追

偿权也是财产保险中“损失补偿原则”的体现，其目的就是防止被保险人通过购买保险而获

取不当利益。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限制了财产保险的重复投保，

规定在财产保险中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的总

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各保险公司按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

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但其第四十六条亦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

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

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该条款明确限制保险人

行使代位追偿权，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且保险法对人身保险并

无重复投保的限制。因此，“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于人身保险。

被保险人韦庆隆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依据保险合同取得赔偿是一种合同关系，是合同之

债。韦庆隆在交通事故中因侵害人的过错获取赔偿是一种侵权法律关系，是法定之债。根

据债之相对性原理，法定之债和约定之债之间、数个约定之债之间均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同时，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人往往还是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因此，保险人若是

认为被保险人获得理赔后仍可能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从而“获得额外的不当利益，违反

公平原则，引发道德风险”，则应当在保险免责事项中，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形下、何种范

围内免除自己的责任，并对自己尽到此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在保险人尽到了明确说明

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义务的情形下，民事主体作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可以在综

合考虑缴纳保险金的数额、可得赔偿数额、风险及收益之后，决定自己是否投保，是否重

复投保。

被告作为保险人现以不重复赔偿为由拒绝理赔，又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向原告

明确说明免责事项，因此，本案被告拒赔理由不成立。

编写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 刘芸芳

53. 人身保险合同中，按残疾程度给付保险金的约定和费用补偿

型医疗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约定是否属于免责条款的认定

——程某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呈贡县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6）云0114民初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程某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呈贡县支公司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30日，昆明市呈贡区梅子小学（以下简称梅子小学）作为汇交人提交汇交

申请书一份，其中其他约定中手写载明“同意贵公司保险合同采取电子保单服务方式”，同

时加盖“有医保，国寿学生儿童定期寿险系列保险给付比例特别约定见附件”。2014年9月1

日，保险公司向梅子小学出具汇交件承保通知书一份，载明承保人数229人（被保险人清

单详见附件，其中包括程某），保险期间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止，程某缴

纳保险费100元，保障项目包括：1.国寿附加学生儿童伤残意外伤害保险，每人保险金额

25000元；2.国寿附加学生儿童意外伤害费用补偿医疗保险（A款），每人保险金额10000

元。承保通知书中载明“为了您及投保人充分了解保险保障权益及其他相关规定，请详阅

所附条款”，特别约定“有医保，国寿学生儿童定期寿险系列保险给付比例特别约定见附

件，同意采用电子保单服务方式”。特别约定中未参加医保给付方式为：100元至1000元

（含）给付50%，1000元至5000元（含）给付60%，5000元至10000元（含）给付70%，

10000元至30000元（含）给付80%，30000元以上（含）给付90%。程某未参加医保。国

寿学生儿童系列保险给付比例特别约定中梅子小学作为投保单位盖章。

国寿附加学生儿童伤残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第四条中对保险责任约定如

下：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体伤残的，本公司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

的规定，按本附加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乘以该处伤残的伤残等级所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

给付伤残保险金。《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将与人身保险伤残程度等级相

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分为十档，伤残程度第一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为100%，伤残

程度第十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为10%，每级相差10%。

（2015）昆少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认：程某与田丰某在梅子小学校内相互推搡玩

单腿跳过程中，程某从教室门内摔到教室门外受伤。2015年7月3日，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

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明确：程某此次损伤综合评定为八级伤残。程某因该事故造成的损失

为：医疗费25006元、残疾赔偿金145794元，后期治疗费16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00

元、营养费500元，护理费79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1400元，共计人民币190690元。

该事故中程某承担40%的赔偿责任，田丰某承担30%的赔偿责任，梅子小学承担30%的赔

偿责任。该判决确认田丰某的法定代理人田实平、邓远艳和梅子小学分别赔偿原告程某损

失各57207元。

【案件焦点】

按残疾程度给付保险金的约定和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

的约定是否属于免责条款？

【法院裁判要旨】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按残疾程度给付保险金的约

定和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约定并不属于免责条款，程某

关于保险公司未向其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而条款不生效的主张，法院不

予支持。保险公司在本案中的保险责任应以合同约定为准。

关于伤残意外伤害保险金的标准及数额。程某因意外致残的伤害发生在

保险合同生效期内，保险公司应按照双方约定的标准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

主张以《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作为计算和支付残疾保险金

的依据，应予以支持。故法院予以支持的意外伤害保险金为7500元（保险金

额25000元×八级伤残赔付比例30%）。

关于意外伤害费用补偿医疗保险金的标准及数额。费用补偿型保险以补

偿被保险人医疗费用支出为目的，意在对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在被保险人穷

尽其他手段后，就尚未足额支付的部分由保险公司按比例赔付。费用补偿型

保险虽属于人身保险，但补偿医疗费用的目的显然在于保障财产利益，这一

保障功能使其具有财产保险的特征，使其有别于定额给付型人身保险，故应

当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并以合同约定为裁判依据。本案中，程某实际支出的

医疗费25006元分别由案外人田丰某、梅子小学各承担30%责任，已经由民事

判决确定了相应的责任主体及责任份额。在扣除以上途径已经补偿或给付部

分，程某自行承担的范围为10002.4元（25006元×40%），对应的保险公司的

赔偿责任为8001.92元（尚未足额支付的医疗费用损失10002.4元×无医保给付

比例80%）。故法院仅支持原告要求赔付意外伤害费用补偿医疗保险8001.92

元的诉讼请求。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

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呈贡县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程某支付意外伤害保险金7500元，意外伤害费用补偿

医疗保险8001.92元，以上款项合计15501.92元；

二、驳回原告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的重点在于汇交险保险合同投保人的认定以及对保险条款是否属于免责条款

的理解。

第一，关于汇交保险合同投保人的认定，被告保险公司主张相对方为梅子小学，程某

仅作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一

款、第二款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

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本案合同的性质

属汇交保险合同，即大量投保人在投保时将投保材料、保费等统一上交到保险公司，保险

公司分别向被保险人交付个人保险单，由被保险人交付保费的一种保险合同形式。《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

（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抚养关系的家庭其

他成员、近亲属；（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

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

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程某是保险合同的投保人，

保险公司所主张的“汇交人”梅子小学不能认定为是本案的合同当事人，即不能认定为投保

人，主要理由：（一）程某是被保险人，在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作为本人，具有保险利

益。梅子小学与程某之间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中所规定的关系，

即梅子小学对程某不具有保险利益；（二）程某负有向保险公司交付保费的义务，梅子小

学不是保费支付义务的承担者；（三）梅子小学作为教育管理机构，将学校内投保人所缴

纳的费用收取后统一交至保险公司的行为是其工作内容之一，而不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

承担者；（四）保险公司提供格式的汇交申请中也未将梅子小学列为投保人，而是列

为“汇交人”。汇交人并不是保险法上所规定的投保人，两者不能混同。基于以上理由，程

某作为本案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对保险公司享有诉权，合同相对方分别为程某与保险公

司。

第二，关于保险公司按残疾程度给付保险金的约定［国寿附加学生儿童伤残意外伤害

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第四条］是否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根据该规定，保险合同的订立应兼顾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利益，合理分担

各方的权利义务。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关于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造成不同程度的伤

残，由保险人进行不同额度的赔付，即为保险合同公平原则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

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

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

款’。”免除责任条款中的“比例赔付或者给付”应指保险公司不按实际损失的全额承担赔偿

责任，而是按照实际损失乘以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在确定的损

失范围内减免保险人责任的情形。本案中，国寿附加学生儿童伤残意外伤害保险（2013

版）利益条款第四条约定：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

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体伤残的，本公司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

定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按本附加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乘以该处伤残的伤残等级所

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给付伤残保险金。该约定将被保险人伤残程度的重与轻和保险人给

付保险金的多与少相对应，是兼顾被保险人利益的同时合理分担各方权利义务的约定。

《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为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明令要求业内各保

险公司在商业保险中采用的人身伤残保险金给付标准。该约定并未在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

范围内减轻或排除其应当承担的风险与损失，故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而属于确

定保险人承担责任范围的条款。该保险范围条款的效力并不受保险公司是否履行明确告知

义务的影响。

第三，关于国寿附加学生儿童意外伤害费用补偿医疗保险（A款）利益条款第三条是

否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该条款约定如下：对被保险人每次意外伤害事故所发生并

实际支出的符合当地学生儿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本公司在扣除当地学生

儿童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途径已经补偿或给付部分以及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免赔额后，对其

余额按本附加合同约定给付比例给付医疗保险金。该约定并未在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

内减轻或排除其应当承担的风险与损失，故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编写人：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李解

54. 如何审查“格式条款” 的效力

——王松华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沧民终字第271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王松华

被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简

称平安沧州支公司）

【基本案情】

2012年12月4日，原告王松华在被告公司投保平安道路交通事故意外伤害保险一份，

投保两个险种，一种为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一种为意外伤害医疗，投保期限均为12个

月，保险费分别为100元和20元，保险金额分别为60000元和10000元。2013年10月2日，原

告驾驶轿车发生交通事故，支出医疗费51796元，二次手术费需8000元，已得到事故对方

保险公司赔偿10000元+17669元，尚余32172元；另原告经司法鉴定，构成九级伤残。原

告诉请被告赔偿保险赔偿金70000元并负担诉讼费用。

【案件焦点】

1.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被告是否向原告做出明确说明？2.该条款对原

告有无拘束力？

【法院裁判要旨】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在被告处投保平安道路交通事

故意外伤害保险，有原告提交的保险单证实，且被告对此亦无异议，双方存

在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被告在原告发生保险事故后应根据保险合同履

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原告的伤残等级是经过有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做出的

权威认定，应予认定。被告向本案提交的平安道路交通事故意外伤害保险条

款，原告称没有见过，被告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已针对该条款向原告进

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九条的规定，该条款对原告不产生效力，被告主张原告不构成条款约定的伤

残程度且应依照比例赔付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根据双方的保险合同约

定，本次事故造成原告受伤致残，医疗费超出保险限额，被告应向原告支付

医疗保险金10000元；原告构成九级伤残，被告应支付残疾保险金60000元，

共计7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做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松华保险金70000元。

二、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三、诉讼费1550元，由被告负担。

平安沧州支公司提起上诉，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

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

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案由是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向被保险人提供的是

自己拟制的保险合同，保险人是否就有关合同条款向被保险人进行了明确说明，是否保障

了被保险人关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条款内容的知情权是本案审查的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

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

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

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

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另《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

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

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

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上诉人主张按其制定的伤残等级评定标准和赔偿比例进行赔

偿，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如果没有向被保险人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该条款不产

生法律效力。因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对该保险条款向被上诉人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

义务，且被上诉人称其从未见过该条款，故该条款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上

诉人主张按其规定的《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确定伤残和按比例赔付，

没有法律依据，其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本案的裁判结果给我们以下启示：

1.作为保险人应完善相应的告知手续，对相应的条款内容，特别是有关责任免除条

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一定要认真

翔实地告知被保险人，在被保险人详细了解后，让被保险人亲自在告知说明后签字确认，

证实自己履行了相应的明确说明义务，以便在以后的理赔或诉讼中首先做到有据可依。

2.作为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一定要详细了解保险合同内容，特别是有关自己

切身利益的条款，要认真阅读了解，在充分明知的情况下，认真考虑得失利害关系的前提

下，再在保险合同上签字。

3.作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都应该本着诚信原则进行理赔和索赔。保险人对于自己免除

责任等条款一定要让被保险人明知，不能故意隐瞒或有意回避，要保障被保险人的知情

权。被保险人一定要自担一定的保险风险，在合同约定且自己明知的情况下，应按约定索

赔，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索赔纠纷。

编写人：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 王杰

55. 非工亡社会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的竞合及民事责任承担

——肖万芹等诉湖北双投建材实业有限公司社会保险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2016）鄂0505民初字第28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社会保险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肖万芹、方甲、方乙、方正学、樊孝珍

被告：湖北双投建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投建材公司）

【基本案情】

方建华生前系被告双投建材公司的员工，双方于2013年6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一

年即自2013年6月1日起至2014年5月31日止。2013年8月26日晚，方建华在回双投建材公司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方正学对方建华的死亡申请工伤认定，2014年12月15日，宜昌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方正学不服向宜昌市西陵区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方正学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宜

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的宜人社认（2014）第1436号《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方正学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8月2日，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1月7日，方正学申请仲裁要求享受

非工亡待遇，2015年11月13日，宜昌市猇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提请劳动仲裁申

请超过一年时效为由不予受理。

同时查明，原告肖万芹系方建华之妻，方甲、方乙系其子，方正学、樊孝珍系其父

母。被告双投建材公司在劳动合同期限内未为方建华缴纳基本养老保险。2014年度在岗职

工年平均工资为39474元。

另查明，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死亡有关待遇问

题的暂行处理意见》（鄂人社发\[2012\]53号）、《关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死亡有关

待遇问题的补充处理意见》（鄂人社发\[2013\]46号）规定：一、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

费人员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标准为3个月的所在市、州上年

度月社会平均工资。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人员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领

取的抚恤金标准，分别按以下办法执行：1.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以上的，

抚恤金标准为10个月的所在市、州上年度月社会平均工资；2.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

限）不满15年的，抚恤金标准为：所在市、州上年度月社会平均工资×10÷180×缴费月数

（含视同缴费月数）。……五、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中列支。

【案件焦点】

1.本案案件性质及原告仲裁申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本案民事责任如何

承担？3.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员非因工死亡后丧葬补助金及抚恤金的计费

标准？

【法院裁判要旨】

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本案案件性质及原告仲

裁申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

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

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属于劳

动争议案件，案由应为社会保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

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自方建华死

亡后一直在不间断地主张权利，其申请仲裁主张权利时未超过仲裁时效。

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规

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第十七条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

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

付。”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

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由此可见，用人单位为劳

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是其法定义务。本案中方建华与双投建材公司于2013年6月

1日签订劳动合同后，双投建材公司没有依法在三十日内为方建华办理社会保

险，造成方建华因交通事故死亡后其亲属不能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侵害

了方建华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员非因工死亡后丧葬补助金及抚恤金的计

费标准。根据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死

亡有关待遇问题的暂行处理意见》（鄂人社发\[2012\]53号）及《关于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人员死亡有关待遇问题的补充处理意见》（鄂人社发\[2013\]46

号）的规定据实计算，因双投建材公司依法应为方建华缴纳三个月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而未缴纳，丧葬补助金为2014年度三个月的在岗职工社平工资即

9868.5元（39474元/年÷12个月×3个月）、抚恤金为548.25元（39474元/年÷12

个月×10个月÷180×3），合计为10416.75元。

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

条、第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

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湖北双投建材实业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肖万芹、方甲、方乙、方正学、樊孝珍损失10416.75元；

二、驳回原告肖万芹、方甲、方乙、方正学、樊孝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湖北双投建材实业有限公司承

担。

【法官后语】

关于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损害赔偿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起来较为复杂。本案

中，方建华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但不构成工伤，因此无法享受职工工亡保险

待遇。由于用人单位未依法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造成方建华的遗属不能依法享受非工亡

社会保险待遇，于是请求由用人单位承担其本应享受的非工亡社会保险待遇。

本案中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员非因工死亡后丧葬补助金及抚恤金的领取标准如何确

认？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死亡有关待遇问题的暂行

处理意见》（鄂人社发\[2012\]53号）、《湖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人员死亡有关待遇问题的补充处理意见》（鄂人社发\[2013\]46号）规定：1.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缴费人员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标准为3个月的所

在市、州上年度月社会平均工资。2.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人员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

的，其遗属领取的抚恤金标准，分别按以下办法执行：（1）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

限）满15年以上的，抚恤金标准为10个月的所在市、州上年度月社会平均工资；（2）缴

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抚恤金标准为：所在市、州上年度月社会平均工

资×10÷180×缴费月数（含视同缴费月数）。……3.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从基本

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列支。法律、行政法规对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原告主张的丧葬补助金、抚恤金具有法律依据，但其请求数额明

显过高，本院根据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据实结算，因双投建材公司依法应为方

建华缴纳三个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而未缴纳，丧葬补助金为2014年度三个月的在岗职工社

平工资即9868.5元（39474元/年÷12个月×3个月）、抚恤金为548.25元（39474元/年÷12个

月×10个月÷180×3），合计为10416.75元。

关于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与非工亡社会保险待遇竞合，是否能够“双赔”的问题。交

通事故赔偿和职工非工亡社会保险待遇中均包含丧葬费。二者在请求权基础、承担赔偿责

任的主体、法律关系性质方面有明显区别。非工亡社会保险待遇是基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后，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调整，赔偿责任人为社会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

而获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是基于受害者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侵权法律关系，受《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调整，赔偿责任人为侵权责任人。当交通事故赔偿

与非因工死亡社会保险待遇两者发生竞合时，在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两者实行择一赔偿

原则或者是差额互补原则时，非因工死亡人员完全可以获得双重赔偿，这将有利于使非因

工死亡职工在死亡抚恤待遇偏低时，其合法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为职工遗属的基本

生活提供保障，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编写人：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 孙泽华

56.“老工伤” 人员可否享受《工伤保险条例》各项工伤保险待遇

——余先进诉湖北湖开电气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终字第235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余先进

被告（上诉人）：湖北湖开电气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

1980年，余先进进入原湖北开关厂工作。1997年至2010年，企业历经改制、转让，最

终更名为乐星湖开电气（湖北）有限公司，2015年9月，乐星湖开电气（湖北）有限公司

更名为湖北湖开电气有限公司。余先进一直在改制后的公司工作，其中，余先进与原乐星

湖开电气（湖北）有限公司于2011年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至2012年12月31日

止。2012年3月24日，余先进因病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右上肺腺癌。2013年4月21日，诊断

为职业性肿瘤（石棉所致肺癌）。2013年7月26日，宜昌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老

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余先进工伤（职业病）的致残程度为二级。其后余先

进被作为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从纳入“老工伤”管理的次月开始

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旧伤复发（职业病）治疗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月领取

伤残津贴。余先进以其没有完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为由，要求被告支付其各项工伤保险待

遇，并要求被告对其患职业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被告单位认为余先进已经被纳入“老

工伤”人员工伤保险统筹的范畴，享受了相关待遇，且余先进主张的标准过高，主张医疗

费、精神损失费等没有法律依据。

【案件焦点】

1.“老工伤”待遇与新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有一定差距，其是否能根

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呢？2.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后，是否还有获得民事赔偿的权利呢？

【法院裁判要旨】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

的，承继单位应当承担原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虽余先

进接触职业病有毒有害物质系在原湖北开关厂工作期间，但该厂经改制、转

让后，余先进一直在承继后的企业工作，现承继后的企业为湖北湖开电气有

限公司，故应由湖北湖开电气有限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余先进被纳

入“老工伤”管理统筹范围后，没有享受到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

等待遇，因单位未为余先进办理工伤保险，导致其不能享受该待遇，故应承

担该部分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职业病

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余先进对工伤保险待遇不能完全补偿其所受

损害部分，可以向湖北湖开电气有限公司请求赔偿。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

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工伤保

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

（二）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

定，判决如下：被告湖北湖开电气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

付原告余先进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2875元、停工留薪期工资5820元、医疗费

45187.76元、住院期间护理费44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640元、交通费2200

元、营养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为165722.76元。

余先进和湖北湖开电气有限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宜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余先进个人情况，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虽将余先进作为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老工伤”管理，解决其相关待遇问

题，但在此范围并未解决纳入“老工伤”管理前的医疗费、护理费、停工留薪期

工资等问题，纳入“老工伤”管理并不等同于享受了依据《工伤保险条例》所享

有的相关待遇，其仍有权依《工伤保险条例》主张其合法权利。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

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

要求。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对余先进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支持符合法律

规定。由于本案余先进因职业病身患右上肺腺癌，一审法院结合损害后果、

侵害的行为方式和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对余先进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30000元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基于上述理由，对余先进、湖北湖开电气有限公

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法院均不予支持。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的处理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已经享受了“老工伤”待遇，是否还能依照《工伤保

险条例》享受相关的工伤保险待遇；患职业病认定为工伤后，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能

否再提起民事赔偿，该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是双重赔偿还是补充赔偿的关系？

“老工伤”人员的待遇问题也是用人单位和受伤职工都关注的问题，这就需要确定《工

伤保险条例》是否具有溯及力。《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

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

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该规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既要按照本规定工伤认定程序认定

工伤，也要按照本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其中“老工伤”待遇已经享受的部分，可以从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待遇中扣除。

职业病患者因工伤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还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民事赔偿要求。但

是，因该民事赔偿请求权是基于用人单位侵权的特殊情形，应区别于第三人侵权的情况，

故并非职业病病人同时享有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的双重救济，而是获得工伤保险后在民事

赔偿方面还有未获得赔偿的权利才可以向用人单位请求民事赔偿，也即将民事侵权赔偿作

为工伤赔偿的差额部分的补充。

编写人：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 殷红霞

57. 如何认定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代投保人网上激活保险卡行为的

法律性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诉王秀芹等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字第304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

人寿保险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王秀芹、尹凤芹、张蕊

【基本案情】

张启明系王秀芹之子、尹凤芹之夫、张蕊之父。2014年11月19日，人寿保险公司业务

员陈爱华向张启明推销吉祥卡（E款）意外伤害保险，张启明购买了该吉祥卡意外伤害险

并交纳保险费100元。保险金额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10万元，意外医疗保险金额1万元，搭

乘机动车意外伤害保险金额10万元，驾驶私家车意外伤害保险金额10万元。保险期间为一

年。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七、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2015年7月26日12时15分，在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河北庄村西侧，夏景芹雇用的

司机李忠远驾驶重型自卸货车（京AL4530）头西尾东临时停车，张启明驾驶“宝田”牌三

轮（电动）摩托车（无号牌）由东向西行驶，三轮摩托车右前部与重型自卸货车左后部接

触，造成两车损坏，张启明受伤。张启明被送往密云区医院住院治疗1天，并于北京军区

总医院住院治疗12天后，因闭合性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此次事故经北京市密云区公安

局交通大队认定，李忠远因驾驶超载机动车在道路上违法临时停车负同等责任；张启明因

持“C1E”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且未确保安全的

交通违法过错行为负同等责任。张启明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151563.48元。

现王秀芹、尹凤芹、张蕊请求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判令人寿保险公司赔偿死亡赔偿

金10万元及医疗费1万元共计11万元。人寿保险公司不同意王秀芹、尹凤芹、张蕊的诉讼

请求，其认为：依据密云县（现密云区）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张启明所驾车辆未

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且未保证安全，与发生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上述情形属于

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情形。同时，张启明于2014年11月20日通过网络激活的形

式向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虽然由保险公司人员代为激活保险卡，但代理的

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委托人，保险公司人员已经阅读了网页弹出的免责条款，故该免责条

款的法律效果及于张启明。

【案件焦点】

如何认定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代投保人网上激活保险卡行为的法律性质？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密民（商）初字

第07457号民事判决：人寿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王秀芹、尹

凤芹、张蕊保险金11万元。

宣判后，人寿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京03民终字第30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1.保险合同是否以网络方式订立；2.人寿保险公司是

否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说明。

当事人之间以何种方式订立合同，取决于已订立合同内容的客观表现形

式，而与订立合同的表意主体无关。本案中，人寿保险公司通过设置激活程

序，将保险合同内容以作为书面形式之一的数据电文形式予以表现，通过激

活程序的完成，在人寿保险公司与张启明之间成立了保险合同并合法有效，

该保险合同内容客观上以数据电文形式表现。数据电文方式订立合同即为网

络方式订立合同的情形之一，因此，可以认定本案保险合同系以网络方式订

立。故对于人寿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

误，法院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

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

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适用该条的前提是，投保人

确实接收到了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存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信息。

本案中，张启明将卡号及密码告知人寿保险公司人员，由人寿保险公司人员

通过网页办理完成了激活的所有步骤，上述过程中，人寿保险公司人员未向

张启明提示网页自动弹出的免责条款内容，免责条款信息仍然停留在人寿保

险公司内部，并未到达张启明。此外，人寿保险公司人员出庭作证时认可，

其亦未通过其他方式向张启明告知及解释过本案涉及的免责条款。综上可以

认定，人寿保险公司并未对免责条款向张启明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关于人寿

保险公司主张，人寿保险公司人员是受张启明委托代为激活保险卡，故人寿

保险公司人员作为代理人，其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张启明承担的上诉理

由，本院认为，人寿保险公司人员作为公司代表，张启明告知其卡号及密

码，即为直接向人寿保险公司作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并无意委托其

再代为向人寿保险公司作出相关意思表示。故对人寿保险公司该项上诉理由

不予采信。

最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

但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法官后语】

近年来，随着网络及信息化发展，网络、电子、通信设备等投保方式被广泛应用，通

过激活注册订立的保险单大量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新类型保险合同纠纷。在审理此类保险

合同案件中，发现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代投保人激活注册保险单的情形较为普遍。总结该类

案件审理，笔者认为：

1.以电子激活方式订立合同属于通过网络方式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

式。”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

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据此，当事人之间以何

种方式订立合同，取决于已订立合同内容的客观表现形式，而与其他因素无关。保险公司

通过设置激活程序，将保险合同内容以作为书面形式之一的数据电文形式予以表现，通过

激活程序的完成，在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成立了保险合同并合法有效。该保险合同内容

客观上以数据电文形式表现，数据电文方式订立合同即为网络方式订立合同的情形之一，

因此，以激活方式订立保险合同属于通过网络方式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具体是由投保人

还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激活并不影响合同订立的客观形式。

2.保险公司人员代为激活行为不构成代理行为。保险公司人员作为公司代表，投保人

告知其卡号及密码，即为直接向保险公司作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并无意委托其再

次代为向保险公司作出相关意思表示，即由于保险公司人员作为公司代表的特别身份，在

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只存在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双方法律关系，而不存在保险

人、投保人、投保人之代理人的三方法律关系。

3.保险公司人员代为激活后仍应当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提示说明。适用《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第十二条规定的前

提是，投保人确实接收到了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存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信息。

如果投保人将激活所需的卡号及密码告知保险公司人员，保险公司人员独自通过网页办理

完成了激活的所有步骤，上述过程中，免责条款信息仍然停留在保险公司内部，并未到达

投保人。此外，由于保险公司人员代为激活行为并不构成代理行为，其获知免责条款的法

律效果亦不由投保人承受。综上，保险公司人员代为激活后仍应当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

行提示说明。

编写人：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向玗

（二）人寿保险

58. 从保险合同的视角看最大诚信原则

——马如萍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等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提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马如萍

被告（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民和

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民和支公司）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1日，马如萍向人民法院起诉称，其丈夫李信有于2012年9月25日与平安保

险青海分公司签订了《平安鑫盛终身保险（分红型，2012）》保险合同，并附加了医疗险

和意外险，合同约定如果投保人身故后，受益人应获得理赔保险金250000元。2012年12月

30日李信有突患急病，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保险人以投保人在投保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

义务为由拒绝赔偿。原告请求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和平安保险民和支公司赔偿保险金

250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和平安保险民和支公司承担。平安保险青

海分公司和平安保险民和支公司辩称，保险合同虽合法有效，但合同健康告知一栏中被保

险人均填否，询问被保险人是否患有重大疾病时，被保险人均表示没有。被保险人以“潘

小元”身份住院并在社保部门进行了医疗保险，该住院记录能证明投保人患慢性尿毒症，

被保险人故意隐瞒病情，未如实告知，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和平安保

险民和支公司有权拒绝理赔，请求驳回马如萍的诉讼请求。

【案件焦点】

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

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

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

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

同并不承担保险金的责任。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和平安保险民和支公司庭审

中提供了投保单，证明对李信有进行询问时，李信有故意隐瞒病情，没有如

实告知，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保险人有权拒绝理赔。从查明的事实可以认

定，本案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李信有在投保时确系患有肾病综合征等疾病。但

针对投保单不予认可，认为不是李信有本人所签，并申请进行鉴定，法院经

委托青海昆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投保书中投保人签名处李信有的签名字迹

不是李信有本人所写，对鉴定意见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和平安保险民和支公

司无异议。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和平安保险民和支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

以证明其对李信有在投保时进行了询问，以及李信有进行了虚假告知，投保

单签发后，也未要求投保人做身体检查。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的如实

告知义务是建立在保险人询问的前提下，故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没有充分的

证据证明李信有违反保险法及保险合同的约定。投保人李信有缴纳了保险

费，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和平安保险民和支公司出具了保险单，该保险合同

就可以认定成立并生效，合同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保

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李信有因疾病死亡，作为保险人应按合同的约定向李信有

的受益人即本案马如萍支付保险金。故要求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和平安保险

民和支公司给付保险金250000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平安保

险青海分公司和平安保险民和支公司的答辩意见，无事实及证据相支持，不

予采纳。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

称《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之规定，于2014年7月8日作出（2013）

民初字第915号民事判决：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中国

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民和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马如萍保险金250000元。

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于法无据。

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

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李信有与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

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但李信有

持有的合同中缺失风险提示的内容，该合同签订后，李信有按期交纳了保

费，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在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后，平安保险青海

分公司就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其指定的受益人相应的保险金。至于保险人是否

询问了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保险公司必须向投保人询问，投保人也必须向

保险公司如实告知，并且保险公司的询问义务应先于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同

时告知范围以询问内容为限。本案中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提交

了一份录音资料，但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其再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对李信

有的身体状况详细进行了询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平安保险民和

支公司是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的分支机构，虽经注册登记，但无注册资金，

无法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进行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平安保

险青海分公司承担，原审判决平安保险民和支公司承担责任不当，应予纠

正。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2015）东民二终字

第3号民事判决：将（2013）民初字第915号民事判决“由平安保险青海分公

司、平安保险民和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马如萍保险金250000

元”变更为“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马如萍保险金

250000元”。

平安保险青海分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对保险人未对李信有提前进

行健康询问的认定偏离了基本事实。青海昆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

见》认定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投保人“李信有”的签名字迹不是李信有本人所

写，该《鉴定意见》不具有客观性，鉴定结论不合法。投保人在投保前患重

大疾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故意隐瞒病情。

另查，2012年7月和8月李信有以“潘小元”的名字在青大附属医院住院治疗

结核性腹膜炎、肠梗阻、急性胰腺炎、过敏性紫癜（混合型）。2012年9月8

日再次以“潘小元”的名字在青大附属医院治疗肾病综合征，于10月3日出院。

在此期间的9月25日，李信有与平安保险民和支公司订立保险合同。10月3日

出院后的当天又以“潘小元”名字入住该院治疗肾病综合征。根据2012年9月25

日李信有与平安保险民和支公司所签《人身保险合同》，保险人明确向其询

问投保时的身体健康情况，李信有对询问事项在保险人所询问的事项栏中均

选择“否”，向保险人表达其投保时不存在不健康的事实。2012年12月30日，被

保险人李信有死亡，2013年4月12日马如萍要求给付保险金，2013年4月18日

保险人受理《理赔申请书》，2013年4月23日保险人调查事故原因，2013年5

月10日调查结束。2013年5月17日，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十六条规定，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行使合同解除权。至此，双方发生

纠纷，引起本案诉讼。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五条的规定，结合本案涉案保险合同签订当日，李信有本人即按所投保险合

同约定支付投保费，李信有如数缴纳投保费的行为表明其对合同记载的内容

明知，对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关系确认。马如萍对该部分事实的辩解理由

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李信有对保险人询问的事项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依据

法律规定可以解除合同。原一、二审判决以投保单不是李信有本人所签，及

保险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李信有投保时保险人履行了询问义务为由，支持马

如萍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再审予以纠正。

综上，本案经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民二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

和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3）民初字第91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马如萍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保险合同是一种最大诚信合同，诚信原则应贯穿于保险合同的始终，订立保险合同双

方均应承担相应的告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

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

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

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明知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属于保

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内容。”保险法对当事人订立和履行

保险合同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作出严格要求，投保人对保险人所询问的与保险标的或者

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投保人有应当如实告知先合同义务。本案中李信有明知自己患病住

院，并在住院期间投人寿保险险种。李信有投保时正在住院的情况及所患肾病综合征属人

寿保险合同提示中应当由投保人告知的病情，根据保险合同明示条款李信有在签订合同前

及签订合同后有义务将住院情况及所患肾病综合征病告知保险公司，但李信有在签订合同

时以及在合同提示的悔约期间内并没有将住院治疗和患病情况如实告知保险公司。据此，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马如萍的诉讼请求。

编写人：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曲颖

59. 保险业务经办人将要约中载明的“追溯期条款” 写入团体人寿

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按该约定履行理赔义务

——南京贝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保险合同

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字第4258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南京贝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龙公司）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南京分

公司）

【基本案情】

2015年8月14日，人寿南京分公司向贝龙公司发送《贝龙通信公司员工保障计划方

案》（以下简称《员工保障方案》）电子邮件，以特别约定形式载明：因贝龙公司人员分

布广泛，难以集中进行变更，人寿南京分公司可以延长新增人员保险生效追溯期一个月，

即员工保险责任生效日以正式入职登记时间为准，在员工正式入职登记后30日内，贝龙公

司仍可以与人寿南京分公司办理人员变更手续，最多追溯30日（以下简称“追溯期条

款”），并指派经办人郦相宇前往贝龙公司磋商。

2015年9月21日，贝龙公司向人寿南京分公司投保团体人寿保险并缴纳保险费。其收

到的《保险单》载明：保险金额500000元；投保人因所属人员变动需要增加被保险人的，

应书面通知人寿南京分公司，经人寿南京分公司审核同意，于收取保险费的次日起开始承

担保险责任，新增加被保险人的保险期间届满日与合同的保险期间届满日相同。因该《保

险合同》未载明“追溯期条款”，贝龙公司遂要求郦相宇向人寿南京分公司申请补充该条

款。人寿南京分公司未予补充，郦相宇遂在合同特别约定部分手写加入“追溯期条款”。

2015年11月17日，贝龙公司员工刘晓慧发生意外伤害（其时该员工未在贝龙公司保险

人员名册）。当月21日，刘晓慧被人寿南京分公司认定为被保险人。2016年1月28日，郦

相宇向刘晓慧微信转账赔偿款771.94元。

2016年3月30日，贝龙公司员工马遵在移动光缆线施工过程中触电身亡。其时马遵尚

未被加入被保险人名单，贝龙公司遂向人寿南京分公司报案。次日，马遵近亲属与贝龙公

司签订《保险金权益转让协议》约定，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将保险事故的保险金权益转

让给贝龙公司。之后，因人寿南京分公司不予理赔马遵身亡保险责任，贝龙公司诉至江苏

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要求判决被告人寿南京分公司赔付保险金500000元。人寿南京

分公司辩称，涉案保险合同中并未约定“追溯期条款”；从合同履行情况看，贝龙公司确实

多次申请增减人员，但保险合同的生效期均在贝龙公司提出申请后次日，并非贝龙公司所

称的往前追溯30日。马遵事故时间是2015年3月30日下午1时30分，事故发生后，贝龙公司

才申请变更马遵为被保险人。故马遵的保险合同在事故发生时并未成立，因此，贝龙公司

的诉讼请求无合法依据，请予驳回。

【案件焦点】

1.对保险业务经办人身份发生争议时，保险人对其经办人身份是否具有说

明义务；2.保险业务经办人在格式保险合同中另行写入的条款的效力及约束

力；3.保险人与投保人对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内容发生认识分歧时，对约定内

容的分析认定及对争议的处理。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与原告签订的《保险合

同》虽未打印“追溯期条款”，但被告发送给原告的《员工保障方案》明确载

明“追溯期条款”，而该方案系被告向原告发出的要约，经原告提示，被告经办

人郦相宇根据要约内容，在《保险合同》中加入“追溯期条款”，故郦相宇并未

违反被告意思表示。虽然，个人保险代理人不得办理团体人身险业务，但被

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郦相宇作为保险代理人隶属于保险代理机构，也不配合

法院安排郦相宇出庭作证，故郦相宇在《保险合同》中写入“追溯期条款”，应

当视为其履行被告缔约义务的职务行为。郦相宇向原告承诺“追溯期条款”的效

力，并依据“追溯期条款”向原告员工履行保险人赔偿义务；而原告对保险业务

不具备专业知识，无法判断郦相宇行为的性质，有理由信赖郦相宇所作承

诺，认为郦相宇代表被告。故即使郦相宇是被告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法规

定，原告亦基于合理期待权，自郦相宇在特别约定中手写加入“追溯期条款”之

日，被告均受“追溯期条款”约束。

根据《员工保障方案》载明之内容，“追溯期条款”可理解为：第一，原告

员工成为被保险人的时间应为其入职贝龙公司时间，而不是该员工作为被保

险人的时间；第二，追溯期30日，系原告向被告报告被保险人的最后期限，

原告超期汇报，被告即不再视该员工为被保险人。

据此，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判决，判决

被告人寿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贝龙公司赔偿保险金

500000元。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保险业务经办人向投保人所作的承诺，是否对保险人履行合

同产生效力。保险业务经办人不同身份性质，使经办人展业行为对保险活动产生不同法律

效力，保险人有义务向人民法院说明其经办人身份属性，未能证明经办人身份属性，将承

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法律后果即认定保险业务经办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

假设保险业务经办人为保险代理人，其履约行为致使投保人对保险合同产生合理期

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保险代理人没有代理

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保险人名义订立合同，使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

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当保险事故再次发生时，投保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

人申报保险赔偿，属于依据保险合同实现合同权益的行为，依法应予支持。

如果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条款产生歧义，应考虑双方签订合同的本意，结合

团体人寿保险特点，依据合同约定，确定双方权利义务，从而保障被保险人合法权益。

编写人：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陈琛

60. 高原反应不属于保险合同免责范围

——舒桂琼等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津县支公司人寿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字第10531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人寿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舒桂琼、董素英、袁泽伟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津县支公司（以下简称

人寿保险新津公司）

【基本案情】

2016年2月，袁国忠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在被告处投保了一份名为吉祥卡D（SCA200）

《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的人寿保险，该保险合同约定的生效日期

为2016年2月21日，保险期间为一年。按该保险合同的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

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被告应当支付约定的保险

金，即160000.00元。2016年4月27日，袁国忠在西藏尼玛县来多乡因不适高原缺氧气候，

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综合征，在尼玛县来多乡卫生所转院至县医院抢救的途中死亡。尼玛

县公安局出具死亡证明为：“死因疾病，并说明：因高原气候不适应，出现严重的高原反

应，有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尼玛县来多乡卫生所建议转院到上级医院治疗，在转院途

中死亡。”2016年5月20日，袁国忠之妻原告舒桂琼向被告申请理赔保险金，被告以不属于

意外伤害拒绝理赔。

【案件焦点】

被保险人高原反应死亡是否属于意外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

【法院裁判要旨】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死者袁国忠与被告签订的保

险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根据原、被告举

证、质证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如下：

1.对原告方没有保存尸体进行解剖，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根据

合同的约定，只有死因不明时才需要通过解剖等手段对死因进行进一步的确

认。而本案袁国忠的死亡原因非常清楚，即不适高原气候出现严重的高原反

应综合征，客观上已无解剖的必要。并且死者对于三原告来说属于最亲之

人，任何对尸体的损伤均是对三原告的二次伤害，因此，在客观上已无必要

进行解剖的情况下，被告仍然提出对尸体进行解剖的要求属于无理要求，三

原告有权拒绝，并不承担法律责任。

2.袁国忠的死亡是否属于意外伤害导致。根据双方一致认可的对于意外伤

害的定义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

使身体受到的伤害”，从文义上来解释，即为客观事件直接导致的意外伤害。

客观事件前面的定语均是来修饰这个客观事件的。本案造成袁国忠死亡的客

观事件是袁国忠进入高原缺氧的恶劣环境——这与人们进入水中、火海等恶

劣环境一样，随之发生的后果均是客观事件这个原因所引起结果，比如发生

高原反应，并可能出现一般性的头痛；或出现较为严重的情况，如呼吸困

难，须立即抢救方能治愈；最严重的情况是经抢救无效或抢救不及时死亡。

高原反应只是这个客观事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而这个客观事件完全符

合：突发的、外来的、非本意的、非疾病几种约束条件，因此导致被保险人

袁国忠死亡的直接客观事件属于突发的、外来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

事件，袁国忠的死亡属于意外伤害导致的死亡，被告应当依照保险合同的约

定向袁国忠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赔偿保险金160000.00元，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

赔偿保险金16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

第五款、第十八条第五款、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意见》第八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之规

定等相关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津县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原告袁泽伟、董素英、舒桂琼保险金共计160000.00元。

人寿保险新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认为：被保险人袁国忠的死亡是否属于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

范围，关键在于其死亡原因是否符合保险合同中对“意外伤害”的定义。依据

《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第十四条对“意外伤害”的释

义，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

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从“外来的”“非疾病的”两个定语分析，外来性是指来

自被保险人自身以外的原因而排除自身疾病等内在原因，因此“意外伤害”的外

来性与非疾病性具有逻辑上的包含与被包含的联系。就本案而言，袁国忠因

严重高原反应导致死亡，虽然医学教材中将高原反应定义为“对高原环境适应

能力不足引起以缺氧为突出表现的一种疾病”，但是高原反应的本质系外来物

理因素给身体带来的不良反应，袁国忠所遭受的身体伤害系从低海拔地区进

入高海拔地区后，由于高原空气稀薄、大气压力降低、氧气含量减少等外部

因素导致的，因此高原反应是意外伤害的结果而非致害原因。另外，舒桂琼

对袁国忠在保险事故发生前的身体健康状态已明确“未因大病住过医院”，人寿

保险新津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袁国忠系因自身内在疾病导致死亡，因此，

袁国忠的死亡符合关于“外来性”及“非疾病性”的定义。

法院依法认定袁国忠的死亡符合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对“意外伤害”的定

义，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在保险合同并未将高原反应列明为免责事由的情况

下，人寿保险新津公司应当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综上所述，人寿保险新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

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1.保险合同中对“意外伤害”的约定

本案中，依据《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第十四条对“意外伤

害”的释义，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

身体受到的伤害”。首先，意外伤害由“意外”和“伤害”两个方面构成。意外是指被保险人

对遭受的外来的、偶然的客观事件的发生、过程、结果没有预见性，同时由此意外事件导

致的伤害结果违背被保险人的主观意愿。

2.“意外伤害”在保险合同中的免责约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关于免责性条款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

的……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

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

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一般意外

保险合同中，高原反应没有作为免责条款附加在合同内，当意外事件导致伤害结果发生

后，保险公司应该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2）意外保险合同中对免责条款的约定。在意外保险合同中一般都含有免责条款。

例如，被保险人斗殴、醉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被保险人猝死，但另有规定的除外

等免责条款。本案中从证据吉祥卡D（SCA200）《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

益条款》合同中并没有约定高原反应在免责条款内，从合同约定来看，高原反应并不属于

免责条款，因此，被保险人在遭遇意外后，保险公司应该按约定进行赔付。

编写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人民法院 黄林 王嘉璐

61. 金融公司的分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投保人交费视为对代

签字的认可，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商业保险不宜认定诈骗

——陈金福诉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2015）蓬民初字第191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陈金福

被告：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3年2月5日，原告向被告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投保了编号为

36738448号的保险，含主险《泰康财富人生D款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附加险《泰

康附加财富赢家定期寿险（万能型）》。投保后，原告将该商业保险与政府的社保及新农

合保险相比，认为该商业保险存在交费基数大、时间长，且保障小的特点，因此认为该商

业保险无保险利益，且当初投保人并未亲自签字，存在保险诈骗，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

各种损失。

【案件焦点】

1.投保人通过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在保险合同上签字，是否对投保人产

生法律效力？2.商业保险是否能与政府保险进行比对，因此确认其欺骗性？3.

投保人的任意解除权是否可以随时行使？保险合同解除后退还的是保费还是

现金价值？

【法院裁判要旨】

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之间合法的民事活动应当诚实

守信。本案中，原告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的主险（编号：36738448）《泰康

财富人生D款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附加险《泰康附加财富赢家定期寿

险（万能型）》和（编号：36737271）《泰康如意通意外保证计划》人寿保

险，两份保险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

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可以确认投保人具

有任意解除权。至于原告要求退还已交的保费，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被告保险公司应当支付

的是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原告陈述其购买的人寿保险均无保险利益，可以

确认保险合同中对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即原告所谓的保险利益有明确的表

述，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而红利根据合同约定，其产生应根据保险公司的

经营状况而定，并不必然产生。同时，原告将政府的社保和新农合保险与本

案的商业保险进行比较，因政府的保险具有公益性、保障性，而本案的保险

具有商业性、营利性，显然不具有可比性。而对于原告诉称，其没有得到保

险合同，《泰康如意通意外保障计划》的代理人唐某某其不认识，保险的风

险提示告知处和投保人签名处的签名不是自己所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

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

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

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保险人或者保险人

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

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存

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相关规定情形的除外。”虽然原告

对涉案保险的签名不予认可，但其并未申请鉴定，即使原告没有亲自签名或

者盖章，但其已经交纳了两年保费，也应当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

追认。原告也未举证证明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相关的情形，因此原告的诉称不

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第十五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解除原告陈金福与被告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签订

的编号为36738448的主险《泰康财富人生D款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附

加险《泰康附加财富赢家定期寿险（万能型）》。

二、被告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退还原告陈金福编号为

36738448的保险现金价值人民币4835.00元。

三、驳回原告陈金福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现实生活中，农民群众仍然存在文化程度较低的普遍情况，其了解或认识保险都是通

过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即保险经纪人的宣传，面对动辄几十页的保险合同，投保人或者被

保险人很难仔细完成阅读，此时业务员的讲解便成为快速高效的知识灌输，很多投保人仅

仅知道自己怎么交费，什么时候可以领取保险金，部分农村居民甚至存在书写困难，此时

就自然而然出现了保险经纪人代签字的行为，也就涉及代签字的法律效力问题。根据法律

及相关部门规章的规定，投保人的代理人代签字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

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

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

此，当投保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交纳保险费后，再以自己未亲自签字为由要求解除保险

合同是不能得到支持的。

关于投保人陈述商业保险涉嫌欺骗，其实这是毫无道理的。目前国家也正在加大力度

发展保险事业，商业保险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目前的商业保险营销模式来自发达

地区，主要是利用亲戚、老乡等具有一定人身关系进行宣传，进而达到销售的目的。这种

宣传主要是靠保险公司业务员，而少部分业务人员为了追求业绩，在宣传过程中夸大了保

险的功能，却回避了保险区别于存款不能随时支取的本身属性，甚至进行虚假宣传。但总

体来说人寿保险本身是兼具储蓄和人身风险保障的双重功能，唯一的要求是要出现保险合

同约定的事由后才能享受保险利益，比如出现重大疾病或者被保险人死亡等才能获得保险

赔偿金，除此外投保人不能获得保险利益，因此保险本身不涉嫌欺骗。

投保人应当谨慎行使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否则将会造成较大的损失。目前法律虽然

规定了投保人享有保险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但从维护合同的稳定性出发，不支持合同无法

定或者约定理由解除。同时，保险人为了规避或者降低风险，在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了投保

解除合同是保险人只退回保险的现金价值，而这个所谓的保险现金价值是经过险种的设计

师也就是俗称精算师通过对不同险种的交付基数、交费年限、交付费率、交费时保险人的

风险等综合计算后而得出的函数，此时代表的是保险人的利益，降低保险人的损失，而真

正损失的是投保人。因此，当投保人无理由解除合同时，法院支持的是退还合同解除时的

现金价值，而不是退还已交的保费。

编写人：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 魏茏沣

62. 保险公司能否依据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之前患有的

疾病拒绝恢复保险合同效力

——黄耀杰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6）苏0211民初字第3241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黄耀杰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公司）

【基本案情】

2000年11月20日，黄耀杰向人寿公司投保了国寿金色夕阳养老年金保险（A），保险

金额为1万元，保险期间为终身，缴费期间为39年，缴费方式为年交，领取方式为年领，

起领时间为2039年11月22日，保险费为670元。在投保人告知事项中，除了有无机动车驾

驶证外，其他选项均勾选为否（包括过去是否因疾病或受伤住院或手术，是否患有冠心

病、心肌梗塞、风湿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心肌病、高血压等）。投

保单声明与授权栏处载明：“本人谨此代表本人及被保险人声明及同意，向贵公司投保上

述保险，对保险条款的各项规定均已了解，所填投保单各项及告知事项均属事实并确无欺

瞒。”2000年11月21日，人寿公司向黄耀杰出具保险单及保险条款。分期交付保险费的，

年交保险费的交付日期为本合同每年的生效对应日。投保人如未按上述规定日期交付保险

费的，自次日起六十日为宽限期间，在宽限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人寿公司负保险责任，

逾宽限期间仍未交付保险费的，合同效力自宽限期间届满的次日起中止。合同效力中止之

日起二年内，投保人可填写复效申请书，并提供被保险人的健康声明书或体检报告书，申

请恢复合同效力，经公司审核同意，自投保人补交所欠的保险费及利息的次日起，合同效

力恢复。因2016年1月22日黄耀杰未在宽限期内补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效力中止。2016年1

月28日，人寿公司受理黄耀杰申请恢复保险合同效力业务，并计算应当补交的保险费及利

息合计670.61元。2016年2月3日，人寿公司出具拒绝复效通知书，载明因黄耀杰主动脉全

弓置换术、高血压的原因，人寿公司不同意复效申请，并于2016年2月16日出具保险合同

效力中止通知书。

另查明，2014年12月7日，黄耀杰因急性主动脉夹层（Stanford A型）以及高血压病2

级（极高危组）在上海长海医院住院治疗，并进行主动脉根部成形+升主动脉+全弓置换

+降主动脉支架置入术。在申请复效时，黄耀杰将该情况如实告知人寿公司。

【案件焦点】

人寿公司能否因黄耀杰在保险合同中止之前即存在的疾病拒绝恢复保险

合同的效力？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规定：“保险合同

效力依照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止，投保人提出恢复效力申请并同意补交

保险费的，除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在中止期间显著增加外，保险人拒绝恢复

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在收到恢复效力申请后，三十日内未明

确拒绝的，应认定为同意恢复效力。保险合同自投保人补交保险费之日恢复

效力。保险人要求投保人补交相应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黄耀杰因急

性主动脉夹层（Stanford A型）以及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组）在长海医院住

院治疗，进行手术治疗并非发生在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期间，黄耀杰的危险程

度在合同效力中止之前即已增加，因此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不会增加人寿公

司的责任，人寿公司拒绝恢复效力缺乏正当性。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六

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原告黄耀杰补交拖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保险

费及利息670.61元。

二、原告黄耀杰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订立的

号码为2000320201Y18015369352的保险合同于原告黄耀杰补交上述保费后恢

复效力。

【法官后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合同效力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

止的，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但

是，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二年双方未达成协议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该规

定将“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达成协议”作为保险合同复效的条件，未对保险人拒绝复效作

出任何限制性规定。这意味着保险人握有保险合同复效的同意权，借助这一权利，保险实

务中出现了保险人滥用同意权阻碍本应复效之保险合同复效的情形。故《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就此作出了新的规定，

即“保险合同效力依照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止，投保人提出恢复效力申请并同意补交

保险费的，除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在中止期间显著增加外，保险人拒绝恢复效力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在收到恢复效力申请后，三十日内未明确拒绝的，应认定为同意恢

复效力。保险合同自投保人补交保险费之日恢复效力。保险人要求投保人补交相应利息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双方对于第八条中“危险程度在中止期间显著增加”时间点

的理解出现争议，黄耀杰认为应当对保险合同中止前后的危险程度进行对比，人寿公司则

认为应当对效力中止期间与合同订立时进行比较。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认为如果

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在合同效力中止之前已显著增加，则其申请复效不会增加保险公司的

风险，保险公司拒绝恢复效力缺乏正当性。本案被保险人黄耀杰在合同效力中止之前已患

有急性主动脉夹层（Stanford A型）以及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组），在保险合同效力中止

后，保险人仍以其在合同效力中止之前患有的疾病拒绝恢复保险合同效力没有法律依据。

编写人：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贺锡霞

63. 保险欺诈情形下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的适用关系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陈建平人身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民终字第153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陈建平

【基本案情】

陈建平于2012年3月26日开始担任原告的保险代理人。2012年8月25日，陈建平向原告

投保，被保险人为被告配偶杨琦云，主险为“平安鑫盛终身寿险”，附加险为“平安附加鑫

盛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投保时，原告就被保险人杨琦云的健康状况询问陈建平是否

存在相应事项，陈建平均答“否”。2015年10月5日，杨琦云以“2015年9月24日入院检查，

诊断为鼻咽癌，现尚在治疗中”为由，向原告申请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原告调查后发

现：被保险人杨琦云于2010年11月11日即被福建省漳浦县医院病理组织诊断为“（右鼻咽

部）考虑为黏膜低分化鳞状细胞癌”，故原告拒赔保险金。原告认为，陈建平利用担任保

险代理人之便利，欺诈故意明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

法》）撤销权之情形，故原诉请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订立的《人身保险合同》。

【案件焦点】

在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

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六条规

定的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合同撤销权适用关

系，即前者是否排除后者的适用？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包

含四种情形：一是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二是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足以影响保险人

决定是否同意承保；三是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足以影响保险人

决定是否提高保险费率；四是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足以

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提高保险费率。《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包含

三类情形：一是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

二是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三是一方乘

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对比《保险法》第十六条

的第一种情形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第一种情形可知：就合同类

型而言，前者系针对保险合同，而后者系针对所有合同；就行为主体而言，

前者系针对投保人，而后者系针对合同任意一方；就情形而言，前者系针对

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实践中为投保人对保险人的询问故意隐瞒，而

后者则包括捏造虚假情况或者歪曲、掩盖、隐瞒真实情况。可见，凡能充分

《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种情形之构成要件者，皆能充分《合同法》第五十

四条第二款第一种情形之构成要件，反之则不然，故两者的法条逻辑关系

为：前者为特别法，后者为普通法。然而，法条间虽有逻辑上的特别与普通

关系，但并非特别法一律排除普通法的适用，两者的适用情形为：一是在特

别法未作规定而普通法有所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普通法规定；二是在普通

法未作规定而特别法有所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特别法规定；三是普通法与

特别法就某种情形均有规定但法律效果互不排斥时，应允许当事人自由选

择；四是普通法与特别法就某种情形均有规定但法律效果互相排斥时，应适

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之原则，优先适用特别法规定并排除普通法的适用。因

此，《保险法》第十六条是否排除《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适用，仍

需以两者法律效果是否互相排斥为依据。然而，法律效果的相容性抑或排斥

性不应单纯以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名称观之，而应从权利的实质内容及终极结

果予以检视，故单以“合同法规定的是撤销权，而保险法规定的是解除权，两

者是不同的权利”为由主张两个法条绝无排斥断不可取。可分两种情形讨论

之：在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内，保险人发现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

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其若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主张权

利则可要求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费；但若依《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

二款主张权利则只能要求撤销保险合同，并依据合同撤销须返还财产的法律

效果向投保人退还保费。由此观之，适用两个法条的法律效果互相排斥，故

作为特别法之《保险法》应排除作为普通法之《合同法》的适用。在保险合

同成立两年后，保险人发现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足以影响保险

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其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丧失解除合同的权利，

并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但若依《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其又

可主张撤销合同并无须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由此观之，适用两个法

条的法律效果亦互相排斥，故作为特别法之《保险法》仍应排除作为普通法

之《合同法》的适用。综上，在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足以影响

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情形下，适用《保险法》第十六条与适用《合同

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在法律效果上互相排斥，故前者应排除后者的适用。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

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原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法》与《合同法》系普通法与特别法之

关系，故《保险法》解除权应排斥《合同法》撤销权的适用；且对于投保人

的欺诈行为，《保险法》既已赋予了保险人依据第十六条进行救济的权利，

在两年的可抗辩期间内保险人怠于行使该解除权，再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

同，将导致《保险法》的不可抗辩条款形同具文。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涉及的是在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的情况

下，《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保险人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

合同撤销权的适用关系问题。从法理切入，作出深刻剖析：凡能充分《保险法》第十六条

第一种情形之构成要件者，皆能充分《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种情形之构成要

件，反之则不然，故前者为特别法，后者为普通法；且适用两个法条的法律效果亦互相排

斥，故作为特别法之《保险法》应排除作为普通法之《合同法》的适用。

之所以引发在保险合同中能否适用合同法撤销权之争论，除因上述法律适用关系之困

惑外，还缘于对投保人恶意投保之忧虑。因为若投保人带病投保并恶意拖延至保险人丧失

合同解除权才申请理赔，如不允许保险人主张《合同法》撤销权，则似乎意味着投保人的

不诚信行为反而得到法律肯定。笔者认为，对此担忧，可在现有保险法规范体系内，通过

准确解释保险合同的射幸性及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范围予以解决。若被保险人带病投保且

该疾病即为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则即使保险合同成立2年后申请理赔，保险人仍可

以该保险合同不具有射幸性（即事故发生的偶然性）为由拒赔；关于此，《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二十条作了明确规定：保险合

同订立时事故已发生，投保人就此向保险人作了不实告知，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被保险

人或者受益人以可抗辩期已过为由，要求保险人对该项隐瞒的事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若被保险人带病投保且保险合同成立2年内因该疾病发生保险事故但

拖延至2年后申请理赔，保险人仍可解除合同，因为分析《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

可知，“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后发生保险事故是不可抗辩制度适用的前提。

编写人：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王俭

64. 保险人拒赔应以解除合同为前提

——张某某诉某保险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民法院（2016）豫0526民初字第2481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张某某

被告：某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3年3月17日，原告张某某作为投保人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金

佑人生终身寿险（分红型）附加金佑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号210081300642086，保险期间

为自2013年3月17日0时至终身止，或本合同列明的终止性保险事故发生时止；合同生效日

2013年3月17日；缴费方式按年（15次交清）；每期保险费4280元；投保份数10份；基本

保险金额100000元。附加金佑人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自2013年至2016年，原告连续

四年交纳了保险费。2016年2月15日，原告张某某因右侧腮腺肿物在某医院住院治疗，

2016年2月27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右侧腮腺癌。后原告张某某要求理赔，被告某保险公司

以不符合理赔条件为由拒绝赔付。庭审过程中，被告亦未要求解除合同。

另查明，原告张某某于2010年8月17日因右颈部肿物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

治疗，经诊断为1.右腮腺淋巴瘤；2.右上颌窦囊肿。2010年8月23日出院。

【案件焦点】

投保前患有保险条款约定的疾病，有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公司在知晓

原告的患病情况后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保险公司在理赔时未行使解除合同的

权利，案件审理过程中亦未要求解除合同，其解除权应否视为已消灭？

【法院裁判要旨】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

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本

案中，原告张某某在投保前患有保险条款约定的疾病，有如实告知的义务，

被告某保险公司在知晓原告的患病情况后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但被告某保险

公司在原告理赔时未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未要求解除

合同，其解除权已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

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未被解除的情况下，对双方仍具有约束

力，被告某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给付原告张某某

保险金的责任。关于红利，原告未提出计算依据，被告在庭审中认可的数额

为607元，对此数额原告未提出异议，法院依法予以采信。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

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

如下判决：

一、被告某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张某某保险金

人民币100000元、红利人民币607元，共计人民币100607元；

二、驳回原告张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中涉及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及保险人拒赔问题。《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

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

条规定：“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

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投保人投保时就患病事实

未向保险公司尽到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保险公司法定期间内未行使解

除权，解除权消灭。所涉保险合同未被解除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给付

投保人保险金的责任。即投保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情形的，

保险人在法定期间内行使合同解除权，是保险人拒绝赔偿的前提条件，保险合同未被解除

的情况下，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

1.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所谓告知义务，是指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义务人应将保险标的有关的重要事实情况向

保险人如实陈述。保险合同所承保的对象为抽象的危险，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任何一方

存在欺骗或隐瞒，都有可能导致对方判断失误而利益受损。法律要求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

同的过程中应当最大限度地遵循诚信原则，承担如实告知的义务，以满足双方当事人正确

判断和评估风险的需要，防止欺诈和隐瞒，杜绝保险活动中的投机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

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

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

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

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根据上述规定，投保人应当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否则保险公

司可以解除合同，并且对合同解除前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不退还保费。

本案中被保险人张某某2010年8月17日因患右腮腺淋巴瘤住院手术治疗，出院诊断为

右侧腮腺癌，疾病代码C0701。2013年3月17日，原告张某某作为投保人以自己为被保险

人与被告某保险公司签订个人人身保险合同，投保金佑人生终身寿险（分红型）、附加金

佑重大疾病保险，并按合同约定连续四年支付保险费。2016年2月15日，原告张某某因右

侧腮腺肿物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右侧腮腺癌，疾病代码C0701。本案原告2010年因患右

侧腮腺瘤住院治疗13天，2013年投保金佑人生终身寿险（分红型）、附加金佑重大疾病保

险，投保单第四部分告知事项，关于“最近五年是否曾或正在……B.接受诊疗、手术、住

院治疗；……L.恶性肿瘤，或尚未证实为良性或恶性的肿瘤、息肉、囊肿、赘生物”项均

回答“否”，依据常识判断，投保时原告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因患右侧腮腺瘤住院治疗的情

况，应视为故意隐瞒本人健康状况，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据此，保险人有权在法定期限

内行使合同解除权，保险人依法解除合同的，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

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保险人拒赔应以解除保险合同为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

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

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根

据上述规定，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受法定期限的限制，即保险人自知道解除事由之日

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权消灭。本案中，原告于2016年2月27日出

院，后要求理赔，被告某保险公司以不符合理赔条件为由拒绝赔付，直至2016年5月20日

开庭审理，保险公司未要求解除合同，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即应当知道有解除事由，但保险

公司在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内未行使该解除权，其解除权已消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

规定：“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

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

以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由于保险公

司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权消灭，保险合同未被解除的情况下，对双

方仍具有约束力，被告某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给付原告张某某

保险金的责任。

编写人：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民法院 杜鸿

65. 金融机构构成欺诈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

——尤全娟诉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人

寿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商终字第0111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人寿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尤全娟

被告（被上诉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公

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05年9月，新华分公司营销员应某向尤全娟推介“福如东海终身寿险A款（分红

型）”保险产品时，称投保人每年交2.3万元，交20年以后可以一次性领取80多万元，如不

一次性领取，可以在18年后每年领取3.5万元，并且该产品满5年就可以提前领取本金及红

利收益。尤全娟因当时没有工作，考虑到年老后要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便购买了该保险产

品。应某仅收取了保费，并未向尤全娟提供保险合同。直到2007年8月左右，应某才向尤

全娟提供了投保书、保险单、保险合同，并且提供了盖有“新华分公司本部营销服务部”印

章的“福如东海利益演算表”，该利益演算表载明第1年至第20年每年交费2.3万元，第18年

起每年领取3.5万元等内容。其后，尤全娟每年按时向新华公司缴纳保费。直到2014年8

月，尤全娟收到新华分公司邮寄的客户告知书，得知新华分公司营销员应某已离职，随即

向新华分公司客服了解保险事宜，才发现保险合同内容与应某承诺及利益演算表载明的内

容有重大出入，其购买的保险合同只有在身故或身体全残的情况下才能享受保险利益和红

利收益，属于身故或身体全残型保险。尤全娟认为自己受到了新华公司的欺诈，遂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退还已交保费20.7万元，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赔偿已交保费的3

倍。新华分公司是本案涉诉保险的销售者，且向尤全娟出具了利益演算表，故应同新华公

司一并承担责任。新华公司、新华分公司认为，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

定的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故应当继续履行。本案所涉保险虽是由新华分公司负责销售及

运营，但保险合同是尤全娟与新华公司之间订立，故新华分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

【案件焦点】

1.尤全娟购买案涉“福如东海终身寿险（A款）（分红型）”保险时是否受

到保险公司的欺诈？2.尤全娟是否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主张

3倍赔偿？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关于尤全娟购买“福如东海终

身寿险（A款）（分红型）”保险时是否受到保险公司欺诈的问题。本案保险

公司营销员向尤全娟提供的“福如东海利益演算表”上载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的单位名称，并加盖了“新华分公司本部营销服务部”的印章，足以

使一般投保人相信该利益演算表的真实性。该利益演算表载明第1年至第20年

每年交费2.3万元，第18年起每年领取3.5万元等内容，与尤全娟所投险种所享

利益差距甚大，故认定尤全娟购买案涉保险产品时受到保险公司欺诈。

2.关于尤全娟是否有权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承

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的目的是保护整体上

为弱者的消费者一方的合法权益。保险消费者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保险公

司出具的保险合同包含大量难懂的专业术语，如保险金额、保险利益、现金

价值等，特别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存在故意隐瞒、虚假宣传行为时，会严重

侵害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要维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杜绝保险

违法行为的发生，对保险欺诈起到警示和惩戒作用，应对保险欺诈行为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尤全娟超过撤销权

的行使期间和诉讼时效错误，属于法律适用不当，应予纠正。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1994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2015）崇商初字第0379号民事判决；

二、新华公司、新华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尤

全娟保险费20.7万元并赔偿尤全娟20.7万元；

三、驳回尤全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金融消费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金融机构构成欺诈同样应当适用惩罚性赔

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界定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

服务的自然人。对“生活消费”内涵的理解和界定，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的进步不断深

化。从最初认为“知假买假”、购买大宗消费品不属于生活消费，到职业打假人在各地屡诉

屡胜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认定汽车消费过程中受到欺诈也要“退一赔一”等，均

表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障力度在不断加大、保障范围在不断增加。至2014年3月15日《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施行，进一步明确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提供的产品或

服务亦属于“生活消费”，而将之纳入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畴。

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不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其目的是保障个人财产

和生命健康所需，使被保险人在发生意外、损害后果后能弥补损失，具有保障、补偿功

能，因此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生活消费范畴。2014

年3月15日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将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提

供的产品或服务纳入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范畴，并确立了金融机构存在欺诈行

为时的惩罚性赔偿规则。鉴于本案保险公司的欺诈行为发生于2005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

的原则，本案应适用1994年1月1日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消

费者的损失按一倍进行赔偿。

编写人：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张明明

66. 如实告知制度对投保人和保险人信息搜集义务分配的司法裁

量

——陆芳芳诉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605号民事判

决书

2.案由：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陆芳芳

被告（上诉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泰

康人寿）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陆芳芳（投保人、被保险人）向泰康人寿投保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险

金额为20万元。陆芳芳填写《个人寿险投保单》，投保单“询问事项”第4项“是否在过去2

年内做过以下一项或几项检查（若是，在备注栏告知检查项目、时间、原因、地点及结

果）……”陆芳芳勾选“是”；第7项G栏“是否患有、被怀疑患有或接受治疗过以下一种或几

种疾病，如甲状腺或甲状旁腺疾病等”，陆芳芳勾选“否”。“备注及特别约定栏”载明“被保

人备注：单位每年年检，指标正常。2013年10月26日体检医院：瑞慈张江”。但陆芳芳在

投保时未提交该份体检报告，审理中查明，该体检报告关于甲状腺外科检查中表述为“未

见异常”，而在超声波诊断中载明“超声提示：甲状腺右叶结节。建议定期复查，外科随

诊”。后泰康人寿签发涉案保险单。2015年1月26日，陆芳芳被诊断为右侧甲状腺癌，遂向

泰康人寿申请理赔，被拒。拒赔理由为：陆芳芳投保前已经患有右侧甲状腺结节，而在投

保时未告知，严重影响被告承保决定，泰康人寿并退还陆芳芳已经缴纳的全部保费5060

元。陆芳芳遂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泰康人寿赔付保险金20万元。

泰康人寿辩称：第一，投保人投保时未如实告知其患病，其已患病情形直接导致甲状

腺癌，属于足以影响被告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项，被告有权解除

合同；第二，投保人并未提交体检报告，其在疾病询问中均填写“否”，被告因此未调取体

检报告审查。

【案件焦点】

陆芳芳向泰康人寿投保重大疾病保险时，对于保险人在投保单中列明的

询问事项的回答以及备注体检时间、地点的行为，是否尽到如实告知义务？

【法院裁判要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保险法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在

于将搜集风险评估有关的信息完全施加于投保人，而是让其协助保险人搜集

相关重要信息，以弥补信息的不对称。保险人仍应当承担信息搜集和审查义

务，该义务并不因投保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而免除。根据《个人寿险投保

单》的备注栏，可知泰康人寿在与陆芳芳签订保险合同时，应当知道存在

2013年10月26日的体检报告，泰康人寿作为谨慎的保险人，应当尽到一定的

审查义务。泰康人寿在保单中设置对检查事项的询问，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

核实投保人所作陈述。备注栏的内容即是投保人对询问事项中体检事宜的进

一步明确，泰康人寿在操作过程中，只需审查体检报告，也没有不合理增加

其负担。另外，体检报告外科检查与超声波检查两部分对“甲状腺”的结论表述

不明确，陆芳芳在回答询问事项时可能难以把握，若以外科检查为准，亦无

法认定其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且陆芳芳已经主动告知泰康人寿体检事

宜，可见并无隐瞒之意，而泰康人寿疏于进行适当的核实，就作出承保决

定，使原告产生合理期待。因此，泰康人寿无权解除合同，现投保人发生保

险事故，泰康人寿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其已经退还的保费5060元，

应当予以扣除。据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泰康人寿赔

付原告保险金194940元。后被告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判决。

【法官后语】

随着人们保险意识的觉醒及人口老龄化的客观现状，健康险成为保险行业的“黑马”。

据统计，2011年开始，健康险就进入高增长阶段，2016年同期增长超过80%，与此同时，

健康险领域的保险纠纷数量亦随之增长，争议焦点集中于投保人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

务”。“如实告知义务”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有将保险标的的重大情况如实向保险

人披露的义务。保险交易是以风险承担为内容的交易，保险人是否愿意承保投保人转嫁的

风险，以及如何合理收取保费，取决于其对风险的正确评价。健康险中，被保险人的健康

状况影响到保险人对健康风险的认定，根据保险最大诚信原则，投保人有如实告知的义

务。通常，保险人在投保单中列明“询问事项”，多涉及既往病史，要求投保人如实作答，

投保人未如实作答的，当被保险人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重大疾病时，保险公司有权解除

合同、拒绝赔偿。实践中，“如实告知义务”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惯用理由。

本案通过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范围的界定，明确了“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功能在于

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合理地分配搜集风险评估信息的责任，而非将搜集风险评估信息的

责任完全施加于投保人。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以“询问”和“明知”为限，对于“明

知”应从主观、客观两方面进行审查；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告知在特定情形下应负一定的核

实义务，未尽核实义务不得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进行抗辩。比如本案中，投保人主动告知

了体检的具体时间、地点，体检报告是对投保人针对询问所做回答更为专业的补充，已完

全完成了协助保险人了解、获取关于被保险人身体风险评估信息的义务。保险人作为谨慎

而专业的经营机构，在投保人提供了明确的核实线索，且具备调取体检报告手段的情况

下，并未不合理增加其额外负担，应当予以核实，若未予核实，也视为其“应知”的范围，

不得以该份体检报告已载明的事项作为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抗辩。

本案的判决，既向购买健康险的金融消费者提示“如实告知”系其应尽义务，又对保险

公司滥用“如实告知义务”拒赔予以纠正，有助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促进健康险领域健康

发展，进而促进“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实施。

编写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周士钧 徐秋子

67. 保险条款变更应遵循合同自治原则，法院不能强制变更

——张宇澄诉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6）京7101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张宇澄

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基本案情】

原告于1998年5月2日购买被告所售保险，其中《递增养老年金保险条款》明示了“可

以凭保险单向本公司进行借款”“本合同所述利息以计息当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储蓄存款五

年定期利率计算”。原告于2015年10月22日向被告申请贷款，但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不

再公布个人储蓄存款五年定期利率，被告告知原告决定以7.5%作为初始贷款利率、以

8.5%作为逾期贷款利率，原告认为被告私自更改利率的行为违反了该保险条款对客户的

承诺，侵害了原告的权益，认为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不再公布个人储蓄存款五年定期利

率，但应当参照其他几大商业银行的五年期整存整取的基准利率作为贷款利率，保险条款

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1.以借款日当日的中国银

行的五年期整存整取存款的基准利率作为本保险合同的借款利率；2.按诉求1确定的利率

作为初始贷款利率和逾期贷款利率，在不修改原规则的前提下保证持续向投保人提供保单

借款的服务；3.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被告认为原告和被告之间实为借款合同关系属于意思自治，对于贷款利率条款的约定

因政策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适用，本案涉案条款不存在两种不同的合理解释，不适用不利

解释原则，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案件焦点】

因政策原因，保险合同原有条款内容无法履行，如何变更条款内容？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中国人民银行不公

布个人储蓄存款五年定期利率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涉案条款“贷款利率履行”的问

题。本案中，鉴于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公布五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客观上

无法依据合同条款“所述利息以计息当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储蓄存款五年定期

利率计算”履行合同。法院认为：

第一，本案中导致不能按照约定利率条款履行的原因是中国人民银行不

再公布个人储蓄存款五年定期利率，是政策原因导致，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无

过错。

第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

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在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原告或被告单方面

变更合同条款，均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

方，双方应协商解决，故本案中原告不能将中国银行利率标准强加给被告保

险公司，被告保险公司亦不能将自行核定的利率标准强加给原告。

第三，在此种情况下，法院是否有权力为合同双方制定或者划定一个利

率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

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

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

预。可见，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是民法及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意思自治

原则下，当事人有权选择合同当事人、签订或者不签订合同、通过协议约定

或者变更合同的自由，是否变更以及如何变更合同内容均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的内容，法院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权利。法院只能为当事人强制执

行一份合同，但不能替代当事人签订一份合同或变更合同条款。本案中，合

同双方在约定的合同条款因客观原因无法继续履行时，双方应当在协商一致

的基础上进行变更，在原、被告协商不一致的情形下法院强制划定一个利率

标准，违反了民事合同自愿、意思自治的原则。故本院对原告主张以中国银

行的五年期存款利率作为涉案条款适用的标准不予支持。

第四，涉案保险条款“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储蓄存款五年定期利率”的约定具

体明确，不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故法院对原告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第三十条解释的主张不予支持。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

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宇澄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人身保险不少险种除了保险功能以外，还兼具借款等其他功能，如本案所涉险种。本

案的争议在于合同中约定的保单借款利息因中央银行政策的原因不再公布，对于保单借款

的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争议的实质为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政策原因部分内容无法

履行时，合同条款如何变更的问题。

1.本案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实践中，不少当事人认为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一旦涉

及保险条款的问题就当然认为要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这是对法律

的误解或者夸大了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范围。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只有在“通常理解”无法解决争议，而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本案中

涉及条款“本合同所述利息以计息当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储蓄存款五年定期利率计算”定义

清楚明了，不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显然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2.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有观点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由法院对贷款

利息进行调整划定。情势变更原则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

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

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上述

规定，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条件必须满足有不可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不改变合同继续履

行会导致显失公平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情势变更的出现不能归责于任何一方当事人。

本案中，因中央银行政策调整不再公布五年期存款利息虽然属于不能归责于双方的客观情

况的变更，但本案中所涉险种递增养老金保险主要的目的是保障功能，贷款仅是该险种附

加的功能，并非保险合同基础的、主要的目的，保单借款不影响合同的保障功能的正常履

行，且合同继续履行并非导致双方当事人显失公平。因此，本案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适用

条件。且基于契约必须遵守和维护交易安全与稳定的现实考虑，情势变更原则自产生以

来，各国都严格控制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

3.本案应遵循民事意思自治原则，法院不能强行变更民事合同内容。意思自治，又称

合同自治，合同自治包括合同缔约自治、合同内容自治、合同履行自治等内容，当事人订

立何种合同，合同条款包括什么，除少数情况外应由其自主决定，他人不得干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

八条的规定，对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

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变更合同的，应当协商解决，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

方。故本案中原告不能将中国银行利率标准强加给被告保险公司，被告保险公司亦不能将

自行核定的利率标准强加给原告。法院更不能运用审判权为原被告划定一个利率标准强行

施加给原、被告。否则就违反了民事合同自愿、意思自治的原则。故法院对原告主张以中

国银行的五年期存款利率作为涉案条款适用的标准不予支持是正确的。本案中，原告可依

据涉案保险合同向被告申请保单贷款亦是该合同部分内容，虽然法院不能为原、被告保险

合同强行确定适用的贷款利率标准，但双方当事人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公平的

原则，合理确定一个标准，以保证合同正常履行。

编写人：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韩武

三、代位求偿权

68.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实现

——翟顺霞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2016）豫1502民初字第3798号民事判决

书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翟顺霞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

【基本案情】

2016年9月6日，原告翟顺霞在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为

自己所有的豫SS××××（临牌）号小型轿车投保了交强险、三责险、车辆损失险及不计免

赔险等险种，保险期间自2016年9月6日11时起至2017年9月6日24时止。2016年9月7日11时

许，原告驾驶豫SH××××号（临牌豫SS××××）小型轿车，沿南京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南京

大道九方购物广场门前时，与周录凌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致双方车辆受损，周录

凌受伤的交通事故。信阳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平桥区勤务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翟顺霞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周录凌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王定银无责任。交通事故

发生后，原告将受损车辆送至被告指定的信阳市荣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维修，产生维

修费4000元。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对伤者

进行了赔付，对投保车辆的车辆损失部分未予赔偿。

【案件焦点】

原告能否直接要求保险公司予以全额赔偿？

【法院裁判要旨】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是双

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

务。原告投保的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致被保险车辆受损后进行维

修，支出维修费4000元，该保险事故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被告应承担赔偿责

任的情形，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法院予以支

持。关于被告主张其应按照事故责任的百分之七十进行赔偿的辩解理由，法

院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比例是根据交通事故发生时事故双方对交通事故

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而确定的责任比例，是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责任的依据。而保险公司的保险赔偿责任是保险公司对于保险合同约定的

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因其发生给被保险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

的责任。交通事故责任与保险赔偿责任二者性质不同，不能混同。同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

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

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已赋予保险公司在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享有代位求偿的权利。本

案中，被告应先全额支付原告保险赔偿金，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定的

责任比例依法行使对第三者的代位求偿权。综上，被告的上述辩解理由不能

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如

下：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在车辆损失险保险

限额内向原告翟顺霞支付车辆保险理赔款4000元。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保险代位求偿权又称保险代位权，是指当

保险标的遭受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依法应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公司自支付保

险赔偿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的限度内，相应地取得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

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

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司法实践中对于代位求偿权运用，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保

险人因保险事故对第三者享有损失赔偿请求权；其次，保险标的损失原因属于保险责任范

围，即保险人负有赔偿义务；最后，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转移

的时间界限是保险人给付赔偿金，并且这种转移是基于法律规定，不需要被保险人授权或

第三者同意，即只要保险人给付赔偿金，请求权便自动转移给保险人。

实践中，代位求偿制度在车险领域的实际应用并不广泛。由于追偿成本高，遇到责任

方没有购买保险或者保额不足的情况，保险公司很难追偿成功，通常需要诉讼解决，成功

率不足1%，故保险公司执行代位求偿制度的主动性不强。因此，在事故发生后，多数保

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直接起诉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以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的“无责免

赔”为抗辩理由，拒绝对被保险人进行赔付或者在理赔过程中隐瞒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

险公司要求全额赔偿的信息。因此，我国的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编写人：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黄志欣

69. 保险人反向代位求偿权应包括公估费用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诉还耀东、日新电机（无锡）有限公

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2015）南商初字第381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险

无锡支公司）

被告：还耀东、日新电机（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新公司）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8日16时45分许，还耀东醉酒后（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66mg乙醇/ml血液）

驾驶号牌号码为苏B6××××的小型普通客车沿无锡市太湖大道金匮桥由西向东行驶至青年

路南匝道时，撞击路肩石致使车辆变向，碰撞东侧路中警示桩、护栏及在青年路非机动车

道内由南向北行驶的由顾爱芳驾驶的三轮车，后又撞击东侧路边树木，结果造成顾爱芳受

伤，车辆、路肩石、警示桩、护栏及树木损坏的交通事故。交警南长支队出具锡公（交

巡）南公交证字〔2012〕第0007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还耀东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上路行驶且疏于观察路面情况，未确保安全，其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负事故

的全部责任；顾爱芳无责任。另查明：苏B6××××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日新

公司，日新公司为该车在天安财险无锡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事发时还耀东系

日新公司驾驶员，现已离职。

2013年7月，顾爱芳就本次交通事故第一次诉至本院，要求还耀东、日新公司、天安

财险无锡支公司赔偿医疗费等损失6万余元。2013年7月16日，法院作出（2013）南民调初

字第20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顾爱芳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医疗费57454元、住院伙食补

助费2016元（住院112天）、停车费140元、其他费用300元，共计59910元。由天安财险无

锡支公司赔偿10000元，余款49910元因日新公司已垫付20000元、还耀东已垫付3800元，

故由还耀东支付顾爱芳26110元。二、本案诉讼费300元（已由顾爱芳预交），由还耀东负

担。还耀东于2013年8月15日前将所负担的诉讼费直接支付给顾爱芳。

2014年5月，顾爱芳就本案再次诉至法院，要求天安财险无锡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内赔偿各项损失108309.66元，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由还耀东、日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2014年8月7日，法院作出（2014）南民初字第78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还耀东醉

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顾爱芳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顾爱芳请求天安财险无锡支公

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上述损失予以赔偿，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部

分本应由天安财险无锡支公司根据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但还耀东醉酒驾驶被保

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符合该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条款第六条第（二）项有关责任免除

的约定，故天安财险无锡支公司关于商业三者险免责的抗辩，法院予以采纳。还耀东事发

时虽系日新公司的驾驶员，但事发当日系周六且还耀东是在醉酒状态下驾驶公司机动车，

故法院认定还耀东当时并不是执行工作任务。顾爱芳的损失在天安财险无锡支公司按交强

险责任限额赔偿后的不足部分应由还耀东承担赔偿责任，日新公司作为机动车所有人，未

对公司驾驶员进行有效管理，未对车辆进行妥善保管，间接促成了交通事故的发生，也具

有一定过错，法院酌定承担30%的赔偿责任。法院判决：一、天安财险无锡支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交强险中赔偿顾爱芳95046元。二、还耀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

日内赔偿顾爱芳8934.56元。三、日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顾爱芳3829.1

元。本案诉讼费减半收取为520元、鉴定费2360元，合计2880元（已由顾爱芳预交），由

天安财险无锡支公司负担2539元、还耀东负担239元、日新公司负担102元。

调解书和判决书生效后，2013年9月16日，天安财险无锡支公司向顾爱芳支付10000

元。2014年9月25日，天安财险无锡支公司向顾爱芳支付2539元。2014年9月29日，天安财

险无锡支公司向顾爱芳支付95046元，上述合计107585元。后天安财险无锡支公司因追偿

无果，遂诉讼至本院。

【案件焦点】

追偿权的范围能否包括诉讼费及公估费用？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交强险限额内保险公司的赔

偿适用无过错责任，范围仅限定在人身损害，追偿权的行使不超过保险公司

实际向受害人赔付的范围。本案中，天安财险无锡支公司对顾爱芳的赔偿是

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是基于交强险制度功能和救济目的的实现。交

强险突出的特点是公益性和强制性，不以营利为目的，它将具有严重损害性

的机动车交通事故风险社会化，从而实现更便捷救济受害人的目的。但保险

公司承担的仅仅是垫付责任，由交通事故损害的严重过错方承担终局的赔偿

责任。日新公司辩称追偿范围仅包括赔偿款不应包括诉讼费，本院认为诉讼

费的产生是基于第三人对于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一旦保险公司实际赔

付后就取得了代受害第三人之位向侵权人求偿的权利，因此追偿权的范围以

保险公司实际赔付为限，本案中诉讼费应包括在追偿范围内，日新公司的抗

辩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信。法院最终判决：

一、还耀东应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给付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中心支公司赔偿款75309.5元。

二、日新电机（无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给付天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赔偿款32275.5元。

【法官后语】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

了保险人在抢救费用范围内对致害人行使一定的追偿权，虽然《上海高院民五庭关于审理

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中将上述案由也确定为保险代位求偿

权，但其实该项权利与通说上的保险代位求偿权有本质的区别，这项权利学理上称之为反

向代位求偿权。交强险中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反向代位权，是《交强险条例》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法定追

偿权。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反向代位权是保险人代受害人之位在交强险范围内对被保险人

的追偿，而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代被保险人向第三人的追偿，所以上述两项权利有着

本质区别。交强险限额内保险公司的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范围仅限定在人身损害，追偿

权的行使不超过保险公司实际向受害人赔付的范围。日新公司辩称追偿范围仅包括赔偿款

不应包括鉴定费，并提供了江苏省高院的公报案例，就是混淆了两种不同代位对象的权利

本质。

法院认为诉讼费的产生是基于第三人对于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一旦保险公司实

际赔付后就取得了代受害第三人之位向侵权人求偿的权利，因此追偿权的范围以保险公司

实际赔付为限，本案中鉴定费用应包括在追偿范围内。综上，不能沿袭保险代位求偿权中

追偿范围不包括鉴定等公估费用的一般思维，而应将伤残鉴定费用等纳入其中。

编写人：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方华

70. 保险人有权向有偿代驾人行使车辆损失保险

的代位求偿权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诉陈良元、上海安师傅汽车驾驶服务有限

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终字第596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以下简称

大地财保）

被告（上诉人）：陈良元、上海安师傅汽车驾驶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师傅公司）

【基本案情】

陶杰（第三人）为其所有的车辆向大地财保投保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第

四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造成

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钱某新（被保险人陶杰的

父亲、第三人）驾驶投保车辆外出就餐，因饮酒需代驾，安师傅公司指派两位代驾司机，

其中由陈良元驾驶投保车辆。途中投保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损和路基损失，公安部

门认定陈良元负全部责任。后车辆经核定损失为26500元，大地财保照此向被保险人陶杰

进行了赔付。

安师傅公司（甲方）与陈良元（乙方）签订《代驾司机劳务合同》，约定：乙方同意

接受甲方的代驾服务兼职司机岗位的工作，陈良元工号SH3852；乙方应按照客户端上派

送的任务或者公司客服的人工调度，将顾客连人带车准确安全地送达顾客指定的目的地；

乙方应根据甲方规定穿着公司统一提供的制服，遵守公司制定的《司机规章制度》等。代

驾司机与客户之间的价格由公司确定，公司与代驾司机之间的收益分配比例也由公司确定

并与代驾司机之间有协议。陈良元持有驾驶证的准驾车型与涉案投保车辆相符。审理中，

安师傅公司提供一份印有被告安师傅公司章的《安师傅代驾服务确认表》《安师傅代驾服

务协议》，钱某新认为非其本人签字，且代驾司机未对协议进行说明。陈良元陈述仅“简

单说明”，且客户联忘记交付被代驾人。

大地财保认为，其依法取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而车辆损失系陈良元造成，其又系安

师傅公司雇用，故要求两被告连带支付保险理赔款26500元。两被告认为：1.代驾司机属

于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根据保险条款，“合法驾驶人驾驶被保险的机动车过程

中，造成被保险的机动车损失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赋予合法驾驶人被保险

人的法律地位，原告无权向其进行代位追偿。2.《安师傅代驾服务协议》约定：如因代驾

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给被代驾人造成损失的，安师傅公司仅承担被代驾车辆有责部分的差

额赔偿，即先由交强险赔偿，再由商业险赔偿，如果以上两方面赔偿后仍有损失余额，再

由安师傅公司赔偿。本案中，商业险已经将汽车损失全部赔偿完毕，被保险人无损失余

额，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也就不存在代位求偿权。

【案件焦点】

有偿代驾人作为“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驾驶投保车辆造成车辆损

失，车辆损失保险将此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基于此向被保险人支付

保险金后，能否再向有偿代驾人行使代位求偿权？

【法院裁判要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第一，代驾人在提供有偿代驾服务过程

中发生事故造成被保险人的车辆损失，被保险人享有向其请求赔偿的权利，

则保险人享有可代位求偿的基础权利。第二，有偿代驾人不具有“被保险人”的

法律地位。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发生事故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系对保

险责任范围的界定，不能由此反推其具有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交强险条例

虽然规定“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但交强险系法定强制

第三者责任险，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具有特殊性，不应扩大适用于本案的

车损财产险；代驾公司有偿代驾，对投保车辆不具有车辆损失保险的保险利

益，也不能因此取得被保险人地位。第三，有偿代驾人不属于法定不允许追

偿的对象。因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组成人员与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在经

济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保险法将其列为不允许追偿的对象。本案

中，代驾人显然不属于家庭成员；而组成人员一般针对“组织”而言，而本案被

保险人系自然人，又因代驾人系有偿服务，其与被保险人对涉案车辆不具有

共同经济利益，故不属于组成人员。第四，允许车辆的保险人在赔偿被保险

人损失后向代驾公司追偿，有助于推动代驾公司对代驾司机资质的严格审查

和代驾行为的约束，促进代驾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再者，与亲友之间无偿

借用不同，代驾公司系有偿服务、收取对价，以营利为目的，属于经营行

为，由经营者自担经营风险更符合社会责任的公正分配，且该经营风险亦可

以通过另行购买相应保险如代驾责任险予以分摊、获得保障。至于《代驾服

务协议》中的限制代驾人责任的条款，因未明确说明，对被代驾人不具有约

束力。安师傅公司与陈良元之间成立雇佣关系，应由雇主安师傅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安师傅公司赔偿大地财保保险金损

失26500元，并驳回大地财保其余诉讼请求。后二被告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

审理后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系上海市首例保险公司向代驾公司进行追偿的案件，有偿代驾人作为“被保险人

允许的合法驾驶人”驾驶投保车辆造成车辆损失，车辆损失保险将此纳入保险责任范围，

保险公司基于此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后，能否再向有偿代驾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该问题

在现有的司法实践鲜有涉及，且存在相异判决。

本案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思路予以梳理，在确认保险人享有可代位的基础权利的前提

下，进一步明确了“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依托条款约定仅取得被纳入承保风险范围

的地位，能否取得对抗保险人追偿权之地位尚需从三方面予以考量：是否取得保险利益、

是否属于法定限制追偿对象、是否纯粹为被保险人之利益。车辆损失保险中，有偿代驾人

既未取得保险利益，亦不属于法定限制追偿对象，其“有偿性”又打破了其与被保险人利益

的一致性，故保险人有权向其追偿。

编写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林晓镍 周士钧 徐秋子

71. 高速公路事故中的违约责任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中心支公司诉浙江诸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字第535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

称紫金保险宿迁支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浙江诸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诸永高速公

司）

【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1日20时30分，李志高驾驶殷国俊所有的苏NS××××号小型普通客车行驶

至S26诸永高速公路温州方向188公里+500米处时，碰撞路面石头，造成苏NS××××号车辆

损坏的后果。事故车辆经修理，共花费修理费13800元。殷国俊为上述车辆向紫金保险宿

迁支公司投保了车损险等商业险别，保险期间为2014年7月23日0时起至2015年7月22日24

时止。保单第一受益人为徽银公司。徽银公司出具保险理赔权益授权书，授权被保险人可

直接领取车辆发生全损或盗抢外的理赔款。紫金保险宿迁支公司向殷国俊支付了上述赔偿

款，取得殷国俊对该事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另查明，2014年2月1日，诸永高速公司与交工养护公司签订《浙江诸永高速公路（台

州、温州段）日常养护工程合同》，约定由交工养护公司承包诸永高速公路台州、温州段

日常路基养护及路面保洁工程。2014年10月1日事故发生当日，由交工养护公司的员工负

责诸永高速公路事发路段的清扫。另据道路巡查记录显示，同日，多辆公路巡查车在诸永

高速相关路段上进行巡查。

【案件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诸永高速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且因其违约行为导致

发生案涉保险事故？

【法院裁判要旨】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保险期间内，投保车辆发

生了保险事故，紫金保险宿迁支公司已向保险车辆车主殷国俊支付了赔偿

款，紫金保险宿迁支公司能否向诸永高速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关键在于殷

国俊是否享有对诸永高速公司的损坏赔偿请求权。紫金保险宿迁支公司认为

保险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基于道路通行服务合同关系，诸永高速公司应

当负有保障车辆安全通行的合同义务。根据交通部颁布的《公路养护技术规

范》和《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结合诸永高速公司提供

的清扫记录、巡查记录以及值班记录等证据，可以认定诸永高速公司已经按

照相关技术规定所规定的频率和有关工作要求做到了定期清扫及巡查，履行

了日常养护、确保公路安全畅通的义务。因此，诸永高速公司作为高速公路

的经营管理公司，已履行对其管理的高速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及保障公路安

全、畅通的义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综上，紫金保险宿迁支公司向诸永高

速公司主张代位求偿权的条件不成就，故其要求诸永高速公司支付赔偿款的

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

十四条，作出如下判决：驳回紫金保险宿迁支公司的诉讼请求。

紫金保险宿迁支公司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诸永

高速公司与案涉事故车辆并未签订书面的服务合同，故诸永高速公司的合同

义务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确定，即其作为高速公路经营者和养护者是否

履行了法定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交通部《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公路沥

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相关规定，诸永高速公司提供的

道路清扫及巡查记录、值班记录足以证明诸永高速公司在案涉保险事故发生

时段已履行了日常养护、确保公路安全畅通的义务，故紫金保险宿迁支公司

以诸永高速公司违约为由，向其主张代位求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

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一、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

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是指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被

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发生而享有对责任人的赔偿请求权利，保险人在支付保险赔偿金后，在

赔偿金额范围内可代位行使上述请求权。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的构成要件如下：

第一，要求必须存在事故责任的第三方，因第三人原因引起保险事故的发生，该第三

人承担保险事故损害的赔偿责任，保险人通过代位方式取得的是请求赔偿权，只有当第三

人对保险标的遭受的损失负担责任时，被保险人才能向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保险人因此

获得要求代位行使请求权的可能性。

第二，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对保险标的所受损害承担保险责任，第三人对保险标的造

成的实质损害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金额赔偿范围必须具有一致性。

第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必须以支付保险赔偿金为前提，被保险人投保的保险

标的遭受了损害，保险人依据合同，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责任。主张代位权利的保险

人，必须首先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当被保险人的损失得以弥补后，才会产生相应的代位

求偿权。

第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以给付保险金额为限，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只

是在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的范围内转移给保险人，对其剩余部分，第三人并未免责，而

应当由被保险人继续行使赔偿请求权。

在保险人的代位求偿制度中，保险人应使用自己的名义进行代位求偿诉讼，只要符合

代位权的要件，无须以被保险人转移赔偿请求权为要件，就能够直接使用保险人的名义对

第三人主张权利。本案中，在保险期间内，投保车辆发生了保险事故，紫金保险宿迁支公

司已向保险车辆车主殷国俊支付了赔偿款，因此紫金保险宿迁支公司可以代位行使殷国俊

享有的对责任方的损坏赔偿请求权。接下来我们来分析车主殷国俊是否享有对诸永高速公

司的损坏赔偿请求权。

二、高速公司的义务

高速公司作为高速公路的经营者，应当负有对收费公路及沿线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

护，保证收费公路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为通行车辆及人员提供优质服务的义务。一般来

说，高速公路路基、路面、桥涵、护栏、护网等交通设施的损坏影响车辆安全通行的，可

以认定高速公路经营者在硬件管理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高速公路安全行驶范围内出现

行人、动物、坠落物等外来不安全因素影响车辆安全通行的，可以认定高速公路经营者在

管理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过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到高速公司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

的范围，不应当无限扩大。既要对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又要考虑到经营者对

损害可预见、可控制的程度以及承受能力，从而达到平衡社会利益的效果。

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如果具备多重违法行为案件中，一般会涉及对责任竞合的处理，

一般来说，当事人的请求权可以基于侵权行为，也可以基于违约行为，在实践中处理该类

案件中，还要看受害人选择的请求权基础。如果涉及侵权责任，那么具体要考虑事故承担

责任的最终方，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再认定高速公司在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如涉及违约

责任，在违约责任中，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违约行为，且不具有有效的抗辩事由，就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当然除了法定的免责条件以外，合同当事人还可以事先约定不承担责任的情

况。在违约责任中，损害后果不一定是承担责任的要件，违约责任的损害赔偿主要是财产

损失的赔偿。

三、诸永高速公司是否有责任

本案中，紫金保险宿迁支公司明确其行使代位权的基础是基于合同，车辆在高速公路

上行驶与高速公司形成了道路服务合同关系，高速公司作为公路管理部门，负有保障车辆

安全通行的义务，现高速公司违反了合同义务。

诸永高速公司确实负有对高速公路的日常管理义务，本案中，诸永高速公司提供的道

路清扫及巡查记录、值班记录足以证明诸永高速公司在案涉保险事故发生时段已履行了日

常养护、确保公路安全畅通的义务，因此不承担赔偿责任，车主殷国俊不享有对诸永高速

公司的损坏赔偿请求权，保险公司主张代位求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其诉讼请求

不能成立。

编写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王静

72. 电力运行事故如何认定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中心支公司诉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6）兵9001民初字第5533号民

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中心支公司

被告：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

2006年11月22日，第三人与被告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被告为第三人供应电

力。2011年9月23日，第三人向被告提交《客户变更用电申请书》，申请自2011年9月25日

起暂停供电。后，第三人改为通过顶益公司处接电使用，顶益公司由被告直接供电。2015

年7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订立《财产一切保险》合同，为第三人的财产提供保险。2015年

7月30日，被告因设备故障于13时6分停电，于17时40分恢复供电。嗣后，第三人向被告报

称在此期间，因停电造成其部分原料损坏。2015年11月3日，原告向第三人支付保险理赔

款71114.71元。后，原告认为本次事故系被告设备故障造成，被告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力法》（以下简称《电力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认为第三人的

损失是其擅自接电造成，与被告无关。其任何供电企业都无法保证电力始终正常运转，根

据供用电合同，停电如非供电企业故意造成，供电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只承担电费的损

失。同时，被告亦无法证明第三人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额。

【案件焦点】

1.被告因设备故障停电是否属于电力运行事故？2.被告是否应当对第三人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因设备

故障停电造成第三人损失，即应当依照《电力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承担赔偿

责任。但《电力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为：“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

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即该条规定中，电力企

业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为损害由电力运行事故造成。而参照原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力工业部《居民用户家用电器损坏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

的电力运行事故，是指在供电企业负责运行维护的220/380伏供电线路或设备

上因供电企业的责任发生的下列事件：1.在220/380伏供电线路上，发生相线

与零线接错或三相相序接反；2.在220/380伏供电线路上，发生零线断线；3.在

220/380伏供电线路上，发生相线与零线互碰；4.同杆架设或交叉跨越时，供

电企业的高电压线路导线掉落到220/380伏线路上或供电企业高电压线路对

220/380伏线路放电。”法院认为，电力运行事故是指供电企业供应电力时发生

上述四种电力本身会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害的情形。本案中第三人的损失系被

告设备故障致停电造成，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的设备故障属上述四种情

形，故本院认为本案中不能适用《电力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而应按一般侵

权案件进行处理，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为其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

本案中，第三人已于2011年9月23日向原告申请暂停供电，被告并无向第三人

持续稳定供电的义务，故被告对第三人的损害结果不存在过错，亦无须对此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中心支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电力法》中虽然规定了电力运行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的处理规则，但并未明确电力

运行事故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居民用户家用电器损坏处理办法》第三条的

规定来认定电力运行事故，理由如下：首先，《电力法》除第六十条规定电力运行事故造

成损害供电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在第五十九条规定：“电力企业或者用户违反供

用电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电力企业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未保证供电质量或者未事先通知用户中断供电，给用户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电力运行事故与供电质量不合格、未事先通知用户中断

供电是两个概念，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认定只要供电企业未能稳定持续地供电即属于电力运

行事故。其次，《电力法》第六十条中，供电企业所承担的是一种无过错责任。适用无过

错责任原则的意义，在于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衡平社会利益。如果规定供电企业只要因故

障断电即需承担无过错责任，在《电力法》第五十九条已对供电稳定性有规定后，再作规

定，既显重复，又有违公平。最后，《居民用户家用电器损坏处理办法》第三条中列举的

几种情形，均属于电力本身不但不能达到供电标准，反而会造成电线短路、打火、对外放

电等，容易引发用电设备故障、火灾、人身伤害等严重后果的情形，是在电力质量不合

格、随意断电之外需要供电企业特别注意防止的情形，法律进行特别规定符合法理。因

此，本案在裁判时直接参照《居民用户家用电器损坏处理办法》第三条对是否属于电力运

行事故作了认定。

编写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 薛战赢

73. 非机动车、行人是否及如何赔偿机动车一方

的车辆损失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诉蔡学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苏0991民初字第930号民

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

财保无锡分公司）

被告：蔡学来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14日9时40分许，蔡学来驾驶电动三轮车与保罗驾驶的轿车发生碰撞，车辆

受损，维修花费51500元。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蔡学来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保罗承担次要

责任。案涉车辆的所有人系周希平，保罗系借用该车，该车在太平洋财保无锡分公司处投

保了车损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太平洋财保无锡分公司经周希平申报，先赔偿了车

辆维修费15450元，后经诉讼，又赔付了车辆损失36050元。上述事实有盐城市亭湖区人民

法院（2015）亭新民初字第0412号民事判决书、（2015）亭民初字第2896号民事判决书及

交通银行电子回单、中国太平洋保险资金集中管理系统支付结果查询回单证明。

【案件焦点】

交通事故中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对机动车方的车辆损失是否负有赔偿

责任？如有，赔偿范围如何？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

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可代

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关于保险人代位求偿的范围问

题。首先，事故责任认定书仅是确定民事赔偿的主要参考。因事故责任认定

系公安部门对事故发生原因及原因力大小等作出的判断，其认定依据和认定

规则并不等同于民事赔偿的规则原则。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七十六条仅确立了机动车方对非机动车方赔偿时的倾斜保护原则，

突出对道路交通中弱势一方的保护，但并未对非机动车方的赔偿作出明确规

定。根据同等情形应同等对待的法律原则，确定蔡学来对车损赔偿时也宜给

予一定倾斜保护。最后，根据公平原则，若因法无规定即对非机动车方的赔

偿推定按一般侵权处理，判定其按照事故成因中的责任大小对车损进行赔

偿，将导致个案中人命不如车贵的显著不公问题，故本院酌定由蔡学来承担

55%的责任即28325元，周希平一方承担剩余45%的责任。尽管原告已经履行

了全部赔付义务，但其只可在28325元范围内代位行使周希平对蔡学来请求赔

偿的权利。综上，判决：蔡学来偿还太平洋财保无锡分公司28325元；驳回太

平洋财保无锡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在于交通事故中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对机动车一方车辆损失的赔偿问

题。一种意见因法无特别规定推定按一般侵权处理非机动车方的赔偿，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承担和其过错相当的赔偿责任，判定其按照事故成因中的责任大小对车损进行赔偿。

此观点实质是将同一起交通事故人为地割裂为两个事件，非机动车方的索赔适用特殊侵权

赔偿原则，而机动车方的索赔按一般侵权处理，有违法律对同等情形同等对待的正义价

值，亦会导致个案中人命不如车贵的极端问题，违反公平原则。另一种意见立足《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优先保护非机动车方的立法目的、“优者风险负担”原理以及非

机动车方违反对己注意义务的过错实质，认为只要非机动车、行人一方不是故意（无论

主、次责任），即视为受害者，无须对机动车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做法与紧急避

险的立法精神相悖，可能纵容非机动车方违法而不受节制，造成事故当事人间民事责任不

平衡。

本案中，在法律对非机动车一方对机动车车损的赔偿问题付之阙如的情况下，从法律

适用、法律解释、利益衡量等角度综合分析，有条件地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结合事故的

发生原因、责任划分、非机动车一方的人身损害、机动车方的财产损失及投保情况等多种

因素，对机动车财产损失的救济进行权利平衡，既给予了非机动车方适当的倾斜保护，体

现以人为本、人优先于车的价值理念，又避免对弱势方过度保护，侵犯合法驾驶者的正当

权益，还可以有效倒逼人们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维护有序的交通秩序。

编写人：江苏省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呈蕴 李静静

74. 承运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诉厦门西北南物流有限公司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厦民终字第485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平安财险公司）

被告（上诉人）：厦门西北南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南公司）

【基本案情】

2012年1月，案外人青海省电力公司物流服务中心向ABB公司采购两台35千伏充气式

开关柜（即案涉货物），含税价款780000元，不含税价款666666.66元，约定收货地点在

青海省湟中县西堡镇35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交货方式为车板交货，即货物运至收货

地点后尚未卸货前，收货人进行清点签收。买方指定的收货人为李生元。2012年11月23

日，ABB公司委托万隆华江厦门分公司运输7件货物至青海省湟中县西堡镇。2012年12月

2日运输案涉货物的车辆到达收货人李生元指定地点后，为方便卸货驾驶员按照收货人的

指示调转方向，倒车过程中发生侧翻，车上装载的案涉货物摔落在地，破损严重。事发后

用吊车起吊第一台开关柜时，钩子没有挂在柜子的吊装环上而是挂在框架上，当货物吊至

1.5米高时，框架断裂，货物再次跌落地上，收货人因此拒收货物。万隆华江公司厦门分

公司就案涉货物在原告处投保了承运人责任险。原告委托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

案涉货物出险案进行查勘、检验、保险赔付理算，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建议赔偿

金额为525837.56元。原告于2013年6月28日支付保险赔偿款508899.96元。ABB公司确认

案涉货物尚未经收货人签收即发生车辆侧翻事故，因此发生事故时货物所有权尚未转移给

收货人，因此ABB公司不得不重新制作并送货，案涉货物受损给ABB公司造成的经济损

失总额为557127.56元。ABB公司与万隆华江公司厦门分公司经协商，同意万隆华江公司

厦门分公司赔偿ABB公司450000元，ABB公司就本案事故不再向万隆华江公司厦门分公

司主张权利。

【案件焦点】

厦门西北南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承运人是否要对案涉货物损毁承担损毁赔

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案涉货物采购合同的约

定，交货方式为车板交货，即货物运至收货地点后尚未卸货前，收货人进行

清点签收。西北南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并未提交收货人清点签收的证据，一

审法院向ABB公司核实亦可证实讼争事故发生时李生元尚未进行清点签收，

因此货物尚未交付收货人，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尚未转移给收货人，西北

南公司尚未完成其运输工作，应认定违约。西北南公司主张货物已交收货人

的理由不能成立。ABB公司与万隆华江公司的《货物运单》中虽有保价与非

保价运输的选项，但万隆华江公司系根据双方的货物运输协议进行赔付，万

隆华江公司并未提出双方存在非保价运输的问题。讼争保险事故经公估后进

行理赔，平安财险公司赔偿508899.96元并未超过公估数额。万隆华江公司厦

门分公司并非案涉货物的货主，而是缔约承运人，西北南公司违约给万隆华

江公司厦门分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为万隆华江公司厦门分公司为此向托运

人ABB公司赔付的金额，即450000元，保险公司代位万隆华江公司厦门分公

司要求赔偿的金额不得超过万隆华江公司厦门分公司的实际经济损失金额，

因此西北南公司应赔偿平安财险公司450000元。保险人可向第三者追偿的范

围仅限于其已赔付的保险金，平安财险公司要求另行支付利息，缺乏法律依

据。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厦门西北南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

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450000元。

二、驳回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

一审宣判后，西北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就承运人违反前述第2项义务的法律责任

作出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

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

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承运人承担责任的期间一般指托运人将货物提交给

承运人起至承运人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止，在此期间货物托运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占有、

运输，货物处于承运人的实际控制下，承运人应对此期间内发生的货物毁损、灭失承担赔

偿责任。本案中，虽然承运人已经将货物运输至收货人所在地，在移动至方便卸货的具体

位置的过程中因车辆侧翻导致货物毁损，发生货损时收货人尚未对车上货物进行清单验

收，货物仍装载在承运人的车辆上，应为承运人占有保管期间，因此货物毁损应认定为发

生在运输过程中，承运人负有赔偿责任。针对货物毁损的损失认定，已由第三方公估机构

对受损货物进行了损失核定。由于本案中的托运人并非货物的所有权人，其也是物流公

司，相对于货主，该托运人也是承运人。托运人向货主支付的赔偿款低于公估机构核定的

损失，若承运人仍依照公估机构核定的损失予以赔付，则托运人可能因货物毁损获得不当

利益，因此法院按照托运人实际赔付给货主的金额认定承运人的赔偿金额。

编写人：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陈婧怡

75. 被保险人组成人员的理解适用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诉吉林陆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1民终字第349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以下简

称安邦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吉林陆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捷公司）

【基本案情】

吉A6××××号车所有人是案外人史某兴。2013年12月4日史某兴和本案安邦公司为该车

签订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单，2014年5月11日，案外人史

某兴驾驶被保险车辆到陆捷公司处，提出车辆在颠簸路面行驶时天窗有异响，要求保养维

修。陆捷公司向史某兴出示了试车单，试车单载明“您同意我厂有试车资格的人员对您的

车做路试，您将承担路试所消耗的油品，您确认您的车辆有保险，在路试过程中发生意外

情况，您同意我们按照保险索赔程序进行维修处理”，史某兴在试车单上签名表示同意。

陆捷公司有驾驶资质的员工费希亮驾驶该车沿银锦路由北向南逆向行驶至金城街时，与王

某驾驶的吉AA××××号丰田牌小型轿车前部相接触，致王某及被保险车辆车内乘员谢某受

伤。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交警大队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费某承担事

故全部责任，王某、谢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安邦公司对涉诉车辆定损，价格为422800

元。史某兴自行在陆捷公司处修理涉诉车辆，发生维修费551409元。史某兴修车后依照保

险单向安邦公司索赔，并起诉安邦公司，安邦公司依法院生效判决于2015年6月19日向案

外人史某兴支付赔偿款600709元。

【案件焦点】

陆捷公司对被保险人史某兴是否负有赔偿责任？陆捷公司是否为史某兴

的组成人员？

【法院裁判要旨】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外人史

某兴驾驶被保险车辆到陆捷公司处，提出车辆在颠簸路面行驶时天窗有异响

要求保养维修时，允许陆捷公司有试车资格（有驾驶资质）的人员（费

某），对涉诉车辆进行使用，在颠簸路面进行路试的行为，符合《机动车辆

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总则》第四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

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

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安邦公司的诉讼请求。

安邦公司持原审起诉意见提起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

关于陆捷公司是否应当向案外人史某兴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史某兴将车辆

送至陆捷公司进行检查维修，史某兴与陆捷公司之间成立修理合同关系。陆

捷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史某兴车辆进行路试的行为是履行合同的一种方式，并

非陆捷公司所主张的与修理合同无关的独立行为。因该工作人员为履行职务

行为，故责任应当由陆捷公司承担，即陆捷公司在履行修理合同中存在违反

安全保障义务的违约行为，对于该违约行为给合同相对方史某兴所造成的损

失，应负违约赔偿责任。违章驾驶人为陆捷公司的工作人员，故对于史某兴

本人的财产损失，以及史某兴所负担的第三者车辆损失、车上人员人身损

失，共计608946.64元均应当由修理合同的违约方陆捷公司对史某兴负违约赔

偿责任。陆捷公司主张史某兴已经免除了其赔偿责任，但在陆捷公司所出具

的试车单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对于陆捷公司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史某

兴将不向陆捷公司主张赔偿，且史某兴在本案及（2015）长民四终字第201号

一案中均未表示免除陆捷公司的违约赔偿责任。

2.关于安邦公司所主张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六十条规定，在史某兴与安邦公司所签订的保险合同中，车辆损失险

项下史某兴所有的车辆即为保险标的，第三者责任险和交强险项下史某兴车

辆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失即为保险标的。本案中，因史某兴车辆和第三者车辆

的损失，以及对车上人员的人身损害，均是陆捷公司的修理合同的违约行为

所造成，故保险人安邦公司在向被保险人史某兴赔偿保险金后，即取得了在

608946.64元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史某兴对第三者陆捷公司请求违约赔偿

损失的权利。

3.陆捷公司主张其为史某兴的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

十二条中的“组成人员”是指被保险人为非自然人的情况下，与被保险人有劳动

关系或雇佣关系的人员，因本案中的史某兴为自然人，并不存在“组成人员”。

史某兴与陆捷公司之间为修理合同关系，并非为陆捷公司所主张的委托关

系，陆捷公司并非车辆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史某兴的组成人员。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吉林省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长净

开民初字第60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吉林陆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上诉人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支付赔偿款608946.64元及利息；

三、驳回上诉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中一审与二审的分歧在于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前提条件和例外情形的理

解。

关于保险人取得代位权的基础法律事实问题。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来源于合同法上的代

位权理论和债权转让理论的结合，但保险法中代位权制度与合同法上的代位权制度和债权

转让制度并不完全相同。对于保险代位权，我国保险法采用的是当然代位的方式，即不需

被保险人明示转让债权给保险人，只需保险人履行了赔付义务即可自动取得代位求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中“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损害而造成保险

事故的”的“损害”这一法律事实，我国保险法虽未明确规定，但通说认为基于该法律事实

产生的法律关系可以为合同法律关系，也可以是侵权法律关系，抑或是其他法律关系，对

此没有限定，本案中第三人的损害即为基于修理合同中的违约行为所产生的法律事实，对

此损害事实，保险人在赔付被保险人，即修理合同关系中的定作人后，当然地取得了对修

理合同中承揽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

关于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中的“家

庭成员”指自然人，“组成人员”指非自然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对保险

标的具有与被保险人共同的利益。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组成人员造成保险事故的，一

般情况下被保险人不会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对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也应有所限

制。由于保险代位求偿权仅存在于财产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应该从财产关系和经济利益

的角度来考察和界定本条规定中“家庭成员”的范围，不能因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而最终

损害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导致被保险人财产的减损，否则有悖于保险合同转移风险的合

同目的。通说认为，“家庭成员”应当包括三类：一是长期共同居住、有共同家庭财产的亲

属；二是非共同居住，但是有抚养关系的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所规定的具

有法定抚养关系的亲属；三是既非共同居住，也没有抚养关系的近亲属。“组成人员”应当

是指被保险人内部与其存在共同经济利害关系的人员，包括被保险人的雇用人员、单位员

工等，实践中可以考虑以与被保险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判断标准。

编写人：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雨萍

# Document Outline

* [书名页](#p3)
* [版权页](#p3)
* [序](#p5)
* [目录](#p7)
* [一、财产保险](#p11)
  +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p11)
    - [1.作业车辆在封闭厂区内的事故能否获得交强险赔偿](#p11)
    - [2.特种作业车辆在道路以外从事作业发生事故是否属于交强险及三者险的赔偿范围](#p16)
    - [3.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本车人员如何认定](#p19)
    - [4.“套牌”车辆签订财产保险合同是否有效](#p22)
    - [5.保险公司对驾驶证过期但未被吊销的驾驶者不享有追偿权](#p25)
    - [6.驾驶人违法驾车情况下，被保险人是否有权请求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p28)
    - [7.行政调解的效力](#p32)
    - [8.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p36)
    - [9.驾驶证逾期未审验，保险公司能否免赔](#p39)
    - [10.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赔偿款”性质的司法认定](#p42)
    - [11.冒用他人的名字考取驾驶证驾驶车辆对保险事故产生的影响](#p48)
    - [12.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与保险公司对交强险保险金的追偿](#p50)
  + [（二）机动车商业保险](#p55)
    - [13.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含义](#p55)
    - [14.持伪造的行驶证为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合同效力认定](#p59)
    - [15.车辆火灾原因未明情况下保险赔付责任划分](#p62)
    - [16.车上人员责任险中的赔偿责任并非法定强制赔偿责任](#p65)
    - [17.私家车从事载客营运活动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有权拒赔](#p68)
    - [18.家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营运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赔付](#p72)
    - [19.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全额免赔情形](#p75)
    - [20.保险车辆碰撞后停放期间烧损是否属于保险事故](#p78)
    - [21.暴雨导致发动机进水受损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p82)
    - [22.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后，可以向第三者进行追偿](#p86)
    - [23.车辆驾驶人非保险合同载明被保险人的情况下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利益归属](#p90)
    - [24.车辆零部件与车体碰撞造成零部件损失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p93)
    - [25.车辆无法修复扩大的损失如何赔偿](#p96)
    - [26.车损险保险合同应明确保险金额确定的方式](#p99)
    - [27.格式条款提供人履行明确告知义务的时间不限于合同订立当时](#p103)
    - [28.关于财产保险合同中第一受益人的认定](#p106)
    - [29.履行财产保险合同应遵守最大诚信原则](#p109)
    - [30.交通事故产生的停运损失，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p112)
    - [31.驾驶人实习期内单独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造成交通事故不构成免赔事由](#p116)
    - [32.交通事故的证据认定](#p118)
    - [33.车辆未单独投保涉水行驶损失险时发动机被淹的责任承担](#p121)
    - [34.车辆发动机涉水受损是否属于保险理赔范围](#p124)
    - [35.车辆起火原因不明的保险责任认定](#p128)
    - [36.未购买涉水险的发动机进水损失应否得到赔偿](#p131)
    - [37.车辆夜间停放期间自燃是否属于保险事故](#p134)
    - [38.隐瞒驾驶人身份保险公司不予赔偿](#p139)
    - [39.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纠纷中第三者的认定不宜太过狭义](#p142)
    - [40.以车辆折旧剩余价值赔付车损是否合理](#p145)
  + [（三）其他财产保险纠纷](#p149)
    - [41.保险单与投保单不一致时以何者为准](#p149)
    - [42.在为货物投保的情形下，运输货物的车辆是否超载不能成为保险公司免赔的理由](#p153)
* [二、人身保险](#p157)
  + [（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p157)
    - [43.保险公司能否以电动自行车无牌照予以免责](#p157)
    - [44.医疗机构病历瑕疵是否可以作为保险公司拒赔理由](#p161)
    - [45.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系同一人的，其死亡后，因保险人未告知受益人索赔需提交的材料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的，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p163)
    - [46.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法院可以增加原告的赔偿金](#p167)
    - [47.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居民遭受人身损害，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应按照怎样的标准确定具体赔偿金](#p170)
    - [48.保险合同中“意外伤害”死亡举证责任的分配及除外责任的理解和认定](#p173)
    - [49.工伤保险赔偿不影响侵权责任的主张](#p176)
    - [50.意外伤害保险事故由承保风险和除外风险共同造成，保险人应按承保风险所占事故比例赔付保险](#p179)
    - [51.盖然性规则应以穷尽举证责任为前提](#p183)
    - [52.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p186)
    - [53.人身保险合同中，按残疾程度给付保险金的约定和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约定是否属于免责条款的认](#p190)
    - [54.如何审查“格式条款”的效力](#p194)
    - [55.非工亡社会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的竞合及民事责任承担](#p198)
    - [56.“老工伤”人员可否享受《工伤保险条例》各项工伤保险待遇](#p202)
    - [57.如何认定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代投保人网上激活保险卡行为的法律性质](#p205)
  + [（二）人寿保险](#p210)
    - [58.从保险合同的视角看最大诚信原则](#p210)
    - [59.保险业务经办人将要约中载明的“追溯期条款”写入团体人寿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按该约定履行理赔义](#p214)
    - [60.高原反应不属于保险合同免责范围](#p217)
    - [61.金融公司的分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投保人交费视为对代签字的认可，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商业保险不宜认定诈](#p222)
    - [62.保险公司能否依据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之前患有的疾病拒绝恢复保险合同效力](#p225)
    - [63.保险欺诈情形下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的适用关系](#p228)
    - [64.保险人拒赔应以解除合同为前提](#p232)
    - [65.金融机构构成欺诈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p236)
    - [66.如实告知制度对投保人和保险人信息搜集义务分配的司法裁量](#p239)
    - [67.保险条款变更应遵循合同自治原则，法院不能强制变更](#p242)
* [三、代位求偿权](#p247)
  + [68.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实现](#p247)
  + [69.保险人反向代位求偿权应包括公估费用](#p250)
  + [70.保险人有权向有偿代驾人行使车辆损失保险的代位求偿权](#p254)
  + [71.高速公路事故中的违约责任](#p258)
  + [72.电力运行事故如何认定](#p263)
  + [73.非机动车、行人是否及如何赔偿机动车一方的车辆损失](#p266)
  + [74.承运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p269)
  + [75.被保险人组成人员的理解适用](#p273)